

自序

二十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确诊乳腺癌；十六年前差不多这个时候，我确诊癌症复发并转移，变成了癌症末期患者。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好好地活着，而且越活越精彩，这是医学的奇迹，这是信仰的神迹。

这二十一年间，经历过很多意想不到的痛苦，也经历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最终留在记忆中的，基本都是美好的，因为我选择留住美好。“好酒留到如今”这句短语，出自圣经约翰福音记载的一个神迹：在一个婚宴上，酒喝尽了，家主很是尴尬。但耶稣基督却不露声色地把门前六缸清水变成了美酒。管家尝了那用水变成的美酒，对新郎大声惊呼：人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之后就摆上次的。你竟然把好酒留到如今！

好酒留到如今，意思就是：今天的酒比昨天的酒更好、更美、更醇。这二十一年间，我所经历的便是如此。每天的酒都比昨天更美，每段的人生都比前一段的人生更好。有人说这是在登黄金阶梯，直达天庭，而我只是很简单地归类：这是天降大福。上帝赐给我的福分，实在超过了我的所想所求。

几年前，我开始把治疗过程中的经历写成文章，都放在《好酒留到如今》的微信公众号上，希望可以鼓励到正在经历患病痛苦中的人们。十分感谢 CCTM 出版社最近把我的文章汇集成书，也取名为《好酒留到

如今》。这真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也是我周年庆的一份极好的礼物。（二十一年来，每一年的十月份，都是我数算恩典的月份，因为在 2002 年 10 月 1 日我做了第一次乳腺癌的手术）

感谢 Irene 姐对我文章的钟爱，在不容易的情况下坚持出版纸质版《好酒留到如今》；感谢 Lucy 花了大量心血做编辑的工作，不厌其烦地回应我的一些修改建议；感谢我新加坡神学院的老师陈世协博士、我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莫陈咏恩博士，他们极其爽快地回应我的邀请，二话没说就为我写推荐文。陈世协老师在我第一次手术后醒来时，他在我的病床前乐呵呵地给我颁发了“最勇敢”奖状；咏恩老师与我亦师亦友，毕业多年仍然给予我非常多的帮助。感谢李钢牧师，他非常了解我在广州是如何生活和服事的。

值得一提的是：《好酒留到如今》的封面照片出自我的闺蜜赵晓薇姐妹，2017 年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越南度假，岘港的海蓝水得让人着迷，岘港的天空美得让人发呆，我在海边沉思陶醉的那一刻，被赵晓薇姐妹定格在手机屏幕上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封面设计出自我的好哥们儿吴晓文弟兄（很多年前我们就合作写福音单张，非常的默契），他几个小时之内就把构思变成了定稿。我打开一看，便感觉有一束光从天上直接照射下来，整个人都被照亮了！

《好酒留到如今》，这是我在患病中真实的经历。愿神使用我的经历，见证主耶稣的爱与能力，也陪伴

在患病中的朋友们一同走过不容易的日子，一同经历
主耶稣爱与医治的神迹。

杜嘉

2023年10月3日写于洛杉矶

序言（一）

时光飞逝，记得第一次跟杜牧师（实体）见面已经是12年前。那时我们都在广州，我们教会刚刚建立不久，一位同工邀请杜牧参加（帮助）我们周三晚的查经聚会。当时的我早就听说过杜牧的名字，她牧养着一间颇具规模的教会，而且是一位有文字作品出版的基督徒作者。而我作为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和版权部经理，自然会更关注这样一位家庭教会的牧师。我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很拘谨，但也很激动，看到一位本地知名的牧者来关心新教会的成长，她以属灵长辈的成熟和生命的丰盛来激励和引导我走服事的路。

在没有见面之前，我就听过杜牧师《十年抗癌》的见证，这不单是她个人生命的经历，神也使用这样的艰难将救赎的恩典也传递给她周围的人，并影响了很多信徒的生命。当我和妻子在疾病的难处和牧会的困境中没有力量时，杜牧总是以她特有的、带着盼望的热情，引导我们把眼目向上仰望。她也时常以温柔的爱心直接提醒（教训）我在服事的路上应当注意的细节。感谢神，我为属灵的人生旅途中有这样一位牧长而感恩！

杜牧师是广州人，但她的文字却有北方文化的宽厚直接，又有江南文化的细腻委婉。杜牧的讲道，特别是粤语讲道，既有岭南的实用风格（接地气），又有扎实的真理教导，而且带着一种特别的能力。杜牧的教牧风格也是颇值得我学习的，既有传统家庭教会中为人父母的牧者心肠，同时又在教会内树立起牧养的边界，要让

弟兄姊妹意识到传道同工也是人，因此是有限的。

神通过祂的话来启示自己。我相信文字的力量，因为文字背后承载的是思想与生命。神给了杜牧特别的恩赐，就是文字写作。与癌同行的生命经历，以及教会的牧养实践，不仅是杜牧文字事工的源泉，也是服事的力量与工具。从早期在福音电台上进行专栏写作，到正式的图书出版，以及新媒体的写作，杜牧始终在文字事工上耕耘。我记得第一次与杜牧见面的时候，就准备一批她的图书，签名后送给同工。《聚焦创世纪》和《聚焦四福音》系列都是当时不多的，能够在大陆正式出版的基督教灵修作品。在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之后，杜牧的文字写作实际上更加频密。她用精练的语言，将教会和身边的事，从神的角度来解读，让读者能够在—个日益缺少思想的时代，去经历三一神所赐的生命的丰富。

借着文字事工，神恩典的作为显明出来，让读者看到—位教会的牧者不仅只讲高言大志，而是将神儿女真实的生命展现出来。真理使人得自由，这些文字就是杜牧生命的真实呈现，神的恩典超越了疾病、神的护理胜过牧养的难处、神的爱与能力加给了信祂的人信心。

特为序。

李钢牧师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核桃街浸信会

2023年4月肯塔基州

序言（二）

最早期留意到福地教会这个群体，是因为认识了被该教会差派到偏远地区服侍的年轻宣教士。从他们的口中，我听到了教会牧者对他们的支持和关怀，叫他们在远方不缺乏，不孤单。这吸引了我对课堂里的杜嘉牧师的关注。慢慢地在接触中我感觉到杜嘉的热血不断在沸腾；虽然踏进中年，仍然保持着赤子之心。

近日有幸拜读杜嘉的作品，让我触摸她炽热的心，感受她被神不停燃烧的灵。

《好酒留到如今》是杜牧师个人和群体的生命见证。全能的上帝在杜嘉的人生中刻画上很特别的记号，从她的癌症历程，到她生命中碰上不同的人物，都实实在在的给人看见神的恩典和祝福。神用了杜嘉爽朗外向的性格，添上领导的恩赐，永不言退的热情，和心甘情愿的付出，编成了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教人因着这些人生的经历，揣摩到神的属性。

此书见证着众多人物生命的扭转和改变，记录了神在信徒和教会中的恩情。我们可以从圣经认识神，也可以透过人类的经验去明白神，两者都同样是神学的建构材料。神学的论述可以很抽象，但人生中不断发生的危机和转机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和情感上的回应。这是此书成功的要素。

我推荐这书，因为它让我观摩神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如何彰显祂自己；神的运作可以如此多元，这么真实。它激励我继续奔跑，与天国众子一起承受从上而来的恩

典。生命可以不再一样。

莫陈咏恩

中国神学研究院访问教授

2023年4月香港

序言（三）

看杜嘉牧师的书有一种与她边行走边聊天的感觉，很亲切自然。她的文笔流畅，字里行间的表达与她的人一样洒脱。她的喜怒哀乐流露自然，毫不矫情。她有话直说，也说得好。我想许多读者都喜欢这样的她，因为这就是她！

她在病中的挣扎和突破是本书的看点。她坚信是神的手一路扶持、帮助她挺过来。她也领悟这是神雕塑她的时刻：在痛入心扉的当儿。这段表白透明真诚，感人肺腑，却又激发人心。我相信读者一定深受激励！

她把牧养中与教会肢体的互动对话呈现出来：有牧者情怀，又有肢体的爱戴，也有彼此的牵挂。这是一幅美好的教会生活，弟兄姐妹是人，牧者也是人，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拿捏得准是智慧啊！我相信许多同工能从中得到启发。

她深刻体会没有人是一个孤岛，牧者也不是。有同路人的结伴同行极其珍贵，也是神极大的恩典。每一个坚韧的生命都是经过大量人力物力的注入才能稍微成形，再加上神的破碎，自己的反省和努力，最后交给时间去沉淀。这些程序就把一个人的生命清澈明亮起来。我相信杜嘉牧师今天处人与事能够精准一定与此有关。

自己写自己最怕主观。但杜嘉牧师有足够的自觉和自信，处理起来得体到位，不卑不亢。我与作者有过师生的际遇，今天拿起她的书来阅读，感觉还是二十多年

前的那一位真真实实的她。一位传道人能够如此真诚
也不多见。

如果你也拿起本书阅读，不晓得是否与我的观察共
鸣？

陈世协博士

新加坡神学院前院长

美国洛杉矶核桃市第一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

2023年6月 洛杉矶

目录

第一部分 患病中的恩典

首次罹患癌症

1. 一杯茶的故事..... 1
2. 四位基督徒医生,四位天主教修女.....4
3. 带着使命做病人.....9

五年后癌症复发并转移

1. 写给弟兄姊妹的信(一)..... 12
2. 写给弟兄姊妹的信(二)..... 15
3. 一针巨变..... 17
4. 快乐无敌..... 19
5. 一个人的平安夜..... 20
6. 邪灵止步..... 22
7. 步履维艰,摸索前行..... 23
8. 送发远行..... 26
9. 银丝白发..... 29
10. 天天冒死..... 31

11. 有病大晒啊?	34
12. 乍暖还寒.....	37
13. 神要开道路.....	39
14. 大地回春.....	41
15. 停止化疗的日子.....	43
16. 又来一个肝脏实体肿瘤.....	45
17. 肿瘤止步.....	48
18. 临危受命.....	50
19. 患病二十周年见证.....	54

第二部分 患病中的见证人

1. 癌症没啥了不起.....	59
2. 杜牧感恩，我也感恩.....	62
3. 风浪的主，信实的主.....	65
4. 为牧师代祷.....	68
5. 陪妳去告别.....	71
6. 非典型牧师.....	75
7. 度假牧师.....	78
8. 神迹就在我身边.....	81
9. 神负责抗癌，我负责生活 ——侧记杜嘉牧师的抗癌“秘笈”.....	84
10. 死亡面前笑得如此放肆.....	88
11. 因她患病.....	91
12. 杜牧师也要回天家吗?	94
13. 杜牧印象.....	97
14. 爱（癌）关怀.....	99
15. 恩典维系.....	102
16. 以一当百的友谊.....	104
17. 十年感恩，灵程相伴.....	106
18. 行过死荫幽谷的感恩.....	111

19. 以信心和顺服回应神的信实	114
20. 医生判她死刑，她却活出荣耀	117
21. 从听说到深交	120
22. 几乎忘了她是病人	122
23. 妳激励了我	127
24. 顺手牵羊	130
25. 她的圣“GPS”	133

第三部分 云彩般的见证人

1. 赶逐鬼皇上	139
2. 弥留中的神迹	143
3. 奔向永恒	145
4. 追忆谭婆婆	152
5. 不做牧师做老师	157
6. Dear Winnie	163
7. 嗨，陶铭	168
8. 沉默，是金	172
9. 美梦，是真	175

附录：关于疾病和苦难的一些思考（杜嘉文）

1. 人为什么会生病?	178
2. 摆上什么就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81

3. 苦难的价值.....	183
4. 主啊，祢所爱的人病了.....	186
5. 从十架七言看临终者的需要.....	189
6. 我的碑文.....	196
CCTM 出版书籍.....	199

第一部分 患病中的恩典

首次罹患癌症

一杯茶的故事

一杯茶的故事，我叨念了十五年。

2002年9月30日，我一早就应约到新加坡鹰阁医院，去拿我的检验报告。其实，我一向都独来独往，之前做各样检查，从来无需别人陪伴。但我实习教会的刘牧师执意说，这天她来陪我。护士见到我，格外的客气和体贴，眼睛里充满了关爱与温暖，这样的眼神，让我立时感觉到，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

刘牧师陪我进诊室见医生，医生很简单，说了一个我很陌生，但完全听得懂的单词“cancer”！后面的很多话，我就完全听不懂，也听不见了……脑袋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想清楚。只记得医生问我，明天入院手术，是否可以？我好像是点头了。

出了诊室，到外面的大厅呆坐着，我哭了。

不知过了多久，刘牧师说，我们祷告吧，我才感觉到她的存在。于是，她开始祷告了。祷告了很久，她也哭了。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比我还伤心的刘牧师，她连鼻涕流了很长都顾不上擦，这跟平时穿着牧师袍在教会讲道的形象差太远了！她这么一伤心，我就忽然觉得我没有那么伤心了。

回到神学院，不少同学问我情况，我就把那个单词反反复复地说着。然后，许多同学也反反复复地对我说很多鼓励的话。但在那个时候，我对那些绝对正确的话，一句也不想听！避无可避，我只好走出学院，在三十多度高温的马路上一片茫然地乱逛。

后来，刘牧师打电话来约我喝茶。就在学院附近，植

物园旁边的麦当劳，很简单的，就是一杯没啥特别的奶茶。

很意外地，整个喝茶的时间，她没有对我说一句鼓励和安慰的话！

牧会多年之后，我很能体会到，一个有经验又有能力的安慰者，是可以陪着一个不想说话的人一起沉默而不会给人带来压力的。

后来，她终于轻轻地说话了，而整个过程，都不过只是说了几句话而已。

她说：很抱歉，我们认识几年了，我都不太了解，妳是怎样信主的？

哦……我是怎样信主的？于是，我的思绪飞回了十几年前的广州，那时，守着一个小小的短波收音机，天天收听福音广播电台……然后……然后……然后……我觉得，我的信仰，还真是挺有故事的。于是，我说个不停。

她又问了：妳是怎样蒙召全时间服事神的？

噢……这故事就更有意思了！于是，我把神如何感动我，长辈们如何鼓励我，环境如何引导我，说啊，说啊，说啊……说着说着，我就觉得来到新加坡神学院受装备真是神的带领，没道理学业还没完成，就“壮志未酬身先死”吧？

她继续问：在妳信主和服事主的过程中，最让妳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啊……难忘的事？这就太多了！我从广州讲到郑州，从郑州讲到海南，从海南讲到马来西亚，从马来西亚讲到新加坡……讲啊，讲啊，讲啊，讲得我意气风发，讲得我热血沸腾！忽然，我感到一股力量从心中喷涌而出，整个人都好过来了。这十几年来，上帝的恩典是如此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那么多的难关都过来了，这一次，上主一定会与我同在，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于是，我对刘牧师笑一笑，说，我知道您这几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了。我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她笑一笑，说，那一杯茶，妳还没有喝完。

那一杯茶，早就凉了。但那杯茶，一直让我的心温暖着。

之后的十四年，我每一年的今天，都会写一封邮件给刘牧师。感谢她，在我最黑暗的日子，用如此智慧的陪伴与启发，让我的信心重新建立起来。今年，第十五个年头了，我决定把电邮写成公开的推文，算是跟上时代，也算是公开的感恩吧。

这一杯茶的故事，我会继续年年叨念下去。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腓 1:9）

四位基督徒医生，四位天主教修女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也值得庆贺的日子。从确诊癌症做手术，到今天健康快乐地活着、事奉着，已经踏踏实实地过了十五年了！

十五年前的今天，我一大清早就去到新加坡安微尼亚山医院（Mount Alvernia Hospital），迅速办了入院手续，中午时分就已经上了手术台，做了我人生第一次的大手术。在此之前，我已经 20 年没有进过医院了，根本忘记了去医院是一种什么体验。

在新加坡治疗的体验，就我个人而言，是相当美好的。虽然患上癌症，不可能是一件兴高采烈的事。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经历了四位基督徒医生的诊治，以及四位天主教修女的关怀，这一个特殊的体验，对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作为外国学生，日常在新加坡看病是非常昂贵的。但有几个基督徒医生，非常乐意长期免费为神学生治疗。其中一位，是郭丽萍医生。其实，她是妇科专家，我本知道我的状况跟妇科没有关系，但我还是去找郭医生了，因为总是觉得，找她比较安全。

郭医生听了我的陈述之后，指点我去一家基督徒开的检验中心，照了 B 超和钼靶。拿结果那天，检验中心的人对我说，请妳立即去找妳的医生！

“妳的医生”，怎么这称呼如此亲切？

我火速去找“我的医生”，但“我的医生”马上对我说，请妳马上去找某某医生，他才是这一科的专家。郭医生立即打了一个电话，我就快速奔往鹰阁医院（Gleneagles Hospital），找到蔡坤南医生。

这是一位男医生，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真是无法接受

解开上衣，接受他的检查。但这位基督徒医生，脸部表情专业与专注，以及女护士在旁边的帮助与陪伴，完全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或者，所有医生所专注的都是患处，而不是器官，但是，基督徒医生身上所散发出的爱心柔和与职业操守，实在是跟很不一样的。在他的眼神与话语中，我感受到的是圣洁与良善。

切片病理报告出来了，的确不好，况且肿瘤已经有一个鸡蛋那么大了。蔡医生果断说，明天就要做手术。都说外科医生雷厉风行，但从拿到报告到上手术台，总共才 27 个小时，现在想来也是太快了啊！

手术定在安徽尼亚山医院进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家天主教医院，秉承天主教的价值理念，是新加坡唯一一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收费低廉，但治疗设施并不简陋，环境优雅，服务极为温暖贴心。

虽然 20 年没有去过医院了，但由于从进医院大门，直到被推进手术室，所遇到的人都笑脸相迎，服务周到，我还真没有感到任何的紧张不适。而且流程顺畅紧凑，各个环节的衔接，几乎没有等待的间隔时间，就那么顺理成章地，手术就要开始了。

护士对我说的话，几乎等于耳语一般的轻柔：手术就要开始了，妳需要跟妳的医生说什么话吗？我说：没有。她说：那么，就睡觉啦！我就真的睡过去了……。

醒来后，我就变成走着进来，躺着卧床了。

床头很大一篮鲜花，很多很多人来探访。爱心固然很可贵，但病人真是很累啊！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手术过后，探访的人不宜过多，病人一般受不了，因为礼貌而尽量回应，事后可能会精疲力尽，影响身体恢复。

在安徽尼亚山医院住了几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被爱，被关怀。完全没有意料到，原来住医院也可以住得那么幸

福的。护士过一会儿就要过来看看，总是问我痛不痛？我确实没有感觉疼痛，她就会说：痛就一定要按铃叫我们，一点不需要忍受。感谢神的恩典，从手术到出院，我真的没有感觉疼痛，一粒止痛片也没有吃过。

有个好姐妹，我从病床上看见她拿着一大束花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后来终于进来了，手上还多拿了一个花瓶。我问她干嘛？她说，她不知道进来后讲什么话，很纠结，所以走来走去。护士以为她在找花瓶，主动送给她一个，她就只好硬着头皮进来了。哈哈，护士连花瓶的事儿都管！

头天晚上，同病房的一位印度裔病人，探访她的亲友说话特别大声，我感觉到被打扰。不过，我们中国人平时习惯了忍受，因为你不知道当你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会得到别人怎样更凶狠的回应（比如在国内公共场合抽烟的问题，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的问题）。后来实在忍无可忍了，就只好按铃请护士来。护士笑了一笑，过去与他们沟通。没想到他们一群人立刻静音，并且很快就蹑手蹑脚地离开了，经过我床前的时候，还送一个特别抱歉的表情给我。

最最意想不到的，这医院有四位全职的修女，天天来病房跟有需要的病人聊天、祈祷。每逢修女进来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是一团光进来了。她们的笑容是那么让人觉得舒服得体，她们的服装是那么庄重柔和，重点是，她们进来之前，已经把每个病人的病情基本了解了！她们不勉强任何人要与她们说话，她们的职业训练已经让她们有足够的判断力，知道谁需要安慰，谁需要辅导，谁需要祷告。我住在靠门口的病床，修女进来，第一个打招呼的肯定是我。我有神的大平安在心里，不是不需要安慰、不需要辅导、不需要祷告，反而，我更喜欢与她们亲近。不过，想到整个医院那么多病人，就只有她们四位修女来照顾病人的心灵，我就决定把这个福利让给其他病人，告诉她们，我OK的，

因为我是基督徒，且是传道人。不过，我远远地看着她们和蔼可亲地与病人交谈，真觉得这是一幅无与伦比的温馨画面。那时候没有手机拍照啊，只能留在脑海里了！

后来我翻看她们的资料，知道她们每天的工作量都非常的大，不但有些病人恐惧忧伤需要安慰辅导，甚至病人家属的焦虑无助也需要伸出援手。基本上，每一个病人离世的时候，都有她们陪伴左右，甚至有些病人家属不敢靠近临终者，她们却会握着临终者的手，让逝者在人生的终点不会感觉孤单寂寞。这样的工作，我不知道可用怎样的文字来表达其高尚的意义。回国后，我看到太多病人被医院推来推去，老弱病残者四处飘荡无安身之所……，我真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可以重视人的心灵健康以及病人的临终关怀。如果政府许可，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做这样的义工啊！

我是买了医疗保险的，虽然平时门诊看病很贵，但住院的报销比例还是很高的。出院后，所有费用结算了，然后交付保险公司赔付。仔细一看，蔡医生的手术费分文不收！我都有些诧异啊，他不需要这样做的。后来提及此事，他只是轻轻一笑，认为不过是件小事而已。

西医治疗癌症就是三板斧：手术、化疗、放射治疗。手术过后，蔡医生就推荐我去看一位内科的化疗医生。这医生是个香港人，母语一致自然倍感亲切。她一见我就说：“Very lucky 哈！”她的意思是，我还不是晚期。她说，我这种情况，世界上半的医生说需要化疗，一半的说不需要，然后很耐心地向我解释说，化与不化的五年、十年生存率是多少。我目测了一下，化的生存率也不是高到那里去，况且，那不就是一个概率嘛。于是我说，不化。她问：需要再回去祷告一下吗？我说：不用祷告了，我之前已经祷告过。她哈哈一笑，说：好吧，我赞成，以后妳不需要再

来见我。不过要记住，千万不要听坊间的什么传闻，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营养好，身体好，才能战胜疾病（这句话我遵守了十五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哈哈）。然后，她也没有收取我任何费用。

转回去找蔡医生，他在我面前展开了那位香港医生写给他的信，很长啊！那时我才了解，医生见你几分钟，但前前后后是做了很多工的。蔡医生笑着说，那医生非常欣赏和称赞妳啊，说妳是一位了不起的好病人！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了不起的好病人”。蔡医生说，化疗不做，放疗是不能不做的。我介绍妳去找另一位放疗医生吧。

这位放疗医生我也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只是他除了告诉我放疗的次数、某些费用可以减免之外，就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明祷告对治疗的重大作用。然后，在他的诊室为我大大声地祷告。放疗次数为 36 次，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天天去鹰阁医院报到，其中的经历也甚为有意思，那就另纸再述吧。

这艰难的放射治疗终于完成了！我又回去找蔡医生，他真的成了“我的医生”了！那一天，他笑容满面，轻松喜乐，对着我展开双手，慢着！不是准备拥抱，而是快乐地说：从今以后，没有事啦！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要把自己当病人。

好！不把自己当病人，我也是遵守了十五年。

四位基督徒医生，四位天主教修女。今天，我格外的想念和感谢你们！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壹 4:18 上）

带着使命做病人

记得十五年前，我在新加坡 Mount Alvernia Hospital手术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床边就坐着一个笑容满

面的神学院职员Cathy，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的中文名是什么，不过，相比于过度严肃的神学院老师和职员来说，她真像一股清泉似的，让人在赤道的炎热中感到清凉爽快、舒心悦意。我，很喜欢她；我们，很谈得来。

她跟我讲过她的故事，一个很不容易的人生故事。但，我从来看见她，都是这样笑容面满，精神抖擞的，工作上十分认真细致，令人尊敬。我问过她，妳怎样做到的？她说，忧愁改变不了环境，喜乐能够改变自己。

人生第一次大手术之后，我有气无力地看着这个笑容满面的人。她看着我，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真傻，买了最好吃的面包给妳，忘记了妳手术之后是不能吃东西的。我想，好吧，这算是一个笑话。然后，她又说了，我为妳的病祷告，问神为什么会让妳得这么严重的疾病？神回答我了，这个答案笑死我了！我想，在爱笑的人那里，什么事情都会变成能笑死的程度。于是，我终于发话了：说吧，神对妳说什么笑话了？

她说，嗯……妳生病是一件大喜的事情！我心想，是呢，病在我身上，笑在妳脸上，站着讲话不腰疼吧？

看着我的表情，她稍微收敛了一下灿烂的笑容，说：耶稣本来是天上的神，但为了拯救地上的人，所以，祂下来做人。妳将来要牧养教会，教会里一定会有不少病人，所以，神要让妳自己先做一个病人！妳才能够明白病人的痛苦，才能够安慰生病的人。

啊？这也病得足够伟大光明正确了吧！我用尽力气，与她一起笑了起来。但心里还是暗暗地想，神妳也太抬举

我了。

后来，很多很多人来看我，说了很多很多鼓励人心的话，坦率说，我一句也没记住。但“要服事病人，自己就要先做病人”这句似乎让人很不爽的话，却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我把这句话理解为：带着使命做病人。

回首这十五年走过的历程，我不能不说，Cathy 祷告后得到的答案，的确是从神来的。从新加坡回来后，我开始牧养福地教会，那个时候，全教会就我一个癌症病人，也就是说，我是教会第一个癌症病人。后来，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多，也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各种原因，教会里开始有癌症病人出现了。通常，人人都是谈癌色变，悲观绝望的。但由于我自己先走过了这条路，熟门熟路的，在探访以及安慰病人的时候，明显带着极大的底气、淡定和自信。不是信我自己，而是信那位信实慈爱的救主，必然会拯救我们这些绝症病人，爱我们到底，拯救我们到底。

十年前癌症复发，直到如今，我又走过了更艰辛的“抗癌”之路。Cathy 的话，一直鼓励我，让我很清楚自己是“带着使命做病人”的，所以，要靠着主，不辱使命。我走过来了，后面跟着一队生病但又满有盼望的人。

是的，我们教会也有不少癌症病人。教会就是一个小社会，反映整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情况，但教会又不是社会，因为教会有上帝的同在！在社会中，癌症令人很绝望。在教会里，癌症让人更坚强。

前段时间，有位弟兄疑似癌症了。我很快地给他一些建议，然后，他去见了医生，然后，还没等他说医生怎么说，我就说了接下来的治疗流程。这弟兄惊讶地说，怎么妳说的跟医生说的一模一样！我说，嗯……我一天到晚在医院，不是探望这个就是探望那个，医院治疗癌症那三板斧我大概也知道得差不多了。

我末期癌症能活过十年的事实，大概已经不脛而走广传四方了。于是，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信主未信主的人，但凡得了癌症都千方百计地想见我，问我有什么秘方没有。我都会很清楚告诉他们：我没有抗癌秘方，我只有信靠主耶稣，胜过死亡恐惧的经历。

但由于我的特殊经历，我接触到很多很多癌症患者，也鼓励和安慰了很多很多癌症患者。我们教会的癌症患者，基本上都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疾病，或生或死都安然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有被主奇妙医治的，有安然见主面的，各种见证都非常令人鼓舞和感动。

偶尔，我会回去看一下过去住院的地方。我的喜乐和淡定，常让医生护士感到惊讶。某次，护士长对我说，妳有空就过来走走吧，有些特别绝望的病人，妳可以去跟她们谈一谈。

癌症，正在以高速增长的趋势成为笼罩着人类的滚滚黑云。去帮助这些人拨开乌云见阳光，是基督徒的责任。我期望你不必得癌症也能安慰得癌症的人，不过，上主的确如此幽默地给了我这个特殊使命：做癌症病人，去安慰病人。

好吧，Cathy，上主对妳的回复是对的，那是妳真诚为我祷告而得到的答案。现在我双肺，甚至肝部的病灶影像依然存在，虽然它们这十年都休眠了。我曾经祷告神，让这些病灶都消失吧！但到如今它们还是与我同在。我想，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我的使命。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林后 1:4）

五年后癌症复发并转移

写给弟兄姊妹的信之一 ——医生的诊断

2002年9月，我诊断出乳腺癌初期，做完了手术与放疗之后，五年平安无事，生活与服事没有受任何影响。

2007年11月12日，我住院本来要做一个小手术而已，却无意中发现了癌症复发，并已多发性转移到肺部。于是，开启了漫长又痛苦的治疗过程。当时医生以及我自己都以为必死无疑了，已经对后事做好了安排，甚至成立了【生前友好委员会】处理一些可能我来不及处理的事情。感谢神的恩典，十年过去了，我还在，而且非常喜乐、平安、有恩典、有活力地生活与服事。

这绝对是神迹。

此书取名为《好酒留到如今》，意思就是神的恩典越久越深，神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从今天回望这十年，心中充满了感恩。于是，想整理一下当年所写的一些记录，加上新近写的回忆录，以纪念神在我生命中的奇妙作为，希望能够荣神益人。

行过死荫的幽谷

在广东省人民医做了相关的各项检查之后，确诊乳腺癌复发并肺部多发性转移，拟定2007年11月19日入院开始化疗。这一切，我都没有让福地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11月18日是主日，我本来请了刘姐帮忙讲道，但她声线沙哑得根本发不出声音，我只好临时上去讲了【诗篇23篇】。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诗 23 : 4）是的，有神同在，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弟兄姐妹丝毫没有察觉有任何异常。回到家，我写了以下的信给大家，并录了音，留待下周主日报告。据说，很多弟兄姐妹听到后都非常震惊与难过。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所有弟兄姐妹对我的厚爱。

给福地教会的公开信

福地教会全体会友，我所深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

告诉你们这样的消息是困难的，因我确信大家都同样的深爱我，会因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感到伤心和困惑，所以，我选择入院后再告知大家真相，请原谅我因疼爱你们而作的隐瞒。

无论如何，我相信上帝的旨意都是美善的，我会勇敢面对这意外的打击，并靠主恩典渡过这段艰难的时刻，深愿上帝之名在这不配的使女身上仍可得着荣耀。

还记得我最近的讲道系列吗？让我们再一起共同勉励吧！

不要忧虑——是的，我的生命属于上帝，上帝必然保守看顾。不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不要论断——不知道为什么这事临到我，但我相信总有上帝的美意。我不论断，也不猜测，更不发怨言。若上帝要我知道，祂必然有办法让我明白。

窄门小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艰难与舍己），若上帝定意这是我要走的窄门小路，我愿意依傍着祂坚实的膀臂走下去，前面必然会光辉灿烂，喜乐无边。

麻木的世代——我是感情敏锐的人，也相信福地的会友大多数都感情丰富，懂得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

同哭。如果我的疾病成了你哀哭的原因，真是十分抱歉，但同时也十分感谢你们的真情。不过，呵呵，我自己都没有太多的哭泣，所以，你们还是要与我同乐，在上帝的恩典中欢喜快乐！

属灵关系——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预料到，弟兄姐妹如火的热情，如潮的爱心，会将我的病房弄得如火如荼，热浪滚滚。但是……我需要休息呢！所以……，请听从教会的安排，好吗？如果我暂时不能接受你的探访，不是我拒绝你，是我实在无力量接受。然而，你们默默的祷告，安静的挂念，都会成为我极大的祝福。况且，我会随时将我的病情告知大家，OK？

丰盛恩典——耶和华是大卫的牧者，也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必不至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我确信，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平安随着我，我渴望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直到永远。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福地同工将承受非常大的压力，要安排和处理教会十分繁重的事务。我恳请大家支持他们，爱护他们，尽你们的能力协助他们。福地是属于上帝的，也是属于大家的，是我们自己的家，所以，需要全体会友共同努力，一同建立。

但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是相聚还是分离。

写给弟兄姊妹的信之二 ——死亡线上的挣扎

我所挚爱的家人朋友、尊敬的长辈老师、亲爱的弟兄姊妹：

再次感谢你们在基督里的爱心，以及所献上的祷告。我相信每一个祷告都已经达到上主施恩宝座的跟前，也化成无比的祝福降临到我这不配的使女身上……。

由于我仍身体虚弱，所以，简单报告第一次化疗中的点滴：

好痛苦！

化疗何等痛苦！以至于我都将这几十年的痛苦忘记了，仿佛从未痛苦过！

可以说，这个化疗方案中所有的不良反应我全部都中了，其中包括休克（死亡），当化疗药流到我的体内，不到几分钟，我就出现强烈的痛楚与说不出的难受，医生要紧急抢救，据说，我的脸色都变紫色了，若稍迟一点抢救，大概就回天家了……。

接下来，是全身骨头剧痛，全身软弱无力，作呕，头晕，心跳加速……。

终于回家了，以为可以休息一下，谁知道，白细胞开始下降，每天要抽血、验血、打针……。

一直平静的心情开始了动荡，烦闷、忧伤以及焦虑都悄悄爬上心头……。

好感恩！

我正休克时，医生护士都不在（下午时分，左右病床上的病友都睡觉了），却有教会一姐妹刚好推门进来，马上报告医生，不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与我同病房的，居然是我教会一姐妹的妈妈！于是，

我向她传福音，她信了，心里有了极强的平安与喜乐。而我在很辛苦的时候，又得到了她很周到的帮助。

国内的医护人员态度实在是很差的，但在护士中，居然有一位我的读者，她对我好极了，好到难以明白！当我回家以后，她竟然愿意在工余的时间无条件帮我上门打针！这帮了我多么多么大的忙啊！不然，我九楼怎样上下？她家离我家几乎横跨整个广州市区！我期望上主亲自来报答和祝福祂自己派来的天使！（她还没决定信主呢，可就是对我那么好，不是上帝的作为是什么呢？）

有很多的难处真是说不尽，但上帝都一一帮我度过了，祂的名实在是应当称颂的！

请代祷

1. 未来还有 5 次化疗，我实在担心，一次就对身体的打击那么大，接下来，我能够顶得住吗？

2. 我期望能够明白，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对我有什么美意吗？若要我学习，那是什么功课呢？

3. 我爸爸在医院，妈妈又重感冒，身体虚弱。所以，还没告诉他们，很担心，他们知道以后，有能力承担吗？

4. 教会的讲坛怎样安排？12月已经安排了，但是，1月、2月、3月？……我不知道，也顾不上了，真恨不得本周还回去讲道。

5. 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被安慰，他们初信的居多，牧者忽然重病，对他们是一个打击，也使他们有些疑惑。

再次感谢你们！我能够收到邮件的，只是，我可能很难一一回复了。

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保守和看顾！

一针巨变

十年前化疗那一针下去之后，我整个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来，是我自己大步流星地走进医院的，出院的时候，却是奄奄一息，全身无力。当年我住在九楼，没有电梯，相对于我的体力而言，那个住家的高度就仿佛变成了白云山的高度，这才是真正的恐高综合症。

几个弟兄来接我出院。上楼梯的时候，弟兄们曾经想过背我上楼，但我不好意思。最终，程轶松弟兄想了一个办法，跑上楼去拿了一张凳子下来，扶着我走上一层楼，我就坐在凳子上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上一层楼，再休息一段时间……，上这九层楼一共用去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了，现在想来，弟兄们真的很有耐性地陪着我变成了个极其慢节奏的人。从此，我对“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有了自己独特的感受，那可不是简单的“一层楼”！

第一针与第二针之间的21天，经历了很多肉体的痛苦，同时，也经历了很多神话语的安慰。十年后的现在当然是已经不记得了，好在当时写代祷信的时候留下了文字记录，重新翻阅，十分惊讶，神的话语竟然是如此准确地应验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1:37）

心路历程回顾

确诊癌症后：两次读到希西家重病被上帝医治的经文。嘻嘻，不过，日头没后退十度，也不知现代无花果饼是不是等于那些药水？

“²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華，祢就應允我。從陰間的深處呼求，祢就俯聽我的聲音。³祢將我投下深淵，就是海的深處。大水環繞我。祢的波浪洪濤，都漫過我身。

⁴我说，我从祢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祢的圣殿。”
(拿 2:2-4)

我不觉得自己是被驱逐，不过，我仰望上帝的圣殿。

“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祂的人。”(鸿 1:7)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祂必抚养你，祂永不叫义人动摇。”(诗 55: 22)

这是一位姐妹鼓励我的经文，呵呵，我要真心投靠耶和华，祂必认得我！

“¹⁶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¹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¹⁸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围巡查，坦然安息。”
(伯 11:16-18)

另一位迫切为我祷告的姐妹所得的感动。啊，这应许真好呢！我今天就已经将第一次化疗之苦给忘记了。

“¹¹耶和华啊，求祢为祢的名将我救活，凭祢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¹²凭祢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祢的仆人。”(诗 143:11-12)

沈立德牧师的鼓励。嗯，我要记得我是上帝的仆人，可不要辱没了主的名。

快乐无敌

昨天推送了【一针巨变】之后，今天又在整理旧文件，发现其实在第一针化疗的十几天之后，我是回了教会的！并且带领大家一起唱诗歌，亲自做我的病情报告。这是我化疗后第一次与大家见面，光了头，带着帽子。

我仔细听了当年的现场录音，自己也被感动了！唱歌的声音那么有力，讲话的语调那么快乐，大家的掌声笑声那么热烈，真是太温馨有爱了！

我想，这是一段非常有纪念价值的录音（感谢敏恩姐妹的录音并保存至今）。前大半段的内容基本是【一针巨变】里面的文字记录，后小半段说的是【送发远行】的过程。由于是用粤语，而且我说话的频率特别快，估计不少非粤语的朋友不一定听得懂，但笑声是一定能听懂的。

我只想说，有神的同在，患病不是没有痛苦，但在痛苦的同时绝对可以喜乐。

父神是信实的！
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
你的重担已替你担
你不要为前面道路去作难
主内有真平安

一个人的平安夜

每年的圣诞节总是那么轰轰烈烈，无论信不信耶稣，全世界都已经被这个五彩缤纷的节日烧了脑。今年，因为政治风向突变，貌似一场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又再掀起。狂热的“爱国粉”在公众场合高举“我们是中国人，不过圣诞节”的旗帜，像当年抵制日货一样怒吼着要抵制圣诞节，微信圈也充斥了各种对圣诞节的丑化与对基督教的抹黑。基督徒自然也不会沉默，圣诞节该过的照样过，该做的照样做，微信圈又多了很多感性与理性兼并的深度好文，把圣诞节的意义和基督教对中国科技、教育、医疗等等领域的贡献讲解得清清楚楚。这样的“圣诞打擂台”其实也够热闹的，中国特色，十分喜感，不管正方还是反方，反正就是热火朝天，人声鼎沸，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就是所有的节日都必须将热闹进行到底。

然而，十年前，2007年的平安夜却是我一个人过的。因为化疗期间，白细胞减少容易感染，不适宜到公众场合，也没有力气去公众场合。那一晚，福地教会在三元里的美博城举办了一场颇大型的圣诞晚会，我用打通手机的方式来听着晚会的节目，但终于因为信号不好，杂音很多而挂上了电话。

一个人会孤单吗？如果我说不会，大概相信的人不多吧？我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个百多平米的房间啊，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其实我心里真的想过，一个这么多人的教会，怎么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去晚会而来九楼陪我呢？可能的答案是：圣诞节必须要热热闹闹地过！自然就忘记了有些人是注定不能热热闹闹地进入人群之中的。当然，我也有责任，我没有向任何一个人表达过需要陪伴。

我的确是一个容易“想得通”的人。我想，两千年前

第一个圣诞夜，其实很安静的，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平安夜】这首安静的诗歌可以唱了几百年。另外，如果不是生病了，所有的圣诞节，对牧师传道而言，都是忙碌节，忙得都快忘记了救主是耶稣，而不是我们了。这是我一生难遇的一个人的圣诞节！没有任务，没有负担，没有压力，单单享受主的同在，不是很好吗？

于是，我开始了与主耶稣的单独约会。

唱了很多首圣诞歌，读了很多段耶稣降生的经文，说了很多私隐亲密的话……，原本空荡荡的房间不再感到清冷，而是充满了温暖与光明，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平安夜里的真平安。

是的，就是由于真的享受过平安夜里的真平安，我才能一气呵成毫不费力地写了一篇【平安夜里真平安】的文章。

手机电话响了，那一端是一位与我同时期手术的病友，她的病情其实很轻，但她害怕得不行。她问我，看妳那么平静淡定，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她，因为我心中有耶稣所赐给我的大平安，今晚是平安夜，妳要不要也信耶稣呢？于是，我跟她电话谈了很久，让她明白了圣诞节的意义，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后来，她在电话中做了决志信主的祷告，之后，她也来到了教会。

那一夜，一个人的平安夜，我很平安、很喜乐、也很满足。

邪灵止步

隔壁病床，是一位念了几十年佛的老太太。她对我说：“每当我念经的时候，观音菩萨就会来，我的身体都会被控制而不由自主。”

我对她说：“你现在念给我听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心中默默地祷告……

她马上正儿八经地坐好了姿势开始念了……，咦？好半天过去了，没一点动静！她说：“奇怪，从来没有不灵的！”

我对她说：“这样吧，你现在出去，到楼梯口试试？”她马上出去了……，一会儿，她匆忙回来，说：“啊，一到楼梯口，观音菩萨就来啦！”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你知道吗？这房间有一位上帝的女儿，邪灵必须止步！”

她惊讶得一愣一愣的！迟迟疑疑地说：“看来是你的上帝比较大……”

我说：“不是比较大，是绝对伟大、独一的神！你那个所谓的观音菩萨，其实是鬼啊！”

她说：“啊？那怎么办？我希望死了以后可以被超度上西天……”

我说：“不用超度，你现在相信上帝，你马上就有上天堂的保证，为你的子孙省点钱吧！”

她说：“让我想一想……”

我说：“今晚我请假回家，你好好想，若鬼来吓你，就赶紧向耶稣祷告。”

后来我回到医院，她出院了，我们从此没有再见过面，但愿她有机会认识上帝，以后可以在天堂见到她。

步履维艰 摸索前行

第三次化疗比第二次化疗辛苦多了！身体也感觉非常的虚弱，连拿一双筷子都觉得费力，舌苔又厚又黄，闻到食物的味道都会反胃……，现在回想起来，癌肿瘤从来没让我感觉过痛苦，倒是治疗的手段，让我有了生不如死的感觉。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六次化疗？若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疗效却好不起来怎么办？我怕的是白白地受了一顿苦，然后死去……，多么希望能够清楚地听到神的声音，知道神的旨意，但坦白说，我真的没听见！人在痛苦迷茫中，举棋不定，步履维艰，也是一种难以表述的痛苦！

更让我雪上加霜的是，有位弟兄不远千里来看我，听见我竟然为了化不化疗那么纠结，就严肃地对我说：我很惊讶，一个神的仆人怎么能这样软弱？应当顺服神！我连对他怒吼的力气都没有了：你有灵性没人性啊？

某天，我在嘟嘟囔囔地自说自话的时候，有位小妹妹冲口而出：“以利沙叫某某（约阿施）打地，他打不够6次，结果不能赶尽敌人！”啊……，这样解经都可以？严格的神学训练告诉我，这样解经不可以。但在我这样的非常时期，这不太熟悉圣经的小妹妹（她说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经文出处，其实是列王记下13章）冲口而出的话，又不能不让我考虑是否有些奥妙的事情在当中，因为以利沙先知真的说了：“……应当击打五六次……”（王下13:19）

我为这个问题写了一封邮件给师长好朋友们，但没几个人回复我。想来也是责任太大，谁敢为我做决定呢？查阅了一下当年的邮件，回复我的，是以下几位：

潘霍华在美国时，不知道该不该回德国。当他读到提

后 4:9, 就回去了。大神学家有时也是这样领受上帝的话! 你要坚持的, 是你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祂能成就任何的事! 或许是巧合, 但我对圣经真的没有那么熟, 若不是读到, 我找不出来送给你。早上读经, 读到诗篇, 正好是: “他病重在榻, 耶和華必扶持他。他在病中, 祢必给他铺床。”(诗 41:3) 相信耶和華对你也是一样!

感谢神! 上帝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帮助和依靠, 你要靠主刚强壮胆哦! 这是你生命中的过度期, 会过去的。上帝永远是你生命中最好的帮助和依靠, 永远定睛仰望神呀。很想念你, 知道你在艰难的过度时期, 期盼神的恩典够你用, 神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中显得完全。会为你祷告。让诗篇 46 篇陪伴你。愿主与你同在!

杜姑娘:

我在大学教课的时候, 经常用以下这个小故事来鼓励气馁的学生。

有一天, 农夫先生的肚子特别饿, 所以他到面店去吃面条。他呼噜噜地吃了一碗, 还是饿, 于是再叫了一碗。吃了以后, 仍然无济于事, 所以, 再叫了第三碗、第四、第五、第六碗……, 他一直吃了九碗面条, 可还是不觉得饱, 没有办法他只好又多叫了一碗。结果, 第十碗来了他却只吃了两口就觉得胃很胀, 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了。这时候, 他非常懊恼地说: 早知道是这第十碗让我吃饱的, 我就不会那么傻白白浪费了前面那九碗的钱啦。——(不吃前面那九碗面条, 怎么可能来到足够了的地步呢?)

医生经常告诉病人: 这瓶药, 每天吃三次, 一次一颗, 你一定要把全部都吃完才行。你想, 要是病人回家后, 为了省事, 也为了要快一点好起来, 所以一口气把整瓶药都吃下去, 你说他的病是否马上痊愈了, 还是……?

神仍在宝座上, 祂会纪念属于祂的人。

我是个喜欢用小故事表述大道理的人，唐老师的故事真好玩。2008年1月30日，我还是鼓足勇气去做了第四次化疗。痛苦，很痛苦，非常痛苦……，这跟吃十碗面条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步履维艰，向着未知的未来摸索前行。

送发远行

医生说，第二、三次化疗后才会掉头发，我认真地相信了。却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忽然看见了一毛巾都是乌黑发丝！强烈的震惊变成了无言的发呆……。

无法明白，为什么连死都不怕的人，却为了哀悼那些不辞而别的发丝儿而泪流满面。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许你哭，我不许你哭……”可是，泪珠儿和发丝儿一样，不受我控制了……。

第一条短信就这样发出去了：哀哉！我开始大量掉头发了！女人的荣耀啊！我的心是那么的痛！虽然早就知道有这样的结果，但事情临到，还是难以接受！我可爱的头发丝啊，你们一路走好……。过了两天，我再发出第二条短信：头发如初秋落叶，潇洒而去……我选择含笑与她们告别！今年冬眠了，明年又再生！嘻嘻，有生以来从没戴过帽子、头巾，这会儿，机会来了！

在第一条短信与第二条短信之间，上帝的安慰是那么真实的临到，我心情的变化又是那么真实的呈现。

马上，我收到了平生第一顶帽子礼物。于是，我决定立即告别一头青丝。

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冬日，在一间光线充足的居室，邀请了一小群喜乐充足的弟兄姐妹，举行了一个隆重典雅的送发仪式：

虔诚祷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全善的上帝必然会在特定的时间再赐我满头黑发！（或少量白发，嘻嘻）

高声唱诗：我的头发已被神数算，我的重担祂已为我

担，我不要为前面道路去愁烦，主内有真平安！

侠女飞刀：惯于在儿子头上舞刀弄枪的铁娘子作家，祷告说：主啊，让我这次的劳作带有艺术感！

集体见证：那群天使乐乐呵呵地看着我从满头黑发到光顶照人，他们笑着，我也笑着，他们笑我的样子吧，我也是笑他们的样子，大家都是傻乎乎的！

重大发现：以前一直认为我的样子象妈妈，忽然惊觉：镜子里面的那人，却象极了年轻时候的爸爸！

焕然一新：我最不能容忍假东西，所以，拒绝了假发。戴上漂亮的帽子，据说，今年流行的，就是帽子、头巾之类。这道貌岸然的传道人，忽然变成了现代潮流的先行者。

有趣的对话：

姐妹短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杜嘉回应：我的头发啥时候变青草了？

姐妹短信：长江后浪推前浪！

杜嘉回应：这两浪之间耗的时间也太长了吧？

弟兄短信：青丝诚可贵，美丽价更高，若为健康故，两者皆可抛。

杜嘉回应：呵呵，哪里是抛呢！柔柔青丝，明年仍会蓬勃生长，旖旎美丽，一生定会长伴左右，难道你不信？

这是十年前写的，一字不改放上来。

停止化疗之后，头发就开始长出来了，而且是满头卷发，一辈子没有这么好看过！曾经失去才倍加珍惜，头发都长到很长很乱了，还是一根都舍不得剪去。后来，实在是不得不去理发店了，我就声势浩大地到问人哪个发型师比较稳妥。

然后，我跟发型师说了我的情况和我的不舍，请她务

必谨慎，不要剪得太短，只需要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吓得发型师说，我害怕，我手抖……。

一年后，头发不再卷了，恢复原样。很怀念那一头卷发，
后悔没有拍很多卷发的照片。

银丝白发

剃了个大光头之后不久，我头上所有黑色的碎发都全部脱落了，唯有一根根闪光的白发却傲然站立！而且还继续往上成长！心中一阵感动，不由得对这群银丝白发致以最深的敬意！它们的坚毅与亮丽，使我真盼望能长寿至满头银光闪亮的岁数……。

由此，我想到了圣经关于“白发”的教导：“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利 19：32）

现代社会不尊重长者，不照顾老人，视他们为社会的累赘。但上帝的心意却不是这样！也许，我们该反省一下自己对老人的态度是否合宜？或检视一下身边的长者是否得到足够的尊敬与照顾？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
（箴 16：31）

我曾经十分介意不断增多的白发，也付代价作了巧妙的处理，相信姐妹们都能完全理解这一行为。不过，至少我自己，现在明白了什么叫做“荣耀的冠冕”。启示录中人子耶稣的形象是：“祂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启 1：14）当然，若以后的我只是头发皆白，属灵的眼睛却是老眼昏花，那就不好了。

“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箴 20：29）

年轻的兄弟姐妹，你们尽可以欢喜快乐，展现你们的黑发与活力；日渐年长的肢体们，你们也要记得为自己所走过的年日而自豪，为头上尊荣的记号而骄傲啊！

另外：我明天又要入医院了，这次需要做许多的检查来评估前两次的化疗效果，然后决定是否修改化疗方案。

预计 1 月 9 日我会进行第三次化疗，恳请大家为我祷告，愿上帝掌管评估的结果以及治疗方案，第三次化疗也要象第二次一样，没有痛苦！

翻查十年前的记录，发现经过第一次酷刑般的化疗之后，第二次化疗就感觉好多了，有时都惊叹人体有如此奇妙的适应能力。于是，我也有了闲情逸致来欣赏生活中有趣的事情，比如，闪闪发光的白头发原来是那么好看的！

这篇【银丝白发】源自当年写给大家的信，好像是在教会请人代为读出，作为个人分享的，以前没有微信公众号啊。

其实，现在大家看见我的“满头黑发”是一个假象，大约七、八年前，教会有对夫妇对我说，看着妳满头白发我们觉得很难过，恳请妳为了我们的缘故染一下头发吧，所有染发剂我们赠送！说着，已经把二十包染发粉交到我手上了。我考虑了半天，染就然吧！只当是为了安慰别人。染个头发也是付代价的爱心行动，没想过吧？很多年前染发，是为了我妈妈，免得她看见白发心疼；现在是为了会友，免得他们看见难过。迟早，大家预备好了哈，我会真人呈现，满头白发地招摇过市。

天天冒死

我的化疗方案，每两次之后都要做一次 CT 检查，看看效果如何。前面两次，没有什么变化，医生说，没有变化就是好结果，继续下两次吧。于是，我又开启了艰辛的化疗旅程。熬过了第四次，检查的结果依然是差不多，肺部还是有不少转移灶。虽然理论上说叫做稳定，但主诊医生也承认化疗的效果不大，若再按照原来的方案多化疗两次的话，相信情况也差不多，可以考虑停止化疗或者改变化疗方案。我问医生，可以改的方案有多少个？医生说，按照现在的最新研究，妳这种情况还可以选择两个方案。我说，如果两个方案都不行呢？医生说，那就没有了。我心里想，我的体力哪里能够坚持做完两个化疗方案的试验？

每当这些时候，医生通常会问病人自己的意愿。但病人又不是医生，对医学一窍不通，就只能跟着感觉走。记得 2002 年我手术过后，关于是否做化疗的问题，那个新加坡化疗医生说：妳这种情况，全世界的医生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需要化疗，一种是不需要化疗，比例大概一半一半，妳可以自己决定。化疗的痛苦，未做过的人大概都会闻风丧胆，能不做，当然就不做咯！我即时回复那医生说：不做。五年后癌症复发，我所有的中国医生都指责那位新加坡医生，说如果当年我做了化疗，之后可能就不会复发了。我想，谁知道呢？反正当年不化疗，我能在新加坡神学院准时毕业，而且，过了无比快乐有活力的五年。

这一次，又要我做决定了！这不是概率和比例的问题，是化疗没有效果的问题（后来还发现，在化疗期间，乳腺又长出新的癌肿瘤）。化疗没有效果，后面那句话基本就是：那就等日子吧。我跟医生说，让我想一想。

坦率说，我个人的情绪倒是没有受太大的影响，患病

以来，生死的问题早就想透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决定停止化疗，从此之后带着“天天冒死”的精神，每日仰望上帝的恩典，天天凭信心生存，日日凭信心生活。想起很快就能回复正常人的生活，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我把我的决定群发邮件给很多持续为我祷告的人。现在找回邮件看，多数人都是鼓励支持我的，大家心知肚明，末期癌症了，还折腾啥呢？不过，我还是要说，他们的鼓励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也不是心不在焉地随便说说，真的是用心地爱我，用心地支持我。

在此，摘录部分邮件语录，前面几段经文，是经过禁食祷告得来的：

霍医生：

“¹⁹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華却要作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²⁰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華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赛 60：19-20）

梁力建：

“照祂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西 1:11）

农丽：

“²⁹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³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³¹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太 10：29-31）

Alain：

妳的平凡是由许多不平凡中编织出来的生活。妳心境的平凡，就真是平凡生活中的要素，是上帝同在的印证。但愿平凡的生活，一路平静下去，直至在澳洲再相遇（我

们不可能在澳洲相遇了，她几年前已经安息主怀，我们在天堂相遇吧）。

刘牧师：

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 9:24）生命是吊诡的存在，生死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中，愿上帝引领妳进入生命奥秘的殿堂。

家音姐：

化疗不做，信心仰望。既然不做化疗，我鼓励妳禁食祷告，按照我过去十年的经验，放下吃的权利，专心寻求神的旨意与恩典，对属灵生命有极大的影响。

楚珍：

人多口杂，祷告之后，将妳的决定告诉大家，让大家以祷告与妳同行。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伯 23:10）

God bless you today and always.

感谢主！我就这样放弃了化疗，重新开始了正常的生活。“天天冒死”是保罗说的话，我套用在自己的身上了。其实细想之下，谁不是在“天天冒死”啊！

有病大晒啊？！

“有病大晒啊？！”是一句粤语，是一句近乎发飙的话，要根据语气来评定愤怒的等级，大概的意思是：你生病就要什么都让你吗？！

这句话，我听过不少了，多数都是被病人逼疯了的家属们的怒吼。我从心里理解病人家属的不容易，尤其是正在化疗中的病人，身体疼痛，死亡逼近，胃口极差，情绪反复无常，家属们用心熬制的靓汤美食，说不吃就不吃了，真让家属们又心疼又抓狂，无法表达纠结的情绪，一句：“有病大晒啊？！”算是表达心中的无奈吧，病人家属也真是不容易。

一个人生病，一群人辛苦。当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会尽一切的努力，不让别人跟着我一起受苦。记得十年前刚开始化疗的时候，教会中有爱心的姐妹们准备轮班煮饭煲汤给我，实在非常感谢她们。头一天，我的肠胃反应就非常厉害，见到食物就反胃并有呕吐的感觉。一姐妹送来了饭菜和补汤，她大老远地跑来，还告诉我那补汤煲了多少个小时，我心里实在感谢。无奈，我真的不想喝，也真的吃不下。看着姐妹失望的眼神，我只好强忍一切的不舒服，把食物吃了，然后让姐妹赶紧回去，免得她看见我把食物都呕吐出来。后来，我跟教会同工说明了，谢谢姐妹们的爱心，不要再送饭给我了。

于是，每次我住院化疗，就叫外卖。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

某一天，我要做 CT 检查，排队的病人太多，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两三点才做完。回到病房，我快饿晕了，只好用发抖的手，拨打了以撒书房的电话（书房就在省医对面马路），请他们随便哪位火速拿点东西给我吃。小杨弟

兄果然火速出现在我的病房门口，手里拿着一盒带有奶油的蛋糕。我一看见就发火了（生病以来第一次向人发火）：“这是什么食物？不吃！拿回去！”我的火气实在太大，据说饥饿的人是最凶狠的。但小杨一点不生气，陪着笑脸连忙说：“妳想吃什么？我马上去买。”我已经不记得当时说什么了，总之就是火气很大地怒吼。小杨迅速离开，不久就买回来热气腾腾的云吞面，再加上一个玻璃花瓶。

那一碗云吞面，解决了我当天的饥饿。但，“有病大晒啊？”的内疚总是挥之不去，向无辜的弟兄大发脾气，实在亏欠。我再打了一个电话，表示道歉。小杨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没关系，我妈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这句话，直接让我泪奔！

第一次觉得，有病真系可以大晒！

其实，有病唔可以大晒。如果有病真的可以大晒，那是因为有可能让你大晒的人。

谨籍此文向所有病人家属致敬，他们的付出实在太大。如果什么时候病人怒吼了：“病人家属大晒啊？！”我要说：“是的，病人家属大晒！”

小杨弟兄的回应：

呵呵！说起来也可真是一件难忘的事和一位难忘的牧师。

之所以是难忘的事就是当初听到牧师说非常饿时，我啥都没有想，就近购买能解决一时之需的东西，当我看到牧师的反应时，心里也有内疚，本来以为，在很饿的情况下应该什么东西都是好吃的，当然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啦！我也在反省自己在这方面怎样做才更好，以后除了送一顿饭之外，还可以怎样更好地照顾好一位病人呢？我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 2015 年我亲自经历照顾自己的亲人，陪伴着她化疗一年多时间，这才让我更深地明白病人在饿的时候不是什么都吃的，同时也更深地明白当时牧师的心情，在照顾病人和陪伴过程中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或者说不是一件好事，但我仍然感谢主给我这样的经历。

一件难忘的事之后，当然要来讲讲为什么是一位难忘的牧师呢？事情是这样的，那次送饭之后就让我更加关注和了解这位牧师，这一关注就是 10 多年的时间，在这过程中也读过她写的两本书，《聚焦创世记》和《聚焦四福音》，不管是书还是杜牧师本人，带给人是一种莫大的能量。一方面在她病重到将死的困境中，她依然依靠主，相信主。另一方面看到她因着这样的病痛也成为弟兄姊妹们和慕道友们的祝福！在以撒书房工作这些年或是在外面有人提到杜嘉牧师时，我都是很兴奋地告诉他们关于她的故事，也会经常用她的见证去鼓励别人，因为这事实实在是太好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目前我无法真正体会牧师在病重的时候如何度过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但我感谢赞美主使用杜牧师。愿主继续看顾保守牧师的身体健康，祝福她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乍暖还寒

刚刚过了几天暖融融的日子，寒潮又卷土重来，冷飕飕让人颤颤抖抖……。

刚刚过了几天乐呵呵的日子，忧伤又卷土重来，阴森森让我郁闷闷……。

中止化疗以后，很多弟兄姐妹都劝我多看几个医生，也有特别热心的肢体为我挂了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首席专家的号。为着大家的厚爱，我去了。

在人头涌涌的肿瘤医院等了5个小时以后，终于可以见到这大牌人物了。他一脸木然，傲气十足，5分钟的对话实录如下：

他说：你打算以后在肿瘤医院看病，还是继续在省医？

（我原来的医院）

我说：我还没想好，想咨询一下你的意见。

他说：我不接受病人的咨询！也不会教导病人！我只教导我的徒弟！你的医生，还有你的院长，都是我的徒弟，有疑问叫他们自己来找我！

我无言……

他说：我只有一个建议，你马上去做切除子宫、卵巢的手术。

我说：然后呢？这次停止化疗合适吗？

他说：做完再说。停止化疗是对的。不过，你总有一天要再化疗！我说能治好你，是骗你的。

他起身走了，几步后，再回头，表情冷漠，甚至有些嘲弄的味道：我说，你总有一天要再化疗的。然后，留下他的徒弟们写病历。

他的徒弟大概也不忍心，就温和一点对我说：老师的意思是，当你病情再恶化的时候，就需要再化疗。这就是

肿瘤病人寄予厚望的大专家！看着那些带着干粮在门口苦苦等候的病人，我心实在难过极了！若不是很辛苦才帮我挂上号的弟兄站在旁边，我极有可能用言语横扫这个傲慢得不可一世的家伙！

他着实也让我情绪低落了！倒不完全是他对我病情的判断，而是他的态度。想到日后我要经常地在医院进进出出，不断地看这些医生的冷漠表情，我感到十分沮丧.....。

难道我余下的时间就这样度过？实在太不甘心了！

我站在肿瘤医院的大门口，向上天仰望祷告：上帝啊，我仰望祢亲自的医治！我情愿放在天父的手中，而不落在医生的手里.....。

我把当年的记录刊登出来，并花了一些时间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网页找这个无比傲慢的医生，十年过去，发现早已经没有了他的资料。我当时的祷告，是特指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我跟上帝说：求祢怜悯我，从今以后，除了来探访病人之外，我再也不来这家医院了。事实的确如此，我不时都会去这医院探访病人。每次去，我都记得这个祷告，都会向上帝表达深深的感恩。

神要开道路

人在低谷中，难免四顾茫茫，黯然神伤。即使是基督徒，有时也会遇到生命中的大黑暗，跌入无边无际的无助当中，似乎神也悄无声息地不见了。

见了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那位首席专家之后，我的确跌入了黑暗的深谷。虽然我向天父祷告了，但当时天父也没有立即有声音回答我说：好，以后妳都不必来这家医院治疗，并且妳还会健康地活过十年以上。

之后好多天，我都情绪低落，思绪万千。某天打开电脑，收到一封邮件，寄件人啥话也没说，只是附件发送来一首诗歌：“God will make a way”，顿时，我泪流满面，精神振作。我知道，这是神对我说的话，神要为我开道路。虽然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但既然神要为我开道路，那就必然是一条最好的道路。漂泊的心，终于靠岸了。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He will make a way
for me

He will be my guide , Hold me closely to His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 He will make a way

By a roadway in the wilderness , He'll lead me
Rivers in the desert will I see
Heaven and earth will fade but His word will still remain
And He will do something new today

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
虽未看见，祂已看顾，
祂要为我开道路。
祂是我引导，领我靠近祂怀抱。
爱和力量，日日帮助。
祂要开道路，祂要开道路。

祂必在旷野开道路，引领我；
在沙漠中开江河，供应我。
天地将要废去，祂的话语永长存。
在今日，祂要作新事。

“

大地回春

……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 30：5 下）是我常常有的经历。阴阴森森的黑夜过去后，第二天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天气预报却说仍旧是阴冷的天气呢！我禁不住哈哈大笑，预测与结果，并非绝对一致啊！我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判断，而不专心“吃”上帝的话语呢！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⁷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 4:6-7）

是的，不要忧虑！将我所要的“告诉”神。上帝要我们做的原来只是这么简单，又不是上刀山，更不是下火海，大可以唱着歌儿往前走啊！

上次说，去完肿瘤医院，听了那个所谓的专家判断我的病不可能治好之后，我的心情的确低落了好一阵子。但上帝总是适时地差派天使，把温暖和喜乐带到我面前。

自从生病以来，我基本没让多少人来我家。因为化疗后白细胞很低容易感染，身体也相当虚弱，加上我住在没有电梯的九楼，总觉得不要让别人太辛苦（其实身强体壮的人不辛苦，年轻人甚至可以跑步上九楼。但人总免不了把自己的感受当成是别人的感受）。而现在停止化疗了，我的身体也渐渐恢复过来，觉得应该恢复生病前的生活了。

某一天，我邀请了一帮活力充沛的年轻人到我家里，不是来看病人，而是一起敬拜赞美。琴声，歌声和笑声，把冷清了几个月的房子闹得热火朝天，人气沸腾！我的心也如大地回春，暖融融春意盎然了……。

又过了一天，我去看省医的主诊医生了。他笑容可掬，温和友善，向我详细地说明了接下来的内分泌治疗方案以

及给我的建议，并说我是一个特殊的病人，信仰坚定和心胸开朗，他对我很有信心。虽然满脸笑容不等于病情减弱，但不再看到冷漠的脸，心中还是非常高兴的。

我的治疗方案很简单，每天吃一粒“Letrozole Tablets 来曲唑片”，而这个药，还算是我自己选择的。省医这个医生也很有意思，他把我可以服用的几种内分泌药详细介绍了一遍，利与弊，副作用以及存活率等等都向我说明了，让我自己选择吃哪一种。忘记了当时我为什么选择“Letrozole Tablets 来曲唑片”，大概觉得差不多都一样吧，来一曲，坐一下，口字旁还表示悠悠闲闲地喝杯茶。虽然被说明书上写的副作用吓了一跳，但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不管怎么样，我要开始过健康和正常人的生活了。一天吃一粒药，就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吧。

我们教会某博士医生经常说，不要看说明书上的副作用，要不你什么药都不敢吃了。所以，我其实也不太在意那长篇大论的副作用说明。另一位姐妹医生又说，如果副作用都没有，你就不要期望有正作用了。我觉得她说得太有道理了，所以，更加不理睬那些副作用。但十年回顾，那个叫“失眠”的副作用，实实在在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估计没有多少人能够体会，整夜整夜的无眠，完全没有睡意的“伪清醒”，是一种怎样的折磨！但我靠着神的恩典，还是平静安稳地生活着。没有发疯，没有苍老，没有颓废。情绪非常稳定，思维还算敏捷，生活基本正常，服事估计没太耽误。我想，上帝真的是让我“带着使命做病人”，如果我不说，大家一定不知道，那个在主日讲台上神采奕奕地讲道的人，前一夜连一分钟也没睡着！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上帝应许我们恩典够用、主爱常伴。

乍暖还寒，大地回春。每一天都是新的，上帝的信实极其广大！

停止化疗的日子

停止化疗的日子，是无比快乐的日子。蓦然回首，本人还在，灯火阑珊处。曾经失去就会倍加珍惜，体力开始复原了，天天高兴得像过节一般。的确纳闷，肿瘤从来没让我有任何的不舒服，倒是癌症的治疗方法，形容为“残忍”都不过份。有人说，有朝一日研发出癌症特效药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震惊，人类竟然曾经如此残酷地对待癌症病人！

停止化疗以后，我似乎没有再给大家写信了。有人试探着来信询问，担心我是不是已经死了，所以那人自己加上一句：“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其实，我是“快乐不知时日过”，日子过得充实，时间过得飞快，吃了很多喜欢吃的食物，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情，但一不留神，忘记了远方有很多默默为我祷告的人。

就在 2008 年复活节那天，我正式开始回教会讲道了，真好象从死里复活一般。四月份的广州，已经显得有些闷热了，我戴着帽子讲得满头大汗，于是干脆问问大家，我把帽子摘下来好不好？大家说，好！于是，我请大家预备好，不要大吃一惊，倒数 3、2、1……果断把帽子摘下来，露出一个大光头！大家善意地笑了，我也觉得释放了，擦汗方便多了！

教会分堂了，主日的讲道需要连续两堂，中间只休息半个小时。用尽了力气，就再无余力与会友们寒暄了。好尴尬的半小时！因为没有休息室，同工们就只能派人把我用人墙围住，活生生地把关心我、爱护我的人隔开了。很感动，大家都没有意见，甚至说，即使妳一句话不说，只是坐在教会，我们都会感到高兴。这是一个很有爱的集体，乐在其中。

开始吃内分泌药了，副作用一大堆，十指关节十分疼痛，腰椎常常有如针扎，膝关节无力，晚上睡不安稳，还有一些情绪波动……。无论如何，生活还要继续，事奉还要继续。很多人常常鼓励我，把癌肿瘤彻底忘记，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呵呵，我只是有时忘记。好在没有忘记，不然现在也不能把回忆系列写得那么清楚。

2008年6月份，按照教会的计划，会有五十多人洗礼，看来我的体力能够应付。后来证实，的确能够应付。头发长出来一点点，洗礼后大家都很照顾我，搬了凳子让我坐下来。看着这么多新生命，很开心啊！我以为这是我最后一次施洗了。没想到十年过去了，牧会继续，写作继续，上帝的恩典从不间断。

同年6月份，有一对新人要结婚，让我去证婚。双方家长都不介意我的超短头发，那么，我就干脆脱了帽子上阵了。真的十分高兴大家对我的珍惜与包容，婚礼就这样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地举办了。总之，能够回到人群当中，就是一件欢欣鼓舞的事情。

又来一个肝脏实体肿瘤

停止化疗后，我开开心心地过了两个月正常人的生活。不料，去照了个B超，麻烦事情又来了！B超显示肝脏有一颗1公分大小的实体病灶，医生当即就说，很可能是肝转移了。我的心脏重重地紧缩了一下，心想，这下真的死定了！

即便这貌似很紧急的情况，我还是磨蹭了一个月，才去中山三院再照了一次B超。主要是想着反正时日无多了，赶紧做应该做的事。这个月做了很多事，包括教会洗礼、筹备两本《聚焦创世记》和《聚焦四福音》都在香港出版、甚至被按立为牧师！在三院检查后，医生更肯定地说，就是肝转移了，要尽快做肝部的射频消融手术。据说这个医生看B超就等于看CT一样准确，从来没有诊断错，我没有多想，那就听医生的话吧。

快速入院，立即进行消融术。没想到，当初说是局部麻醉，几分钟就完成了的手术，却让我吃了一辈子最大的苦头，麻醉药杜冷丁没有生效！在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我接受了由B超引导下的肝部射频消融术。我大声喊叫医生停手！但医生却说，没有办法停，因为是B超机器引导的，还安慰我说，几分钟就好了。这几分钟，我无法形容剧痛的感觉等于什么，只想着死了比活着更好。身边陪着我的是一位熟悉的姐妹医生，她握着我的手，我却快把她的手指拧断了……。我昏过去了吗？真宁愿是昏过去了，但也许没有，只知道，我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头发就像从水里捞上来一样，能拧出水来。推出手术室后，在门外等待的艳华执事一声惊呼：做完手术就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这是一个医疗事故。

术后，我高烧不退，整整过了一个受难周。

终于退烧了，医生说，再照个B超看看消融后的结果吧。不看还好，再看，又说在S6段多了一个实体病灶！我问医生：那怎么办？医生（不是手术医生）说：嗯，见一个打一个，估计可以打三到四年。我心想：骗小孩啊？三四年？我的肝都要被打成渔网了！于是果断决定：立即出院，本姑娘不治了！

回到家，我沮丧到了极点。突然用力拍着桌子愤怒地冲着上帝大喊：自从生病以来，我从不抱怨，也没生气，更不怕死。但我受尽了肉体的痛苦！如果到头来还是一个死，这痛苦有什么意义？！我怒气冲天地吼了半天，大概也就是反反复复这些个意思。吼累了，手也拍疼了，也没听见上帝一丁点的回复，算了，睡觉去。

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心中升起：“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没有用麻醉药。”啊？我吓了一跳！忽然，我感到有神的荣耀温柔地环绕着我……，我是何许人？竟然只是稍微体会一点点耶稣的痛苦，却能极大地分享上主的荣耀！

我起来，向上主敬拜，感谢祂如此抬举我。我也向上主祷告，或生或死，都要荣耀祂。我安静下来了，真的安静下来了。

从那时，到今日，十年过去了，我不再理会那个肝部的“实体病灶”。

补充说明

我出院后几天，医生打电话给我，很尴尬，也表示很抱歉，从来没有过的事故竟然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温和地表示不介意。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允许发生的，我就不再问为什么了。据说这医生从未出过错，但在我身上连出两个大错，也是够难堪的了。这次上传的检验报告，我把医

生的名字涂去，各位看官也不要搜索究竟这医生是谁了。
只要知道，我所信靠的耶稣是谁就可以啦！

肿瘤止步

十年前我住院化疗期间，经历了一次有趣的“邪灵止步”，魔鬼的势力对神的儿女无计可施，它只能望而却步。过了几个月，当化疗也不能阻挡癌细胞扩张的时候，因着上帝的奇妙恩典，停止化疗之后，我身上的癌肿瘤也骤然停止了活动。

这的确不可思议，也不是我奋力祷告的结果，因为我心里其实接受了医生的判断，大约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了。因此，我以四个月为期限计划我的人生，把需要做的事情列了一个清单。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清单里面，并没有被按立为牧师这一条，但却意外地加入了一个特别又令人兴奋的事项，当按牧团将要按手的那一刻，我赶紧做了一个闪电式的祷告：“主啊，既然这是祢的旨意，请祢给我多一点时间，履行牧师的职份，不要死得那么快”。一晃，现在十年过去了。

当停止化疗四个月之后，我发现我的体力恢复得很好，甚至还连续三天两夜不停地穿越深圳、广州和吴川去赶鬼（即将专文讲述此事）。然后又去了上海、海南、云南告别之旅，教会服事有条不紊地进行，我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准备死去的人。

某天，有个医生姐妹发信息说，他们医院新进一台PET-CT 机器，前五名试机的病人免费，问我要不要试？我知道这部机器的检查是全身扫描，准确率非常高，检查费也非常昂贵，近一万元，直到如今也是自费项目。我觉得这是主预备的好机会，自然马上就答应了。

我是第一个试机的人！没想到，检查的阵容相当隆重，很多个科室的主任都来了，认真查看我以往的病史以及CT片，检查的每一个环节都由主任级的人物来向我详细讲解，

我需要做什么都被很温和地告知了，这真是难得的贵宾式待遇，一群医生为一个病人服务。检查之中，很多部门的主任都一起来观察和研究结果，我就心里祷告神说：愿主把最真实的结果呈现出来。检查之后，我还在休息室小睡了一会儿。后来一位医生很开心地进来跟我说：结果很好！我有点惊讶：很好？什么叫很好？医生说：看来这四个月，肺部的肿瘤没有变化。

肿瘤没有变化！这就是肿瘤患者最好的福音。对我而言，有一层更深的意义：我深信这是上主给我的一个记号，祂医治我的记号。还没走出医院，我就已经确信上主响应了我的祷告，要使我有更长的时间来履行牧师的职份，继续服事祂，服事教会。

肿瘤止步！这是一个医治的神迹。如今十年过去，我依然有足够的力量来服事，教会的日常事务以及我个人的文字事工，一切如常进行。不过，我也深深地知道，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与我的经历相同，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安息主怀。我只能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祂留我在地上，是因为我还有未跑完的道路，还有未打完的硬仗，还当努力奔跑，守住真道，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

临危受命

现在回想起来，用“临危受命”一词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

2008年6月16日，就是九年前的今天，我正式被按立为牧师。回想当年的一切，十分感慨，十分感动，十分感恩！

其时，正是我癌症复发转移后，各种治疗方法都无效的时候，好心的医生提醒我，估计我就剩下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了。我自己也就预备好，处理一下今生的事情，回天家去吧。没想到，我的同工们瞒着我做了一项重大决定，写了一封信给新加坡神学院（我在此学院毕业），希望按立我为牧师（其实，该学院从来没有按立过国内的校友，直到如今）。

我既感动，又为难。服事主已经十几年了，也接受了正统的神学装备，按立牧师，遵照圣经的真理，使徒的教训并教会的传统，我能快乐地接受，这是一个决意终生事奉者的荣誉，也是教会有健康体制的必须。但……如果我按立牧师后，很快就死了，这对教会兄弟姐妹是个多大的打击啊！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这按立似乎就没有意义了，我能想到的最可爱的比喻，就是某某仪式上，追认某某是啥啥啥烈士这样的悲壮场面。所以，我茫然不知道怎么回应。

恰好在这个时间，从来都没有联络过的香港校友洪大卫（其实之后这九年也没有联络过）写电邮给我，邀请我参加香港校友的退修会（直到如今，香港校友什么会都没有邀请过我，因为我不是香港人啊）。于是，我就去了。我去的目的，是想让校友们知道我的情况，在我死后，可以对正在成长中的福地教会给予一些帮助。但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我们很忙，自己都顾不过来（直到如今我都不

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教会有那么多海外的资源，我的要求就被一概拒绝了呢？）。当时黄朱伦师母对我说，妳快点向师长们提交福地同工的申请信（我之前只是跟师母一个人说过这事）。我摇摇头说，不，不说。后来师母站起来，代替我说了。当时麦希真牧师，李振群博士，王金兰老师，黄朱伦博士，朱志伟牧师，还有其他师长都在（他们刚好都同时云集在香港，据说是史无前例）。他们紧急开了一个会，然后对我说，我们同意接受福地教会的申请，也愿意按立妳为牧师，但必须严格按照教会的传统办理。请妳立即回广州，再完善提供相关资料，并在全教会举行公开投票（公投啊，哈哈），若一切可以通过，下周一举行按牧礼（后来我知道，他们又很严谨地开了一个会，讨论各种细节与相关安排）。

于是，福地教会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选举牧师的投票（福地教会的工作作风一向雷厉风行）。大家既兴奋，又庄严的场面，我现在都记忆犹新。投票的结果，赞成票数我就不记得了，但记得一票反对，6票弃权。然后，我顺利通过其他的考核，带着全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前往香港。

由于当时的各种因素，按牧礼不能在本教会举行，实在是一个遗憾，但同时，这也深深地铭刻着历史的烙印。按牧礼借用沙田真理浸信会举行，是师兄朱志伟牧师牧养的教会。众所周知，浸信会的体制是会众制，大小事情都需要开会讨论，而且，浸信会至今都不赞成按立女牧师。不过这次，他们执事会却竟然完全同意借用教会会堂，并因为时间紧迫，我按立牧师时，可以穿他们教会的牧师袍（至今都想念啊，圣带是丝绸做的，料子很好。但他们不卖，也不送给我）！

按牧礼观礼人数不多，但庄严神圣，又风趣轻松（有麦希真牧师在的地方，一定不会缺少笑声）。麦希真牧师

的证道题目是【姐妹的服事】，他特别在按牧礼的时候讲这个题目，是鼓励我勇敢地面对以后服事的挑战，做女信徒不容易，做女牧师更不容易（我感恩有这样心胸开阔又大信无畏的前院长。记得在 1998 年，华福会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华人姐妹宣教大会】，麦牧师专门写邀请函请我去参加，是当年第一个，又是唯一一个专门从国内出发去参加大会的中国女信徒。作为当年华福会总干事的麦牧师，在大会上当众说，我们这几个弟兄是少数民族，是来衬托美丽的姐妹们的。他也毫不留情地形容那些坚决反对姐妹服事的人“都唔化嘅”！哈哈，真是大快人心。其实，我一直以来的服事，都不在乎别人对我性别的评判，因为服事中总是满有神的同在，上帝都不反对，你们着啥急呢？不过，由于按立牧师之时，刚刚停止化疗两个月，头发只是长出来一点点，真的没有女士风采，像个男传道似的。当时也没有高跟鞋，急急忙忙穿了一位姐妹（张馨）的鞋子就出发了。

准备接手礼之前，麦牧师又说话了，现在回头看来，我简直觉得麦牧师是个先知。他说：“杜嘉校友，我们所有香港的校友都很忙，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福地教会。我们按立妳为牧师，请妳好好牧养福地教会”。我当时像尼希米一样，做了一个闪电式的祷告：“主啊，既然这是祢的旨意，请祢给我多一点时间，履行牧师的职份，不要死得那么快”。一晃，现在九年过去了。

礼仪最后的程序，是我作为新牧师祝福会众，然后带领一队牧师步出会堂。我大步流星地走到了教堂的门口，发现老牧师们好像才刚刚走了几步，我把他们远远地抛离了！立时，我觉得自己格外的失礼，很不好意思。但牧师们却非常高兴，说，妳比我们年轻健康，以后要走的路很远，努力奔跑吧！

好吧，努力奔跑，向着标杆直跑，一直跑到上天家。

成为牧师十周年了！但愿不辱使命，至死忠心。他日见主面的时候，如果能听到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 25:21）足矣！

患病二十周年见证

不知不觉，从第一次确诊乳腺癌到现在，足足二十周年了！当年正在新加坡旅居，我的护照 2007 年到期，我心里说：也许再也不需要更换护照了。谁知道，后来换了一本又一本。

记得当年确诊、手术、放疗我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后来医生说，要吃五年的内分泌药，黄朱伦师母一下子帮我买了半年的他莫昔芬，由于包装很大，竟然一大堆地摆满了我的桌子！我看着这些药，突然不受控地哭了……，我内心的声音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在这个病之前，我有二十年没有去过医院看病啊！在我终于把药吃够五年之后，以为从此解放了，谁知，乳腺癌又复发转移了！我被升级为“癌症末期病人”。这下倒好，以为时日无多，痛苦总有限期，一心预备去见主了。又谁知，我竟无惊无险地活到了今天！如常生活，如常工作，如常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一切如常。

这二十年来，我成了一个特别的见证，见证上主在我身上的奇妙作为，祂医治的恩典让人鼓舞。医生、护士最清楚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也时常为此而惊讶不已，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肺部的多发转移瘤，肝部的实体病灶，这二十年都妥妥地按下了停止键，它们在那里，它们一动不动。坦率说，我不是一个总是刚强壮胆的人，癌症面前似乎很坚强，但最近那些老年慢性病就让我很心烦，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初期肾病、桥本氏症……，等等，检测指数的高低有时都会影响我的心情，奇怪不？这是我性格的短板：不怕死，怕麻烦。但生活就是不断地经历麻烦，不断地解决麻烦的过程，无法绕过这个很麻烦的麻烦。

二十周年，是值得庆贺的日子，我用这段文字来鼓励

自己：“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 12:1）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见证人围绕我。而我自己也是其中的见证人，围绕别人，也围绕自己。是啊，癌症这么大的重担上主都帮我担当了，其他零零碎碎的重担祂会不管吗？短短的一段话，好多个动词啊：放下、脱去、忍耐、奔跑。好，就这样定了：放下重担，脱去缠累、忍耐到底、奔跑前程。

二十年后再起飞，人生不设限。

第二部分 患病中的见证人

癌症没啥了不起

2006年我刚信主不久，就听说广州有个很大的教会，牧师的名字叫杜嘉，生了病，患了癌，写了几本书，每周还能对着几百人讲几场道。心里就对这个素未谋面的牧师有几分肃然起敬，从此杜嘉这个名字就像个传奇一样存在我心里，也暗暗盼望有一天能见到真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大概两年后，果然有机会在一群人中见到了，看着眼前这个身穿休闲服，脚踏运动鞋，满面笑容的她，感觉她整个人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很惊讶她完全不是我想象中一般癌症患者虚脱，精神萎靡的样子。信主以来，在圣经看过记载的神迹奇事，听属灵长辈讲过他们所经历的，但还是半信半疑，她是我亲眼见到的神迹。我心里暗暗惊叹神果然是大有能力的！

真正跟杜牧有个人的交往，那还是再过两三年后的事。那时我已经患了白血病两年左右吧，定点医院是广东省人民医院，与她去的医院相同。

我当时正处在很低谷的时候，本来乐观的自以为一个药怎么也能吃几年才产生耐药性，完全没想到喝的第一代靶向治疗的药物一年多就产生耐药性，第二代药又贵又不好买，也不知啥时突然又会产生耐药性，当时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不过藉着这次打击也学会了生命的主权在主，从此不敢夸口，对主多了几分敬畏和依靠仰望的心。

有一天我们在省医偶遇，我们各自看完医生检查完的时间差不多。我因为一直很想更多认识这位心中的传奇牧师，看看她患病这么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主动邀请她一起吃了碗“老刘家”的汤面，去我家坐坐。她都很爽快地答应了。至今想起当年为了抄近路，带她走了条充满

污水和臭味的小路去我家感到有点愧疚，一点也没体恤到她也是个病人。本来想听她讲抗癌艰苦卓绝的过程和一路高低起伏的心路历程，结果在她风趣的谈吐里感受到的都是风轻云淡，轻描淡写，听着听着让人觉得患了癌症也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知不觉中我对于检查结果会不会又突然出现耐药的紧张和忧虑也缓和了不少。

那天临走前她为我祷告，其中一句祷告词深刻在我心里，至今记忆犹新，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帮助。她祷告：“……求主保守肖蕾检查的过程和结果都能荣耀主的名……”。一句话轻轻松松破除了“病得医治”，“自哀自怜”的偶像，又点出无论生命长短如何，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荣耀主名”。这成为我生命中的目标和激励，也成为我日后多年来为病患肢体代祷时最爱用的一句祷告词。

大概 2012 年的某一天，我在杜牧的朋友圈看到她写了一篇关于患癌十年的纪念文章，很为她高兴和感恩。我当时患癌三年，心想不知我有没有机会能等到十年的那一天，如今她已经在第十六个年头里了，我也在第九个年头里。她是“用度假的心情，走人生的道路”。我感恩生命中有这样如云彩般美好见证的属灵师长一路引领，陪伴，守望和帮助，盼望自己也能得着智慧的心，数算主赐给我的年日，喜乐前行，直到“日落之那边，与主面对面。”

肖蕾

杜嘉回应笑着活下去的肖蕾

文静温婉的肖蕾姐妹，除了脸色看上去比一般人略显苍白之外，我也没发现白血病对她造成多大的困扰。认识她之后，总觉得被照顾的那个人是我，而不是她。比如，有什么好的营养品、保健品之类，都是她送给我；老是记得我喜欢吃北方面食，每次去大食代吃饭都免不了迁就我

去吃西安肉夹馍等等。

某一天，她很认真地约我见面，说检查结果又不好了。这一次，我看得出她有些忧伤了……，她跟我聊了很多，包括这一生的痛苦与欢乐，以及最放不下的事情。我基本都是做一个聆听者，大道理谁不懂啊，但当你不得不真的告别人生，告别自己最爱的人，且有那么多未了的心愿时，忧伤与不舍是最自然不过的心情了。聆听忧伤者的倾诉，解决不了忧伤者要面对的困难，却能给忧伤者带来安慰。

其实，我真的只是聆听而已，肖蕾就说感觉好多了。当然，我知道我的内心，是深深地进入到她的忧伤中，忧伤着她的忧伤；也在内心深处，无言地向上主祷告：主啊，愿祢的安慰亲自临到她！

稍后，不断有好消息传来，我就不多写了，最好能看到她自己写的见证。每一个微笑着活下去的癌症患者，都值得格外的尊重，何况，肖蕾一直支持着李钢长老辛勤地服事教会，把生命摆上也在所不惜。

杜牧感恩，我也感恩

前几天杜嘉牧师说她要为她的抗癌十年感恩，让我也写点什么，我很爽快就答应了，之后又有点不知所措，不知从何下笔，因为我没有见过她的挣扎，也没留意过她是怎么治疗的，自然很难在她与癌症抗争的细节中记录什么。

从2002年认识她到今日，我们也算是常常见面的老友，每逢她身体遇到状况，我是知道的，但每次见面，她对自己身体状况平静的描述中总是离不开让人开怀大笑的故事，使我无法特别为她担心什么，像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担心一样。但从诊断上来看，其实她的生命多次进入到临界点。

她住过几次院？我数不出来，我记得我仅去医院看过她一次，她那次是因肺部多处出现阴影入院，医生诊断是癌扩散，说危在旦夕也应该不为过。她当时气色极差，坐在床上和我聊她的病情，手上竟然还带着手表（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诧异，身体都到这程度了还看时间干啥。）聊着，聊着，就聊到手表上了，她手一举，说，“我才发现自己买错了手表，这数字太小了，我都无法看得清，以后要换一个大的。”说完自己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让人感觉很平安。我之后除了为她祷告，也没有过多询问她的病情。

失眠、感冒、颈椎不舒服……，她身上病痛不少，但这些都影响她写作，一周讲两堂道，牧养一间几百人的家庭教会，周间奔走在探访的路上，而且常常出远门，服事游玩两不误，还有，就是读完了一个烧脑的神学硕士学位，并且，和她相约，总约得上。

杜牧的十年抗癌在我这里似乎像是一笔带过，但我相信在她心灵的隐秘处，是她与神真实面对面的灵性相交，所以在我们的交往中，抗癌才可以从来都不是她的焦点。

她若不说抗癌十年，我也不会掰着指头为她数算日子。

我们平平常常交往这些年，没有很特别的故事，只有本性中自然的流露。癌症不是她的生命捆绑，抗争也不是她的生活内容，她只是按自己所信的去生活，将生命完全交给神，治疗有时，服事有时，笔耕有时，放松有时……。写到

这里突然想起杜嘉牧师的个性签名“用度假的心情，走人生的道路。”这何尝不是对每个天路客的提醒？遥望那更美的家乡，我想借此表达感恩之心——杜牧，感恩一路有你同行！

黄立华

杜嘉回应黄立华牧师

“有些人的关系可以好到无照片”，这句话是我上周用来形容我和黄立华牧师的关系的。因为邀请她写一篇【患病中的恩典】系列文章，才发现我们找不出几张两人的照片，就急急忙忙在教会拍了几张。但其实，我们在一起消磨的时光真不算少，她的摄影技术也是非同一般。为啥没有合照？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焦点都不在自己身上。

立华牧师也是一位大咧咧真性情的人，她记不住我生病的细节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连她自己的事情她也没记住。虽然身体上的各种不舒服是我常有的状况，有时候就哼哼哈哈一下，但某天我也忽然想起，其实她也是一位癌症康复者！但这十几年里，她几乎从来不提起，也不去复查。N年前她曾想去抽个血，都说让我顺便找个医生开张验单就算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去，怕麻烦得够可以的。

其实，身边患癌症又如常生活，照样工作的基督徒并不少。我写这个系列见证文章的焦点也不在于“大难不死，欣喜若狂”，而是真实地陈述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在身患

绝症的时候也有能力笑看生死，喜乐度日。我是这样，立华牧师也是这样。

风浪的主，信实的主

看到杜牧师上周的回顾分享，才惊觉这恩典之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十个年头！回望这十年，确实，每一天都是在见证奇迹，见证那位风浪的主，信实的主之奇妙作为！

受杜牧师之邀，谨以当中的点滴回顾，将颂赞归于这位至高的主！

还记得十年前得知杜牧师（当时的杜传道，下文以“杜传道”的称呼回到那历史的时刻）癌症复发的那一刻，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仅仅在几天前，我们还在一起相聚，庆祝她已经平安度过五年了！我们更一起憧憬下一个五年，十年……。按很多医生说，癌症手术后，如果五年没有复发，那么复发的可能性就很低了。没想到，我们满心欢喜地等待那个把癌症画上句号的报告，却如同一个炸弹，把我们炸懵了，而同时，带来的是一连串省略号：茫茫的前路……

我们，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

风浪的主

杜传道紧急住院，我们紧急安排各样事务。更为紧急且重要的，是预备接下来主日的讲道。在迫切的祷告中，主赐下的话语是：

“²²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²³ 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²⁴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啦。”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²⁵ 耶稣对他们

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希奇，

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路 8:22-25）

主的话就是这样的及时，也是那样的清晰！天父祂真的知道，我们正陷在如昔日的门徒那般惊惶的境地，祂也看见我们需要祂亲自的安慰与坚固。所以，祂以祂的话语，坚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位平静加利利海的风浪的主，同样也是平静我们今天所遇见的风浪的主！深深记得，主所提醒的：最大的风浪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心里，祂要平静的是我们心里的风浪。“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的信心是在杜传道的病情，还是在这位风浪的主？

我们，就这样在主的话语中被主安慰，得主坚固，也从那时开始，见证这位风浪的主。也不曾想，就这样，已在风浪中经过了十个春秋，而这位风浪的主，一直都在我们的船上！熟悉的旋律响起：“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何等美好！

信实的主

自杜传道住院开始，为她的治疗祷告，就成为我们每个会友每天及每个主日的固定内容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杜传道的病情似乎不见起色，而这时，杜传道已经决定完全交托给主，不再做化疗了。为着她这个决定，更是切切祷告，在一天

天早上的祷告中，天父给我看见的经文是：“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出 14:13）

我一方面是大大的感动，另一方面是大大的诧异，真的会这样吗？但那份感动是那样的确实。于是，在上班的路上，我发信息给杜传道，告诉她，天父给我的这句话，

还调皮地和她说，你今天所看见的癌肿瘤，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天父昔日藉着摩西给百姓的信心保障，以及让百姓观看祂奇妙的作为，竟然真的成就在我们当中！杜传道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她再检查的结果，是癌肿瘤仍然存在，但却处于完全静止的状态！这，岂不是那位将埃及人淹没在红海的神，把杜传道身上的癌肿瘤封存起来，如同祂将埃及人投在红海不能再成为以色列百姓的追兵与威胁吗？癌肿瘤，在这位大能之神的手中，不再成为杜传道的辖制与威胁，反而成为见证祂信实与慈爱的明证！

看见杜传道在每一个主日，每一次服事的身影，我都深深知道，这，是神将祂的神迹如此真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如同祂昔日藉着各样的神迹奇事不断彰显在以色列人及列国面前一样。祂的名是耶和華，唯有祂是神！是我们的神！十年了，正是透过杜牧师，那位风浪的主让我们一直见证着祂平静风浪的大能；

十年了，也是透过杜牧师，这位信实的主让我们一直观看着祂奇妙的作为！

而且，相信，这，不仅仅是这一个十年，还有以后的每一个十年……。

因为，“**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 1:8）

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 7:12）

Deborah

为牧师代祷

牧师癌症复发期间，其实没有机会和牧师接触，本文从一些侧面，见证牧师患病中的恩典。（那时杜牧师还是杜传道，现在都习惯称呼杜牧师，本文统一称呼杜牧师。）

那时，和我同龄的小伙伴们都去福地教会聚会了，说那里是用现代流行诗歌敬拜的，很棒，负责牧养的听说也是能用粤语证道的，我想这应该是香港人建立的教会吧！就想去看看。

那天一大早，我上到顶层，听到很大声的祷告，是从一个小房间里传出来的，从门缝往里面看，有人跪着有人坐着，闭着眼睛很专心地祷告。我想进去，有人拦着，说是福地教会的才能参加。我没有感到被拒绝的不舒服，反而觉得这间教会很令人尊敬，很属灵。我在外面等，认真听听，原来他们是在为牧师大声呼求，很真挚的祷告，没有灵恩那种让人不安。后来门关上，听不到了，很安静，那时突然觉得这间教会的带领人就是这个世代神所使用的仆人了，她牧养的教会很属灵，很团结，很有爱，大家都很爱她、恳切为她祷告。这之后，我自己愿意来福地教会了。

后来知道，原来杜牧师是广州本地人。当时心里挺震惊的，原来在广州除了林伯，还有更年轻的好牧人。当时心里真的非常感谢神，因那时候每天都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录音，心里感叹中国缺少大有能力的好牧者，原来广州也至少有两个。

那时福地教会的讲道信息，讲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位姐妹会定期向大家汇报牧师的消息，有时还会有音讯播放给大家听。大家都关心牧师，都很认真地听。

之后加入了福地教会的守望组，当时教会公布要爱护

牧师，不要传染牧师，尽量少和牧师接触。我只是在人多的时候见过杜牧师，没有和牧师说过话。虽是这样，在祷告的时候也是像其他人一样入心，为牧师祷告时常常会流眼泪。那时候我用这节经文为牧师祷告。

“……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约 11:4）

守望组人数不多，聚会的两个小时就只是祷告。你祷告一段，我祷告一段，每个人祷告都很长，后来规定每人不能超过 5 分钟，其实是没有用的，大家祷告到热泪盈眶，没有人去看手表。

福地教会对自己的牧师爱得单纯、爱得恳切。这是我在福地教会所见证的。

陈新宇

杜嘉回应陈新宇

收到新宇传道的文章，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刊出？因为把我说成林伯第二，实实在在的不敢当，不过文责自负，这仅代表他的个人想法。想当年，因为我们教会用赞美之泉的诗歌来敬拜，还有长辈来警告我们，说我们是灵恩派，走极端。我只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的信徒，开始服事得比较早，也是比较早接受正规神学训练的传道人，个性比较开明坚定，不会太受别人的指责所影响而已。

不过，说到福地教会兄弟姐妹对我的爱，那就真是实实在在的了！感谢新宇传道这篇见证，让我再一次体会，不是我一个人在面对疾病，乃是很多人在背后热切地支持我。张瑞凤姐妹的祷告很特别：神啊，她不能这么快就走，我的安息礼还想由她来主持呢！哈哈，这要成为祷告的经典范例吗？

另外，有一个在铜陵市某教会的长老，我都不认识他，

但他知道我的情况之后，竟然当众祷告神：请减我十五年寿数，加给杜嘉姐妹。我听说后，吓了一跳！这是什么无缘无故的爱呢？减寿、加寿不是基督教的观念，但这长老的爱心的确让我感动，我赶紧祷告神说：把这长老该有的寿数还给他，我的归我自己就行。

再一次感谢所有爱我，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上主必定纪念你们！

陪妳去告別

白 牧师启动抗癌 15 周年感恩共享以来，热情呼回来回忆和回应，对于我这个疏于执笔，并震慑于连标点符号都极其严苛，有文字服事恩赐的牧师挑剔的眼光，若不是有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挤着肚皮之功夫，实难继续写下去。

思绪回到十年前，一班好友和杜传道（当时仍未被按立为牧师）吃饭庆祝安全度过五年期，期待以后有 N 个五年让她继续发光发热。当后来复诊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至肺部，无比震惊错愕，弄错了吧！不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了吗？她那么爱主为何要继续受苦？教会只有这位领袖，如果她离开我们怎么办？接下来一连串人当尽的本份都尽了，作为病人当受的痛苦也受了，身为基督徒所存的盼望也都有了，结果是治疗对抑制癌细胞没有作用，日子所剩无几。失望、无助、叹息、沉默接踵而来，笼罩在弟兄姊妹的心头。其实牧者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内心深处却一直挂心上主的托付：杜传道在一年前去了以色列，驻足在加利利湖边，祷告求主显明祂的心意，上主赐她异象，突然看到不远处一群一群的鱼儿在跃出水面，又沉到湖心——教会要得人如得鱼，并要牧养他们！多美的图像，多尊荣的托付！然而如今的光景……。好吧，既然上主掌权，上主来负责。

美国一心理分析医生对大量癌症晚期患者心理活动的研究，得出著名的死亡五部曲：拒绝、愤怒、挣扎、沮丧、接受。然而杜传道仿佛得着了秘诀，她走了个捷径，从努力抗癌，到得知治疗结果，除了拍了下桌子，常有挂心教会的羊儿之外，便安静地接受上主给予她的一切安排。

有一天，杜传道给我电话：“妳常常出差，如果有去北京或上海的机会，希望顺道带上我，我想去和那边的弟兄姊妹道别。一个人去怕路途吃不消，找人特意陪伴会耽误他们的工作。”一个朴实简单的心愿，而且，要尽量不麻烦人。让人鼻子一酸……。

好吧，让我陪妳去告别！

第一站：上海，2008年4月

在春秋航空的飞机上，我们讨论着教会几个姊妹的婚姻大事，计划着到上海要做的事情、要见的人，全然忘记这是趟去了就不会再有的旅程。是啊，当将一切交托给主，余下的日子只管好好度过。整个行程，我们时而赞叹上帝创造的奇妙宏伟，时而安静观赏祂所铺设的花草树木，且行且感恩，且行且平安。当走访一些弟兄姊妹的家庭时，杜传道不忘摘下帽子，露出光溜溜的脑门，开怀大笑地对那些惊讶的脸庞真实坦率地展现她对上帝旨意的接受和永生复活的盼望。上主透过她来安慰那些担心她的弟兄姊妹，也通过弟兄姊妹的祷告和陪伴，安慰她对家人的不舍和对教会的牵挂。

第二站：北京，2008年5月

这次出差没有带上杜传道，因为她身体实在虚弱。记得下飞机时打开手机，收到传道发来的一条信息：哎，光头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受，不知道头发是否还有长出来的那天。鼻子一酸，认真回复：相信过一阵子，她们会一根一根在原来脱落的地方骄傲而茂盛地生长出来，上主要恢复妳最美的样子去朝见祂。杜传道的回复：妳的信息安慰了我。

第三站：香港，2008年6月

记得杜传道曾经说过，很希望在自己的安息礼穿上牧师袍。论资质和年资，在教会的带领上，杜传道早就是弟兄姊妹心目中的牧师了。既然传道有这份心愿，又是教会的需要，不管这位牧师将会留下多么短的时间带领教会，我们还要努力去做，不是为了人，乃是为了上主的教会。写推荐信的责任落在我身上，记得那天夜晚，回顾杜传道蒙召和服事的经历，鼻子酸酸……，奋笔疾书一口气写到凌晨六点。杜传道当月在香港被按立为牧师。

第四站：天国，当下每一天

一站站走来，看到神在祂使女身上施恩的痕迹，或许就是所谓的“神迹”吧。当初简单的想法就是陪伴一个病人去向世界告别，却是极有幸参与这趟脚踏实地的恩典之旅，不在云端，不在隐秘处，而是真真实实活在人前，让世人看这出戏，不仅要荣耀归给神，更是深切地体会到：人算什么，上主竟然眷顾他。如今继续陪伴，一路同行……。

顺境时当赞美，逆境时当安静；主所赐行善的能力和服事的机会就是极大的尊荣和祝福；当纪念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并十字架那奥秘的爱。“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 90:12）

黄励

杜嘉回应黄励姐妹

黄励姐妹是我信主一个月后带领信主的，关系之深不言而喻。

十年前的上海告别之旅，一是真的想告别，二是真的

想旅行，我其实很喜欢东游西逛。想到日后去了天堂，除了永远与主同在的喜乐之外，最高兴的应该就可以星际旅行了。我所有网络平台的个性签名都是：用度假的心情，走人生的道路。2008年4月的上海之行，拍下了我最灿烂的病中照片，在Poanna姐妹家中，为我的新书【聚焦四福音】签名，她非常喜欢我的书，经常热切祷告我可以活久一点，把圣经六十六卷书的灵修都写完。我说，可以活久一点，但书是写不完了。

这十年，我又去了上海很多次，每次都被上海的弟兄姐妹笑我，这人又来啦！好吧，我还会来的，喜欢上海，喜欢上海的朋友们。

非典型牧师

不久前收到杜嘉牧师微信邀约，让我写些文字，一同见证她抗癌十周年，严格来说，是十五周年。

我与杜牧师和立华（现在应该改口叫黄牧师）在 2002 年就认识了。是好同工，也是好朋友，我们的微信群名叫“三书友”。在这十几年当中，我所经历的人生低谷与高山，都有她们一路相伴同行，感恩之心不能言表。关于杜牧师，实在是太多可写，不过这次因有特别主题，其他便略过不记。

认识杜牧师不久就听说她在新加坡曾动过癌症手术，回广州后癌细胞又复发了，需要再次做手术。在这个“谈癌色变”的时代，大家都在迫切为她祷告。有一天，我和杜牧师去立华家，她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看见了一朵三色的花，很美。然后，她忽然惊讶地盯着我看。那天我穿的是一件白色长裙，上身点缀着一朵有几片绿叶衬托的小红花。她说：“就是妳身上的颜色：白、红、绿，代表生命与圣洁”，那天我们内心都很有平安。

几天后杜牧师告诉我们她不需要做手术了，原来手术的前一天，主治医生为确保一切顺利，约她去做最后的检查，检查后医生说：“明天不用做手术了”，杜牧师问：“为什么？”，医生答到：“我摸不到肿块，从何下刀？”。

“哈利路亚！”这事对初信主的我是极大的鼓舞：神真是听祷告的！

2007 年末，刚庆祝完术后 5 周年的她发现癌症再次复发，而且来势汹汹，已转移到多处。出版社开始赶着为她出《聚焦创世记》、神院校友牧师团赶着为她按立牧师之职、她自己赶着去做此生不做就会遗憾的事……。

虽然以撒书房与她住院的广东省人民医院仅隔一条

街，但因她住院期间不愿被太多打扰，所以我一直没有去看望她，也就从未见过她病重的样子。再次见到她是在以撒书房，她包着头巾，脸色略有些苍白，后来头发慢慢地长出来，平头变寸头，既可爱又俏皮，等到头发再长一些就又回到原来的样貌了。

她的步伐依旧大而轻快，笑声还是那么的爽朗，她给我看到的总是积极乐观的一面。相信她也会有常人的感受：恐惧、害怕、伤心、难过、孤单、苦痛，然而必是她与神的亲密关系带给了她安慰和释放。她在患病期间还关心周围的人，我知道她不仅与医生护士成了好朋友，还鼓励安慰其他的病友。记得有一次，早上刚拆完伤口的线，她就赶到丽江，为了我和书房的需要，和立华一起给我打气、为我祷告……。

曾经想过是不是神特别爱杜牧师，所以她才可以多次化险为夷，羡慕她常有奇迹伴随。慢慢在主里长进，我意识到其实奇迹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每一个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人都能经历到的生命改变的奇迹。杜牧师曾问过我们：“你在人群中是否可以被认出是基督的门徒？你的身上有没有与常人不一样、能吸引人、令人羡慕的地方？”。杜牧师平时脸上露出的平安与喜乐感染了身边的每个人，这种生命的自然流露与故做坚强是全然不一样的。

我不了解这十年来她的癌症治疗方案和过程，但我听她提过“与癌共舞，与癌共存”。我想这可以算是癌症治疗的新理念吧：不是要放弃治疗，而是这种“共存”而非斗个你死我活的态度带来与癌细胞的和平共处。话说回来，又有几个人可以做到“与癌共舞”？得需要多大的底气呀？我理解这底气来自完全的交托，来自清楚知道此生之后有永生，离世与主同在也是好得无比的。

上次回国正好听到杜牧师以“和好”为主题的讲道：与神和好能带来与人、与己、与其他事物的和好，我受益良多。对癌细胞是如此，对我们的敌人、异见人士是否也可以这样呢？以宽容敞开的心去包容，化解敌我关系，消融仇恨，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

现在人说“你在微信朋友圈发什么你就是什么人”。来澳五年，一直关注杜牧师的微信，知道她去了好多地方，读过她写的文章，看过她推荐的好文好片，听过她介绍的好歌，最近又开始追她的公众号【好酒留到如今】。不过老实说，我更喜欢看关于她个人生活的内容。我知道她曾混入“省医插花比赛”、穿着牧师服配条围巾，得意地问大家“有文艺范儿吗？”。有张照片是她在打吊针，配文写到：“谁说我平常不穿裙子？我还加上拖鞋呢！坐下吊针，消停一下，休息一下，发呆一下……”；穿双名牌鞋去打吊针也照样公告天下，一点不客气。她虽是牧师，却与常人无异，活得很真，没有虚假。特别喜欢她的“奔向大海”和“病情加深了……”两组照片，非常精彩，有动作奔放的，有画面唯美的……。

我也好想活出杜嘉牧师的个性签名“用度假的心情，走人生的道路”。

只有深切体会到生命的有限，才会更加的珍惜。“求祢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 90:12），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弥加书 6:8）

王蝶

度假牧师

十几年前，我刚信主回到广州，到处寻找喜欢的教会，不知从哪里得到的信息，一个主日就直接撞到福地教会来礼拜。那天正是杜牧师（那时还是杜传道）讲道，讲道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她讲道过程中很豪气的“女汉子”般的笑声却打破了我认为牧师都是正襟危坐，高举真理教训人的固有印象，我暗自奇怪和喜欢这位不一样的牧师，很快锁定在福地参加主日敬拜了。

不久后，教会就开始为牧师生病祷告，也播放了牧师给大家的录音，我留心听那声音，还是中气十足，好像随时可以开怀大笑一样，没有害怕和悲伤，只有对疾病的坦然和对教会的挂念，我真切看到了牧师有神同在的平安和荣光！

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为牧师急切的守望祷告，主动联系牧师看看有什么可以具体帮上忙的。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广州也遇上最冷冬天，商场里面所有和取暖保暖相关的物品都被抢购一空，我很高兴能抢到了一条很厚的保暖裤送给牧师。那时牧师刚做了很多痛苦的治疗，身体极其虚弱，有一次浑身发冷，那个状态把我们在场的人吓到不知所措，我突然想起红糖姜水可以驱寒，赶紧去厨房翻箱倒柜找出红糖和生姜，煮了浓浓的红糖姜水让牧师喝下。感谢主，牧师竟然度过了那天的危机！大概是第二天，牧师身上又发起冷来，看护的姐妹忙打电话来详细问我红糖姜水的配比，大家对牧师的身体状况都忐忑不安，盼望着再次度过危机，也生怕照看中的任何细节出错，其实哪里有精准的配方呢？虽然不会是因为红糖姜水的功效，但我因着亲眼看到牧师在危重的状态中一点点恢复起来，那个寒冷的冬天在我的回忆中却充满温暖和安慰。

牧师常说，用度假的心情走人生道路。即使在病中，她也是常常喜乐，与身边的人分享美景美食美好心情。还记得曾经邀请病中的牧师出来兜风，意外地闯到华农的小树林，那天阳光正好，只有微动的树梢和满地的金黄落叶，我们都觉得像进入神秘花园一样满心欢喜，我相信牧师真的就是度假（杜嘉）呢，这都是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保守和祝福，牧师又回到教会，她在讲台上还是那样声音洪亮，笑声豪放，更用她的文字牧养和祝福着更多的人！

豆子妈

杜嘉回应豆子妈妈

五十多年最大的寒潮，冷！冷！冷！第四次化疗之后的我，感冒了！也发烧了！

偏偏又遇上广州的民工滞留事件，很多医生护士都去照顾民工；刚刚好又是春节期间，医院的专科门诊都关了，只剩下急诊；还有，帮助我的钟点工人又回乡了……，这一切的一切一齐发生，让我骤然感到十分十分的艰辛和难过……。

御寒用品都被抢购一空，但上帝却预备了姐妹们能够买到暖炉、热风机、羊毛裤……给我，送来了及时的温暖！好几位大学老师（在全国人民都上班的时候，她们放假了），轮番照顾我。让我能喝上热茶、热汤和吃上热饭，在天寒地冻的时节，这是多么的重要！

在我需要去医院的时候，她们就立即全程陪伴，为我做一切能够做到的。真是难为这些外行的理工教授们了。那一夜，我挺过来了！她们惊吓了一夜，着急了一夜，忙乎了一夜，无眠了一夜……。更多的细节就不多说了，愿

上帝纪念所有爱心付出的弟兄姐妹。

这次的感冒发烧，是相当让人担心的，我的一位病友就是在这次大寒潮中感冒并发症去世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紧张，我更是又辛苦又着急。但确实非常感恩，病情最急的晚上，全教会迫切祷告，使我的烧自然退了，无需到医院急诊观察。

某天要到医院打针了，天气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阳光灿烂！我们几个人心情甚为舒畅，竟然遛达到华南农学院，在空气清新的树林中轻松地散步……。

我再次衷心感谢华工团契的弟兄姐妹：刘毅斌弟兄、胡贵平姐妹、刘向阳姐妹、魏昉姐妹、韦曙林姐妹、姜萍姐妹，陈奕平弟兄。他们总是集体商量，分工合作，全力出动！

神迹就在我身边

2017年底的某一天，突然收到牧师的一条微信信息，希望能写一篇有关牧师的恩典见证，欣然答应，然后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动笔，直到最近才把当年的点滴回忆记录如下，我是一枚理科生哦。

初识福地

因为要陪太太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缘故，我开始接触到福音，后来也决志信主。开始时也没有固定在某一个教会，在各类教会转来转去，后来在一位姊妹的介绍下来到了福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第一次到福地参加崇拜，就惊诧于诗歌敬拜能如此的优美，特别是主席、杜嘉传道的祷告词也能如此的优美，从此以后，我们基本就固定到福地参加主日崇拜，算是委身在福地了，期间跟随着福地在广州走南闯北直到如今。

传道人病了

十年前的那个冬天，突然传来杜嘉传道癌症复发的消息，我们经常在一起查经的几位弟兄姊妹都心情沉重，大家能做的就是恳切地为杜传道祷告，找时间陪伴杜传道。记得那段时间，姊妹们有时到杜传道家里陪伴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有时也邀请杜传道外出晚餐，也邀请杜传道到我们聚会的小家，记得我们陪杜传道到过华农的小树林散步，享用过校园里美味的荞麦面，后来听说杜传道很喜欢华农的小树林，又独自去散过一次步。在2008年初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南方多处雪灾，我们也和杜传道一起度过了那段辛苦的时期。在这段时间，我们近距离接触了杜传道，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无所畏惧、坦然面对，

并且抓住一切合适的时机传讲神的道、传播福音，在教会、在病房、在查经小组……。

恩典奇迹

感谢上帝的再次眷顾和恩待，奇迹再次降临到杜传道身上，她的身体也神奇般的一天天好转起来，在教会的主日崇拜上，大家又常常可以听到杜传道那爽朗的笑声，原先的杜传道也成为了今天的杜牧师。2008年的3月份，我收到杜传道的邮件，得知她在2007年11月由香港环球圣经公会出版的繁体《聚焦四福音》一书计划在国内出版，需要帮忙将繁体中文转换成简体中文，我简单转成简体中文后，杜传道就带病开始着手修改，并在2010年11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因为杜嘉牧师的传奇经历，也因为教会里还有好些有着类似经历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把身边的癌症患者朋友带到教会去接受主的福音，我们深知主有祂的安排，祂会把平安临到众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坦然面对一切。最近，一个偶然机会，在YouTube上看到了良友电台采访杜嘉牧师的“遇见恩典，十年抗癌”的视频，再次聆听了杜牧师亲述两次癌症治疗的经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奇迹就在你身边”。这十年间，杜嘉牧师籍着神赐的恩典，用各样的方式，激励着教会的众弟兄姊妹，牧养着众多的基督徒。

其实癌肿瘤并没有彻底地离开杜嘉牧师的身体，就像杜牧师说的，它们是“休眠”了，她是带着使命做病人。我们也恳求主继续看顾和保守杜嘉牧师。

豆子爸

杜嘉回应豆子爸爸

一直以来，我是个除了睡觉就在工作的人，所以，计

算机就在我的床边。生病之后，那群华工的老师们都说，要把计算机搬出睡房，这样才能休息得好。那个年代，没有无线网络，用的是 ADSL 宽带网，要把计算机搬去另一个房间的话，需要拉一条长长的网线。一个跟着太太来看我，安安静静、寡言少语的弟兄，简单地说了句，我来做，就行动起来了。为了好看一点，那条网线一会儿伸到天花板，一会儿走地下路线，从此，我的计算机就去了另一个房间。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拉线的弟兄，是微软高级工程师！

他们每次来看我，都是全家出动的。他们的女儿豆子才几岁，活泼好动，竟然穿着四轮溜冰鞋在我的客厅、房间灵活地往来穿梭，让我的家顿时有了生气与活力。

神负责抗癌，我负责生活

——侧记杜嘉牧师的抗癌“秘笈”

读到一位姐妹写的圣诞节文章，谈到她如何被神从伤痛经历中带出来，原来是借着丈夫和儿子布置在家里的圣诞灯，那些灯五颜六色地闪烁着，当她注目这些闪耀的灯饰时，早上灵修时读到的诗篇 146:5 节“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華他的神，这人便为有福”就跃入她的脑海，上帝温柔提醒她：你无尽的盼望是在于耶和華，祂才是你真正的帮助与依靠！

阅读过程中被触动的是我们自己也有过一段伤痛低沉的人生阶段，很自然地想到那些将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的天使，并为此而感恩不已，“挚友+良师”的杜嘉牧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在我们自己经历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杜牧师专程来陪伴我们夫妇，用她一贯爽朗的笑声和幽默机智的话语来开解与劝慰。对我们而言，她的陪伴正像这位姐妹笔下那些闪烁的明灯……，带给我们切实的帮助，透过她，那永恒的盼望重新点燃在心中！而我们最受鼓舞和感动之处在于当时她身体正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阶段，按照常情，她自己也需要别人的鼓励和安慰，而她却在整个过程中照常服事教会，照常为神的国度四处奔走，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面对如此重大的疾病考验，杜牧师为何能够展现出如此异于常人的风采呢？

我们不能忘记的正是这一段时间。杜牧师从新加坡回国服事好多年之后，又一次面对病情有些起伏的危险状况，对她身体健康的关心也成为我们之间交谈的一个主要话题，我们常常担心她的身体，却想不到在我们刚刚来到广州的时候，她却慷慨接待我们住在她自己的房子里；面对我们的关切，她还是一样的爽朗，一样的睿智，一样的豪放不

羈，让我们几乎完全忘记了她的病情！那一段日子，常常听到她说的就是：我要接待你们，我没有时间“接待”癌症。这一句信心满满的话她是随心流露，而我们却至今难以忘记。

那一段日子我们看见和体会到她对这个病是主动出击，没有一丝一毫的被动挨打的悲痛或沮丧，反而是利用这个痛苦更加迫切地与主亲近，不断交托给神。当她结束祷告，或是读圣经预备讲章，或是议论到中国教会的现状，或是灵感突现写下文采飞扬的文字之后，她就会充满热诚来与我们分享她的收获，她的领受，她的亮光……，由不得你不信，也由不得你否认，因为她洋溢的激情与感染力仍然像火一般的热！到今天，已经过去十来年了，工业大道旁凤凰新村那一栋老宿舍里，每次餐后杜牧师的欢声笑语，似乎仍然萦绕在耳边，有时想来那些情景仍不禁莞尔！哪里是一个有病在身，而且是那么重病在身的人呢，全然是一位信心充足、大有能力见证主道的健康的牧师！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杜牧师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确实是按部就班的配合医生，同时也保持一个开放但有分辨的态度来接纳四面八方弟兄姐妹爱心提供的各种建言或药物。我们的感恩是她并没有因为信心充满、全然交托就听天由命般不负责任，而是在真实的信靠中，积极地配合治疗，以至她的医生为有她这样一个独特的病人感到惊奇，慢慢地也越来越了解这位病人和其他病人完全不同，以至她的医生常常用她作为正能量的典型和榜样来“推广”，用她的喜乐去鼓励其他病人。因此我们常常对她说“妳是战略上藐视癌症，战术上重视治疗”，她以一贯的干练果决回应说：我和神分工合作，神负责抗癌，我只负责正常生活……，反应了她作为一位传道人在遭遇癌症时那种真诚到极点的积极态度：平衡的信心、成熟的生命、彻底的奉

献以及全然的委身——委身于召她传生命之道的主耶稣基督！

每年十月一日都会看到或是收到杜牧师特殊的纪念日感言，总能听到她充满力量与喜乐的宣告：今天是我患癌症多少多少周年纪念，感谢主祂又让我多活一年！在这样的得胜宣言的后面，是她内心深处坚强的信心旅程。外人只看到或听到她的宣言，我们却有幸聆听宣言背后那些艰辛不易的信心故事！且不说手术以及手术前后的身心痛苦，也不用说化疗中的难过关头，更有多少次来往医院就诊的各种艰难：那份软弱、那份孤独、那份疼痛真不足与外人道，而她经历这些难处却让自己的性情更加洒脱，经历这些软弱却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升华。

印象中我们几乎没有听到她对于医院、对于治疗、对于医生护士或是疾病本身的埋怨，就像前几个礼拜我们分开一年多再见面，约地点约时间最后约到省医附近，因为当日她要去医院复诊，从中午开始排队直到快下班才轮到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开药和预防针而已，其实她跟医生很熟悉，完全可以按照特殊情况来处理，但是她很安静地在排队中看书祷告等待，正如平常她在暗室中等待一样！没有抱怨，没有不平，没有一点的委屈，这样的信心操练让她从一般“小女子”的心思意念中脱颖而出，流露出来的尽是“轻生死，重然诺，惜大节，嫉虚伪”的胆气精神。我们看杜牧师在面对癌症这个大考验大试炼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那就是一种在基督里的“女侠”风范和气势愈来愈显明，愈来愈富有感染力，让周遭的人们尽得鼓励。

柴王恩爱

是疾病让这种“侠女”精神和气度养为蔚然，还是原本神就赐给她一种“侠者”的人生情态？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不敢妄自猜测，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体会，发现一个可能性：也许神要透过这场人生苦痛的遭遇将那隐藏在女儿情怀中的侠义风骨张扬出来，让人得益处，让神得荣耀！正像保罗——另外一位基督里的福音“侠客”

——曾经历同类而不同样的遭遇之后，他说的话是否可以说出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心声呢：“⁷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⁸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⁹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¹⁰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¹¹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¹² 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后 4:7-12）

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体会，是因为她曾经这样被神使用，将“生”的气息吹进我们的生命中！不管她以为然否，我们就这样认定了：是这样的“宝贝”藏在她生命深处，让她的生命可以彰显出如此豪气，如此胆气，如此浩然之气！

但愿每一位基督的门徒都有这宝贝藏在生命里！

崇王强益

死亡面前笑得如此放肆

上帝存在我生命中，刚入社会时很自然的心门就开了，没有一丝挣扎和疑惑，其实回想起来，恩典就像一座座桥，每到需要过河的时候它早已在那。老师（以下将杜牧师简称为老师）是我近距离接触过的第二位牧师，我忘了最初的相识情景，但她的每一次讲道都很吸引我，喜欢她的直率和笑容。受到邀请写十年见证，时而思绪泉涌，时而无从下笔。她是我尊敬的长辈，也是我心中一位特别的挚友。

信任

* 十年前的11.11婚礼日，是老师在饭桌上的随口建议，我们欣然接受；

* 婚礼上的劝勉：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是我婚姻十年最大的功课；

* 十年后的11.11纪念日，老师再一次为我们祝福，约定继续见证彼此的下一个十年！

面对老师，可以在最落魄最失意的时候向她敞开心扉，我忘记她具体说了些什么，但每次聊完阴霾就散去的感觉真好。也常常想：我们这么多人找她倒各种垃圾，她真的挺累的，可是她为什么还能笑得如此灿烂？

笑容

初到福地教会就听说老师患病的事，当时也就是听故事。婚礼前还听同工们说庆祝五周年的安全期，但我婚礼后很快老师就住院了。然后一连串的坏消息，震得我们大家有点懵。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剃光头的照片，当时我笑了，疑惑也产生了：她的喜乐从哪儿来的？治疗期间有一

次老师带着口罩出现在福地家里的时候，众人都流着眼泪，我没有，我一直盯着她看，因为她全程没有一丝自怜，反之鼓励大家定睛在主的身上。在一片哽咽中她怎么可以笑得如此“没良心”？怎么可以做到的？因为我有几个至亲都因为癌症痛苦得不行，这样的对比太强了！我甚至有点羡慕，虽然遭遇患难，行过死荫的幽谷，却依然可以喜乐，唯有信靠那位信实的主！

云彩

记得老师分享过，她去以色列旅行在海边祷告的时候，有句经文出现：得人如得鱼。真的！每次听到她生病又打针，心里挺难过的，除了祷告还是祷告。我就会想起她分享上帝给她的启示：得人如得鱼。心里就喜乐她不会有事的，因为上帝还安排了很多地上的事给她！

我们的人生节点被时间打了一个永恒的结，这十年我一直在努力地成长，学会不再肆意打扰她，回教会看上一眼便觉安慰。感受她朋友圈里的喜怒哀乐，愿意默默地欣赏这朵不一样的云彩。

在她的讲道中，我非常明确地找到牧师如此喜乐的答案：她是依靠神的话！依靠神的话！依靠神的话！

胡亮

杜嘉回应胡亮

很抱歉，这一篇在 2017 年就写好的文章，直到现在大半年过后才推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等她家弟兄的文章。不过，正如他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分享雅歌书中两位主角的不同性格与不同行为模式一样，他们的反差太大了。不要紧，我们继续等，等弟兄的惊天大作，因为“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精神，一定会铸造出无懈可击的精品。期待。胡

亮姐妹是个专业编导，幸亏当初她盯着我看，还用DV盯着我摄影，以至留下了一段十分珍贵的视频，就是化疗之后我第一次回教会，与弟兄姐妹的交谈。那时候还是用录影带啊！幸亏她还保存着，十年后拿出来制作成数字影像。看回当年的录影，虽然大家都赞我那么喜乐，但我看到的却是，弟兄姐妹是如此的关爱我！

原本胡亮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请不要羡慕我有一个这样的挚友”，我想改在这里呈现，因为我也想说：“请不要羡慕我有那么多的挚友”。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汇入同一个家中，享受上帝，也享受彼此。所以，彼此彼此，都是羡慕旁人的天之骄子。

因她患病

2017 最后一天刚好赶上主日，刚好是杜牧的讲道，刚好杜牧讲的是“告别过去，更新未来！”一个很应景的主题，又刚好带同事来，同事评价杜牧的讲道很幽默风趣，又很接地气，内容实用性很强……，引发我对杜牧师的话题又好一阵喋喋不休。兴奋之余有点小庆幸，想起我这个幸福的人还欠杜牧“患病中恩典”的见证约稿，这旧年的事决不能拖到新年，趁着好天气、好兴致，和还没忘记的一点记忆，这就赶紧交作业吧。

我认识杜牧已是其第二次癌症复发（2007 年）之后。我 05 年信主，06 年受洗，07 年杜牧师二次病发时，团契有位弟兄常在小组的代祷事项中提起，我也因此知道了福地教会。

第一次去福地听道并不是杜牧讲道，大概彼时牧师正在治疗，是位弟兄讲道，听得我泪流满面，结束时才知那不是牧师，心里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牧师的弟兄都讲得这么好，那牧师一定更不得了！后来断断续续去福地可能就因为心里的这个梗。但不记得第一次听到杜牧讲道是啥心情了，只记得她每每讲得铿锵有力、谈笑风生，让我难以置信她是一位癌症病人。尽管那时她常讲完一堂道，就已经衣裳湿透。后来大约 09 年底我决定就呆在福地，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那时对杜牧师的认了解仅止于讲台和弟兄姊妹时常谈及她的健康状况。不过，每回带福音朋友去教会，我都会给人家指着牧师说：她就是身患癌症被神医好的！言语中难掩自豪。

2011 年下半年我开始学习做福音广播。人到中年，重新开始一份新的职业，于我甚有难度和挑战，期间牧师的探访和提到她当年是听福音广播信主给我蛮大的鼓励，也

成为 2012 年圣诞节前邀请牧师上节目的动因。

现在想想那时我的节目开播还不到一年，承担的节目量不多，访谈类的节目更少，但牧师居然就敢欣然应邀前来，而我居然就胆敢拿牧师开练，真是胆子不小！坦白说，我对那次采访心里并没底，毫无经验的我只拟了一个预备五集的提纲，提纲简单到每集就几个问题而已，连每集的主题都没有。但那天，应该是秋日的下午吧，牧师侃侃而谈，仍然像在讲台上一样流畅自如，特别是仍然谈笑风生，那些内容不是车祸、就是癌症——骇人听闻，可在牧师的讲述中竟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第一次知道牧师如何在亲人逝去后听广播信主，如何在惊心动魄的车祸后走上服事道路，如何在被医生宣判将不久人世后还出了书、做了牧师，那时刚好是牧师癌症复发后已过了五年……，也真正了解了牧师在第一次癌症病发和再次复发过程中所经历的特别体会，关键是那些原本疼痛的记忆都已转化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牧师常说得哈哈大笑，我也笑了一下午，差点忘记是在录节目，甚至期间有多处不该有的笑场，以致后期都很难剪掉。结果是牧师一气呵成，轻松愉快地讲完，刚好就是五集的内容，而且每一集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按牧师的话说，这不就是圣灵的带领嘛！对我来说，藉着采访，那是第一次深入又全面地了解了我的牧师。

今年 2017 年在预备圣诞节目时，无意中惊讶地发现，距离采访牧师已过去五年，距离牧师第一次病发已经 15 年，牧师的公众号上已陆续推出“患病中的恩典”的数篇见证稿，哈，我赶紧把五年前的访谈节目再拿出来，重新加工，加上一些文字见证材料，又整出新的五集，牧师说第一集与第五集内容相似，这是因为除了做特辑前就预备好的材料不想放弃外，更主要是我做的是关怀类的节目嘛，所以

相同之处是从不同角度强调关怀而已。

牧师的见证中有很多因患病而来的神奇经历，而我此时所写的这篇文字若也能称其见证，当然也跟牧师的患病有关。这一切都因着那叫万事互相效力的主。

唐漫

杜牧师也要回天家了吗？

我是 1998 年认识杜牧师的，当时她还未被按立为牧师，她在我眼中是一位忠心、勇敢、乐天的主仆。她在新加坡进修期间得了癌症、及后得到上主的医治，让我赞叹天父的作为，为之感恩。

可是当我在 2008 年得知她癌症又复发了，心里一沉，不禁问：“天父，杜牧师也要回天家了吗？难道她地上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吗？”因为 2007 年我事奉的教会内，就有一牧者及一弟兄相继因癌症安息主怀，心里既有万般的不舍、难以言喻的伤感，想到不如探访一下她，把我教会纪念安息牧师的纪念册子带给她。终于在 2008 年初，我和先生一起去探访了她。心里感到好像快要失去她了，在不舍与伤感之中，又想把握机会，与她分享我们在天相会的盼望，因为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次再会面的日子。

当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内里的稳妥平安，让我感到很踏实。可是我还是与她分享了人终有一死、返天家等安慰话，虽然她显得有些不耐烦，她的反应却没有我想象的伤感。我想不是她没有不死的信念，而是她对掌管她一生的天父，有一份深厚的信靠。

回想内心对她的不舍，让我不是很能体谅她的处境，我只是想到一些简单的话题，以为说了这些话，彼此就可以得安慰，可是自己没有察觉内心因着不舍的不安，其实也需要来到天父面前得祂的安慰。所以，她的不耐烦反而引起了我会体会自己内心的需要，推动我与天父更进一步的对话。

还记得有一回好像是很晚了给她打电话，她第一句就说：“为什么那么晚才打电话来，究竟你有没有当我是病人？”心里想这真是个好问题：“我看她是什么人？”她

当然是病人，不过这病没有弃绝掉她对天父的信赖，但她又不致于简单地看自己是没病痛的人，我很感动的是天父让她真实的认识自己的处境，不会把不必要的期望强加在自己身上。

感谢天父让我从杜牧师身上，看到一个蒙爱的女儿，可以在病患中如何自由地生活，以她真诚、直率、敞开的生命，与我一起分享信靠天父的经历；同时她也是以病人的身份、于生死之间来牧养群羊，在病痛中仰望依靠同一位天父。

朱京华

杜嘉回应朱京华姐妹

最近接二连三好些长辈安息主怀：陈希曾、王永信、边云波、葛培理等等。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首先是，他们都至死忠心，一生奉献；然后是：他们的寿数都很高，陈希曾 80 岁，王永信 93 岁，边云波 92 岁，葛培理 99 岁。寿高年长不等于他们身体没有疾病，单说边云波老弟兄，他二十多岁就得了肺结核，这病在当年就等于是绝症。但他也带病服事了几十年，看他的讲道视频，到了九十岁还声音洪亮，思维清晰，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啊！

我没有意思要与这些属灵伟人并列，只是京华讲到了当年的这段故事，让我想到，得了绝症不等于一定会死。我当时的病情确实很严重，即使相熟的医生也用爱心说诚实话，让我赶紧做一下准备去见主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也没有觉得会死得那么快，即使是要死了，我早在五年前已经预备好了呢。所以，当景贤和京华大老远从香港来看我，然后，送给我的竟然是他们教会牧师安息礼的纪念手册！我心里就真的有些不耐烦了呢，虽然看完手册，我也觉得很敬佩他们的牧师，也想过，我死后，福地教会

的同工不知会不会也弄一个这样的纪念册？但当时就是觉得这两个家伙送错了礼物，你们是想好了我会死是吗？

哈哈，我真是一个“七情无欲”的人，原来京华知道了我当时的不耐烦！好在，好朋友不会斤斤计较。这十年来，我经常往来香港，居然还多获得了一个神学学位，本来我是京华的大姐，竟也因此成了她的学妹，后又成了她丈夫景贤的学姐。关系交叉得够可以的，但二十年的好朋友可谓坚不可摧。他们知道我喜欢吃清蒸鱼腩，每次去香港，我几乎都会奔到沙田，去吃京华亲手做的清蒸腩鱼腩！

生命在神的手中，什么时候离开，用什么方式离开，主权都在神手中。我不知道，但我愿意顺服。如果，我也能像前面所列的那些前辈们一样，寿命很长的话，我最深的期望是，这些岁月都用来被主所用。即或不然，寿命长短都可以坦然接受。

杜牧印象

一回见到杜嘉牧师，算起来是十二、三年前了。头一回听她神采飞扬地证道，绝想不到她是位与癌共舞之人。所以后来在她写的书中见到她作化疗时期的照片，吓一大跳。因为每周主日见到的杜牧师，和那化疗中的病人太判若两人了。再说化疗中的她，那笑容也浮现着心里的平安，不是一般癌患病人的模样。我想，上帝允许杜嘉牧师经历这病，是要她成为多人的祝福吧。

说到杜嘉牧师，我回忆两件印象深刻的事。

一是第一次听杜牧师证道，我记住了一个挺关键的词：离开。记得那次杜牧师是讲人际关系的主题，在讲其中一个要点时，杜牧师举了圣经中亚伯兰与罗得分开的经文。我还记得杜牧师问：“亚伯兰对罗得说了什么？”这样的提问特别能调动大家认真听。只听见杜牧师一字一顿地说：“请——你——离——开——我。”然后杜牧师配合着动作，生动地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之后杜牧师再讲主内弟兄姊妹“不可相争”（参阅创 13:8-9）。那天我觉得非常有得着，也特别喜欢杜牧师讲道的风格，干练、风趣，主题的逻辑清楚明白，事例生动，听了就入人心。这些年来，“离开”的奥秘，运用到亲情中，一直对我很有帮助。感谢天父的好仆人杜嘉牧师。

二是看杜嘉牧师啃肉骨头。有一次，办完事我们几个人与杜嘉牧师一起吃个便饭。记得当时有道菜是筒骨煲萝卜。杜牧师说她爱啃骨头，津津有味地享用着。我是个自我保健倡导者，当时还在那大谈什么动物蛋白每餐不要超过饮食总量的百分之十。杜牧师不置可否，也没接我的话茬，美滋滋地饮汤呢。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杜牧师在餐桌上的轻松自然真让人羡慕啊！真性情，不矫情，没有一点

忌这怕那的担忧，没有要求任何特殊关照，率真、随和，令大家其乐融融。她的表现让我心想：杜牧师有一个强大的内在阵地，这个内在阵地的学名，应该叫作“情感能力”。上帝的道从内至外地坚固她，以至她在全方位的生活中都那么有神采！所以，作为一个癌患者，她是个从不会六神无主、心中忧虑的人，若是的话，她断不会那样啃骨头吧！

话一说开，又想起很多难忘的情景。我还是打住，愿杜牧师“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箴 3:16）愿福地教会这耶和華的产业丰盛永固！

姜萍

爱（癌）关怀

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成为了别人的祝福。最早知道牧师是癌症患者以及她的抗癌经历，是在听她证道时的只言片语中。每当听她在谈笑之间引用所经历的那些痛苦以及患病过程中神的奇妙作为，我都惊诧不已，因为看到人的生命可以因为有神而完全不同，这也极大地鼓舞了像我这种信主不久的人，还有那些患了癌症的弟兄姐妹。

因着神在牧师身上奇妙的作为，因着牧师美好的生命见证，有许多癌症患者来到我们教会，神使用牧师的癌症，让这份本应是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成为了别人的祝福。

记得我手术后在家休养，牧师来我家探访，问我是否需要化疗。我说医生说可化可不化，所以我就决定不化疗了（其实我很害怕化疗）。牧师就把我的检查结果发给远在美国的肿瘤专家姐妹看，建议听听她的意见。姐妹看了以后，说要化疗，牧师又为我联系了一个正在医院化疗的姐妹。想着有人作伴，我就去了，后来才知道这也是神为我所预备的。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牧师的美好见证一直陪伴着我，给我鼓励和帮助。

随着患癌症的弟兄姐妹增多，神也把关怀这群弟兄姐妹的事工放在了教会。牧师一呼召，三十几个弟兄姐妹站出来愿意参与这项事工，这其中包括了自身患有癌症的弟兄姐妹。牧师为这个组取名为“爱（癌）关怀”，并亲自寻找教材，对我们进行探访、关怀相关知识和技巧的培训。带着这些所领受的知识 and 技巧，我们踏上这条事工之路。牧师随时的指导让我们受益匪浅，使我们也成为了别人的祝福。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看到了网上一段叫“十年抗癌”

的视频，说的就是我的牧师。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神给她力量面对痛楚和死亡，而是她在拍桌子与神理论。当时我想，“哇！人还可以在神面前这样理论吗？”

后来读了相关圣经章节，比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罗8:15）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4:16）。我才明白，只有和神有亲密关系的人才有这样的举动。

在来到福地教会的七年多时间里，见到牧师除了在主日里传讲神的话语，用她美好的生命见证来牧养我们这些小羊之外，也常常去探访、安慰和鼓励那些在病患中的弟兄姐妹，使那些在回天家前的弟兄姐妹以及他（她）们的亲人得到了极大的平安和关怀。我很感恩神将杜嘉牧师放在福地教会，使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和祂极大的荣耀，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了造就。愿神继续恩待和使用杜嘉牧师，使她继续成为多人的祝福。

赞美主！荣耀归主！

谭德群

杜嘉回应谭德群姐妹

谭德群姐妹是一位非一般勇敢的姐妹。2012年的某天，她淡淡地告诉我检查结果不好，又微笑着说不要紧，一切交托给神。交托给神，这句短语在基督徒的口中，有时感觉是句口头禅，真正碰到生死关头的时候，要从内心深处发出来，那是相当不简单的。

她尽本份做了医生要她做的所有治疗，不厌烦、不抱怨、不声张，安安静静地完成了整套的疗程。期间，儿子与媳妇特地从美国回来广州举行婚礼，谭姐妹喜乐淡定，不知情的人完全看不出她是个正在化疗的病人。让我感到

惊喜的是，她在手臂的留置针口上扎了一个漂亮的丝巾蝴蝶结，很时髦的新婆婆啊！

大病过后，谭姐妹更加珍惜生命，也更体谅那些在重病当中的人。她如常工作生活，而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探访病人以及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时我都要提醒她，不要太过劳累，要多点休息。这几年间，她带了无数人信耶稣，也给无数病人带来了安慰与帮助，在“儿童希望广州小家”也时常看到她的身影。就在前几天，她带一个患儿家庭出外吃自助餐，那个在治疗期间胃口极差的小男孩，吃了很多，吃得津津有味，表示十分开心。谭姐妹知道，这个孩子的时间不多了，就让他快快乐乐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人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林后 1:4）谭姐妹和我都能见证，这话是真的。我们能安慰别人，是因为在患难中得到过神赐给我们的极大的安慰。

恩典维系

有一种交情不需要密切联系，经常沟通，仍能维系着，一旦碰面，大家很快就熟络起来，仿佛从未分开过似的。与杜牧师的交情就是这样。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夫妇与杜牧师并没密切联系，连平时微信问候和交流也没有，说来是惭愧的。我们的人生大事杜牧师总在场——那一年我们结婚，杜牧师特地过来香港出席；前年我按牧了，杜牧师也特地前来为我按手。但，对于杜牧师自身的大事——作了癌症患者，我们却在远方，当知道情况时，杜牧师已经经历了神迹的医治。在最关键和危难时刻，我们竟然毫不知情。

每一次阅读或听闻杜牧师过去蒙医治的见证，我们都难免感到亏欠，似乎错过了应该表达的关心。我以为这份亏欠会影响我们的友谊，但现在回首，发现又是一种“神迹”，没有刻意去经营的友谊竟然继续维持着，而且还有一种“预定”是同路人的认定。虽然相隔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才有机会碰面，即使以前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城市，也由于各自牧养工作的忙碌，我们见面甚少。然而，这份认定，使我们常常保持共鸣，不需要太多言语或沟通，都能知道彼此在忙些什么，也能理解彼此累些什么。当然不是每一个同行（我们都是牧者）都必然彼此相通，毕竟大家的神学和服事方向有别，则难免需要耐心沟通，即使理解了，有些交往也只能保持尊重的距离。但与杜牧师，这没有刻意经营又能保持的情谊，以及一份同路人的认定，这全然是恩典。

虽然杜牧师过往患病时我们不在场，但如今阅读她过往病患的经历，却使我们犹如也曾经在其中的人，弥补了那不在场的亏欠。如今，我们也仍然碰面不多，微信问候也甚少，但那份认定，使我们经常不自觉地关注，所有关

于杜牧师的朋友圈消息，或别人口中提及的，或突然哪里传来的，我们都第一时间关注，作了杜牧师暗中的粉丝了。

CK & CC

杜嘉回应 CK & CC 夫妇

我与 CK 夫妇的关系诚然如文所述，都担心着是不是过于淡漠了呢！至于他们以为在我生病时没有付出过关心而感到亏欠，我倒是一点儿都不介意。事实上，很多弟兄姐妹都没有见过我化疗期间的样子，一是我无力应付人情上的礼节，二是我愿意麻烦别人，从不认为自己生病了别人就必须有责任付出爱心。正因为这样的性格与观念，大概我与很多人的关系都不那么形式上的亲密，但若在基督里彼此信任与尊重，关系自然就无需过份人工维系都能坚韧稳固。

细细读 CK 夫妇的文章，忽然觉得人之间的默契是一份美好的果实，不是没有耕耘，而是耕耘的方式很特别。记得戴绍增牧师的父母迫切向神祷告某件事情的时候，神是这样回答的：“你管我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所以，彼此都专注于管神家事情的时候，神就来管我们之间的事情了。很荣幸，几十年来，我真的享受很多如此“淡泊”的“亲密”关系，无需紧张地热情关注，不必亲密地朝朝暮暮，轻松淡定地收获一众好友，这应该就是一个有足够安全感的人的一种活法吧？一个有足够安全感的人，是一个被神的恩典保卫着的人，在恩典中彼此相系，那是最稳定的人际关系。

以一当百的友谊

小段的【信心过山车】推送之后，有读者留言：“真朋友以一当百”，“这样的主内友情、这样的彼此相爱”。的确，这是以一当百的友谊，是在基督里的友情。

诚如小段所说，她与我在广州建立的关系，还没到达放心建议我改发型的程度。但当我生病之后，她与我的邮件互动是最频繁的，她因我而有的悲伤是非常强烈的，她为我献上的祷告是十分恳切的。最令我惊讶的是，天父上帝藉着圣经向她显明了祂对我的心意！这真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我生病期间一直在广州，小段却不断地变换着生活、学习与服事的地方，有时我都搞不清楚她究竟身在何方了。上帝用此迂回曲折的方式来向我表达祂的爱，实在让我非常感恩。

可能，有些友谊就是用来应急的，没有刻意培植，也不曾风花雪月，但在漆黑的夜空，你确实地知道，有几颗星星是特别为你闪耀的。千里之遥，却如近在咫尺，没有压力，无需回报，就那么坦然地享受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守护。

我康复之后，与小段之间的联系居然嘎然而止，消失得那么自然，了无痕迹。若不是“铁证如山”的邮件记录，我们彼此都几乎忘记了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

诚然，上帝建立的关系，由上帝亲自来维系。

2014年夏天，我去台湾旅游。某天晚上，我完全偶然地路过台北某教会，完全计划之外地进去参加了晚堂聚会，完全意料之外地隔着几排座位认出了依然穿得红彤彤的段开红！她从加拿大飞来台北小住几天，我从广州飞到台北闲逛不多几日，就那么巧，重逢了！聚会后，我赶着追杨腓力签名，甚至来不及跟小段寒暄几句，更没有合照留影，

匆匆忙忙互加了微信，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又搭上了。

我完全相信，人生一小段中的以一当百的友谊，是一份礼物，也是一份财富，是直接从天父而来的赏赐。因着天父上帝如此的厚爱，我铁定是一个精神富豪！

杜嘉

十年感恩 灵程相伴

没想到，认识杜嘉牧师已经 11 年了！与牧师相识源于 2007 年一同去以色列旅行，那时她还是杜传道。旅途中得知她身体不太好，有时爬山的时候还需要姊妹搀扶，私下听相熟的姊妹讲起才知道她曾经得过癌症，可是除了身体略微虚弱，她的精神状态以及偶尔迸发出爽朗的笑声却完全想不到她竟然是个癌症康复者。

以色列旅行之后，我来到了福地教会，这时看到了讲坛上的杜传道，她铿锵有力，激情四射的讲道更加不像一个曾患病的人。但是很快，就得知牧师又再次生病了，还是跟之前一样严重的癌症复发。有天接到牧师电话，邀我一起去吃饭，饭桌上坐的都是教会的医生姊妹们，原来是大家一起帮牧师“会诊”，拟定治病计划。就在那天晚上，有医生姊妹提醒牧师：“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去教会了，到时可能会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估计你需要找个‘代言人’每周在教会告诉大家你的情况。”牧师突然手指向我：“找她吧！找她当我的代言人！”骤然接此重任，我实在措手不及，一来我刚加入福地大家庭不久，“人生地不熟”；二来也从没担当过此类工作，不知道到底要干啥。虽然惴惴不安，但想着牧师病重交托，岂能 say No？

很快牧师进入省医开始了第二次抗癌治疗。我家离省医比较近，所以可以经常去看望一下她，顺便看看她有啥需要我“代言”的。有天进了病房，发现牧师脸色非常不好，躺在床上非常非常虚弱的样子，在我来之前到访的姊妹说，原来刚刚牧师因为对化疗针的反应很大，差点“昏死”过去，要不是那个姊妹刚好进来看到，马上叫来护士，后果不堪设想。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虚弱，那么无精打采的牧师，

与她平时精力满满的样子判若两人；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病魔对牧师身体的摧残是如此大。

“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是一个记入史册的事件，那时也正好是牧师入院治病的关键时刻，以至牧师邀请我写她抗癌十年“患病中的恩典”见证时，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就一个字“冷”！那种冷对于健康人来说或许只是添衣保暖，但对于刚刚做完化疗，免疫力几乎为零的牧师来说却犹如隐藏的炸弹一般。那年春节，教会一些弟兄姊妹们排班轮流去牧师家帮她做饭。一方面牧师身体尚未恢复，走几步都艰难；另一方面实在不想牧师还去碰那冰冷的水，得感冒就麻烦了。

在神的恩典保守下，在众多弟兄姊妹的爱心呵护中，牧师平安度过那个寒冷的冬季，中间虽然也碰到她高烧不退，抽血困难等等情况，在教会弟兄姊妹们齐心祷告中，神大能的手亲自托住牧师安然度过。接着，在做完一次肝部的消融手术之后，牧师突然做出不再继续治疗肝部继发肿瘤的决定，她全然交托给神亲自掌管她的身体和病情。这个决定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无法理解，但对于有神每时每刻在她生命中的牧师来说，又非常容易理解。她的全然交托，也让我们见证了神亲自医治她，保守她的神迹。神让癌细胞在她身体中冻结，失去能力，却让牧师重新焕发她之前生机勃勃的活力和生命力。牧师又重新回到教会当中牧会，讲道，又听到她在讲坛上中气十足的讲道声、笑声，声声入耳。

说回我“代言人”这个工作，其实我是一个十分不称职的代言人。在教会第一次宣布了牧师癌症复发，需要入院治疗的消息之后，福地的弟兄姊妹们就非常自觉地没有过去打扰牧师，也没人向我“八卦”牧师的病情。有的只是间或问候一下“牧师最近还好吧？”。加上牧师是一

个笔耕不辍的作家，在生病治疗期间，她以书信的形式每周向会众报告她的治病情况，所以就更加不需要我这个代言人“发挥”啦。说心里话，这个代言人的工作，是我最希望能快快下岗的工作，因为我越快下岗，就意味着我们亲爱的牧师越快重新回到福地大家庭中！

不过，我也要感恩牧师当初没有选择陪伴她多年的执事们做代言人，却选择我这个刚刚来到福地、最小的一个，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见证神的侍女如何以信心和忠心面对艰难处境，让我有机会陪伴着牧师走过一段泥泞之路，在路程中以她恩典满满的生命影响着我的生命。感恩十年，让我们灵程继续一路相伴，直到得享永恒的冠冕！

张馨

一同经历，感恩前行

在得知牧师癌症复发之前，我刚刚经历完父亲的患癌、化疗、离世（2006年年初），所以稍稍了解化疗的痛苦以及作为身边家人好友的煎熬。但是相对于牧师的过程，那时的我最初是很不能理解，为何依然有灿烂的笑容挂在她的脸上？为何我的父亲却只剩一脸病容？后来才渐渐清晰：这就是心里真正有上帝的结果（当然，后来牧师的经历是一个神迹）。

其实，我自认不是一个太能记住细节的人，更得益于我家姊妹是一位合格的代言人的关系（最大的合格点是守口如瓶，呵呵，牧师公开亲自分享过），我一直对那期间牧师是如何具体接受治疗的过程知道得不多，大概都是从教会公开的宣布中了解。

最有印象的是牧师发表了公开信后，在神面前为她祷告，具体内容不太记得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求神保守

她不要经历太多如我父亲的化疗痛苦，因为看到我父亲实在太辛苦了！

然后的印象就是被召集在一起，商讨牧师的书要怎样处理，《聚焦创世记》、《聚焦四福音》要怎样出版的事。

再后来就是听到癌细胞在她体内“休眠”的消息，那一刻的感觉就是，哈哈，神又带着牧师和我们打赢了一场美好的仗！

说得轻松，其实当中有多少难处对于身处其中的牧师来说可能是言语说不尽的，唯有相信是上帝帮助她一一度过了！

每每想到这些，没理由不感恩，到今天仍能看到牧师神采奕奕地牧会，实在是上帝给我们的福份。

林颀

杜嘉回应代言人

张馨姐妹是我化疗期间指定的代言人。整个疗程结束后，我很欣赏自己的眼光，选对人了！她符合作为我这个病人的代言人的条件：

(1)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工作。

(2)她情绪稳定，不会因为看见我病情危急和严重而情绪波动，我就少了要去照顾她情绪的压力。

(3)她从不多言，如果我不说话，她也可以安静地坐在病房中，表情自然，不会局促不安。

(4)我让她说什么，她就说什么；她看见是什么，就说什么。单纯地表述一件事，不会加入个人感受而使“实况报导”失真。她学的专业是传媒。

(5)她就住在省医附近，随时过来我的病房，我完全没有压力。

(6) 她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也是很为难的，因为教会宣布，要来探望我，先得她同意。但由于她来教会没多久，很多人对她不熟悉，反而成了她的优势。

(7) 她具备平和稳重的沟通能力，这一点，是我在以色列旅游途中就发现了的。

我真是十分感谢张馨姐妹，有时我让她做什么，她就立即去做。我更感谢所有福地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真的爱我，都想探望我，但我真的不能满足大家的期望。甚至有个姐妹对严金凤护士说：真羡慕妳，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传道。金凤吓了一跳，不小心自己成了个被人羡慕的人。谢谢大家乐意地被我“拒绝”，谢谢大家被我“拒绝”后还是不间断地为我祷告。我绝对相信，大家的祷告，汇合成为了我得医治的其中一股强大的能力。

行过死荫幽谷的感恩

圣诞节即将来临，不由得想起 2008 年的圣诞节活动。

在那年的大型福音布道会上，三位癌症患者跑步登上台，分享见证，让很多人惊讶、感动和感恩。就如圣经所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诗篇 23：4）三位癌症患者，就是杜牧师、曹弟兄和我。

面对死亡、行过死荫的幽谷，还能感恩？

我 1990 年来到广州，想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有机会挣点钱，感受外面的世界。结果钱没挣到多少，外面的世界也没有感受到，反而患上恶性淋巴瘤这大病。虽然医生说这病治愈率高，但没想到是副作用差点要了我的命，到 1997 年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家人见面常常以泪洗面。就如《恩典的记号》这首歌里面那句让我常常感动流泪的歌词，“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圣经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

20 年前的 1997 年国庆，就在似乎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广州的媒体报导了我的事情，我所在学校师生和社会爱心人士积极捐钱、关心和鼓励。杜牧师带领学校团契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志坤弟兄更带人定期探访我，鼓励我，带来了圣经、福音的小册子和见证的磁带。志坤弟兄抄给我一句圣经的话深深感动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 11:28）没人能说这样的话！我不由自主地向这位生命的救主耶稣祈求、

祷告，将自己不能承受的重担交给这位救主。奇妙的事情真是发生了，20 多天的低烧退了，胸腹积水也消了。更奇妙的是，一个半月以后，我出院回家了，一直到现在都没做过大的治疗。这就如哥林多后书所说，“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林后 6:9）。神的医治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神对我和家人的改变，改变对人和事的态度，充满爱和喜乐。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 8:28）

经历神的恩典，一直希望分享自己的经历。在出院后，身体慢慢恢复，返回工作岗位，也积极向患大病的朋友分享神所赐的救恩、平安和喜乐。2003 年非典爆发后，还去医院探访朋友。何以如此胆大？这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林后 1:4）

心愿

没想到的是，十年后的 2007 年，杜牧师癌症复发，我们的查经小组一起去探访她，发现她在身体如此虚弱的状态下，还一直为福地大家庭操劳费心。虽然一直为牧师祷告，但信心也不是很够，不停地问神，为何牧者会又一次遭遇如此苦难？神不是听祷告的主吗？神不是医治者吗？牧者也有软弱，也有身心疲惫的时候，也需要鼓励和说明。感谢神！虽然我们面临苦难，神赐给我们顺服的心，学会一切都要交托仰望。我们一直积极为她祷告，予以鼓励和帮助。感谢神的眷顾，牧师的病情十年来一直稳定，用她的话说，似乎与癌细胞“和平共处”。所以，才有了 2008 年圣诞节我们三人一起跑步上台的场景，福地有这位“家长”才会历经波涛而平稳度过。

感谢

感谢神！祂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赛 43:19）的救主，也是赐生命、平安和喜乐的神。愿劳苦担重担的朋友，都可以到主耶稣面前，放下自我，凡事交托，得享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

奕平

以信心和顺服回应神的信实

十年前，杜牧师癌症复发转移，我心中疑问，神既要大大使用牧师，为什么要让她落在这么大的困境中呢？然而又感到神允许这事发生应该是要考验牧师。伴随着疑惑我给牧师发去了问候的邮件。

在杜牧师离开教会专心治病期间，神让我们看到祂丰富的供应。教会的讲台一刻也没有弹尽粮绝过，除了教会有感动的弟兄姐妹轮番上阵，还来了很多外援支持，让我们借着不同的证道风格从多种角度去认识神。更绝的是，突然有一天听到牧师体内肿瘤竟然静止不动的消息，何等振奋人心。神真奇妙！

一晃十年过去了，杜牧师依然带着静止的肿瘤喜乐地服事着、生活着，且让人感到她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滋润，在感叹神恩典的同时，我也知道牧师个中的艰辛难以言表。从牧师的经历中，我看到神的信实，以及人的信心和顺服。神必按自己的时间成就祂在我们身上的应许，但同时人也要以信心和顺服去回应。

如今，我以一个癌患新贵的身份学习信心与顺服的功课。杜牧师和许多同样的弟兄姐妹如云彩般的见证围绕着我。在灵修与主同行的过程中，我看到主在苦难中活出的完美信心和顺服。在弟兄姐妹不断代祷和自己的寻求中，主以祂不变的信实带领我走出情绪的低谷，使我脱下心里的缠累，专注于神，顺服祂。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如何，但神在掌权，永远掌权。

高岚

十年前的问候信

亲爱的老师：

一直都想向您表达我的关心，但每个礼拜天都感觉你好忙好累，平时又总怕打扰您的工作和休息，所以都没有表达出来，其实主要是不知如何表达。我想我属于那种很想关心人，但表达出来后不但不能带给人安慰，反而要人倒转安慰我。

礼拜天听您说要公布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以为您会说是身体情况好转了，但后来您说的是相反的情况，我竟然没能一下子反应过来。因为每次为您祷告的时候都觉得好平安，而且神让您在以色列看见很多鱼的异像，我一直在想神一定会让您的病情减轻直到康复，让您有更多精力去得人如鱼。但这两天我反复想，为什么情况会相反了（我想我也陷入了问神为什么的境况了）。

今天再次被一句经文提醒和鼓励：“然而，祂知道我
所行的路，祂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伯 23:10）

我不懂得说什么客套的安慰话，就通过这句经文向您表达我的问候和鼓励吧。身体是神的殿，您要好好保重啊！其实这些您都比我懂得多了，我是不是傻气得要命？别笑我啊。若是太累就不用回复我了，我只想向您说出我想说的。

高岚

杜嘉回应高岚姐妹

高岚姐妹最近也因为癌症刚刚做完了手术，医生的断言是：复发率百分之一百。我对她说，上帝说了算。她说，是的，上帝说的才算。大家都很关心她，为她祷告。她本人的信心与淡定，让我心得安慰。

作为牧师，我不想任何一位会友得癌症，但这又真不是我能掌控的事情。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们自然也想逃避苦难，如同耶稣也曾如此向天父上帝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祢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太 26:39）耶稣说的“这杯”，是上十字架受刑的苦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榜样是：若苦难临到是上帝的意思，那就以信心与顺服来回应。

生病肯定不是我愿意的，但既然事情临到，就必须学习用信心和顺服来回应。生病也不是高岚姐妹愿意的，但她如此平静地用信心和顺服来回应，我期待她的见证也能成为别人的鼓励。

医生判她死刑，她却活出荣 耀！

我是2009年来福地教会聚会的，错过了见证牧师生病、化疗、病重、又神奇得医治的全过程，但我没有错过全教会为牧师祷告的场景。

数年来，我一直为牧师的见证而自豪，常常告诉身边的已信者和未信者：“我们教会的牧师，癌症晚期，医院都没办法了，但是神听了祷告，让癌症停止生长，此后十多年一直到今天，牧师一直用癌症末期的身体在健康地服侍着。这独一无二的神迹，告诉我们神是真真实实的。”

后来，我开始害怕起来。万一哪天神把牧师带走了，我此前的自豪不就崩溃了吗？所以，我很关心牧师的健康。每次看到她在寒冷的水中为数十位弟兄姊妹施行浸礼，一浸就是几个小时，我就暗暗担心。第二天总要问：“牧师还好吧？”奇怪的是，我发现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我是把牧师当英雄了，希望她总是屹立不倒，来支撑我软弱的信心。所以，我不敢想象没有牧师的那一天，教会会怎样？我又会怎样？

但是，神不是用绝症得医治来彰显祂的荣耀，而是借着这个事实，来磨炼和陶造祂的仆人，为的是更好的牧养祂的教会。

绝症得医治，许多宗教都有这样的案例，甚至魔鬼和邪恶势力也完全有这样的本领来“证明”它们在这世上的权势。我们只能从绝症得医治中看到一个奇迹（奇迹并非神迹），而奇迹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绝症往往是别人的绝症，得医治也往往是别人得医治，如果被医治的人依然过着老我的生活，这奇迹与我何干？

况且，当年以色列民出埃及时，经历过多少神迹（神

迹比奇迹更大，更有确据），然而他们依然多次悖逆。因此，奇迹本身不能造就人，造就人的是神的生命在人的身上活出来。

我们看到牧师经历过地狱般的化疗，但肿瘤依然扩散，现代医疗宣布无能为力，她就像是经历了死，后来，神使她活着，直到如今。这让我想起了约拿，他岂不是在大鱼腹中经历过死，再复活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更想起了耶稣，为世人死，又复活，复活的耶稣彰显出巨大的荣耀。

是的，神让牧师活着，不是想用活着这个事实来激励人，也不是想用肿瘤停止生长来证明祂的全能，而是让“死里复活”的牧师活出基督的荣耀，来告诉我们神的道的奥秘。正如经上所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

神让牧师身上的肿瘤停止生长，而不是让其完全康复，其实是给牧师一个提醒：你的荣耀来自我，并不是你自己。这就让人无法骄傲。是的，人的英雄，终有崩塌的一天，许多人们眼中的英雄，为了保持这个地位，活得极其辛苦。但这并不是神的本意，也不是神所悦纳的。

每当我看到牧师去探访那些同样罹患绝症的人，只需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和信心，就已经能够使对方满得安慰，强过我们这些肉体健康者的安慰百倍时，我就感恩，归荣耀给神。

我知道，牧师也好，谁都好，都有各自的优点缺点，都有寻常人该有的喜怒哀乐，我们都行走在成圣的路上，都有各自的不完美，但是神的爱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我们也都在等待着那一天，愿神的国降临，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李于

阿门！阿门！阿门！在我们的生活中，超级害怕失败……。当我们一家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拆穿那恶者的真面目时，面对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不觉得辛苦，反而可以更有力地前行，欢呼雀跃地与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所经历的恩典。然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陷入争吵，就无比沮丧，就好像在发问：为何“疾病”不能得医治，接着，把自己关闭起来……。

我们不再向别人强调我身上有何等奇事，而是，你看，你看，你看我们原本如此不堪，但是神却在我们身上彰显了祂的大能……。在生命被破碎的过程，你看，我们的神是如何在运作的……。

佳丽

杜嘉回应李于和佳丽

与李于夫妇经常谈天说地，他们的喜怒哀乐我表示很熟悉。不过，李于弟兄对我的这些看法，却只在这篇文章中体现出来，原来是这么细腻、感性、理性加上灵性。我很开心有这样中肯的弟兄，知道他（包括很多弟兄姐妹）对我很好，但对神更好，作为牧者，真是心满意足了。

李于把文章交给我后不久，他们家庭就添了一位小王子。我是很多第三代福地孩子的祖母级人物，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福地人的话，就要预先决定是叫婆婆还是嬷嬷，或者姥姥还是奶奶。而李望小弟兄在母腹里就确定叫我嬷嬷了。好吧，希望再有一个李爱、李信让这个家热火朝天地沸腾下去。

从听说到深交

知道杜牧是从“听说”开始的。在我信主后，听说广州有一位牧师，经历神特别的恩典，在疾患中仍在服事神；听说这位牧师，蒙受神大大的使用，赐福所事奉的教会，有许多的故事。我就是在这样的“听说”中期待有一天能认识她。

认识杜牧是从“介绍”而来的。终于有一天，杜牧被邀来到我们教会，这才算是第一次见面、认识了。杜牧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得过大病、经过长期治疗的孱弱，而是步履坚定、目光充满洞察力、言语带着权柄与力量的神的仆人。虽然她是大教会的牧师，但对于我们这样的小教会仍然愿意花时间来陪伴支持，无论是在个人生命成长上，还是教会治理与建造上，杜牧的帮助对我和教会都留下了印迹。

这样的认识随着与杜牧的更深接触而感受更加强烈。

杜牧是一位坚持真理、有原则的牧师，她坚持教会福音派的立场，拒绝极端灵恩与成功神学；在教牧实践中，还分享她自己的例子，特别在我的弱项上引导我要有原则。杜

牧是一位有智慧有胸怀的牧师，她坚持用文字来服事神，是少有能正式出版著作的国内教会传道人，从纸质时代到现在的新兴电子媒体，她都在思考的前沿。她的智慧还体现在教牧现场，在我看来的许多难题很容易在杜牧手里成为一碟小菜。当然，教会的处境并不是凡事都能顺人意，听杜牧的分享让我看到她服事的不容易，不单是在上的压力，还有服事中的烦心事。我也看到杜牧在经历这些事的心胸，我本人也很得造就与激励。

杜牧是一位充满喜乐与生活热情的牧师，她的生命洋溢着喜乐，如果不是知道她的经历，外人很难看出她经过

死荫的幽谷。杜牧好美食、喜远足，享受神赐给的一切丰盛，而这样的阅历反过来给教会的牧养带来从上而来的香气。因我们的信仰带给人的是盼望、是人所不能夺去的喜乐。

实在是感恩能认识杜牧，能在她的帮助下牧养教会。她的经历、生命与服事都是神的恩赐，也让我和妻子在服事中看到榜样。

李钢

杜嘉回应李钢弟兄

我笑称李钢长老这一篇像个表扬信，他说这是真实的话。好吧，我只能说这是神恩待我，让李钢长老看到了我生命中比较闪光的一面，因此也得到了李钢夫妇对我的很多尊重与赞誉。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同大多数人看到的一样。我生命中的另一部分，可能只有我知道，神知道，也是需要我自己面对神的。

李钢长老其实不老，很高兴有这样年轻有为的弟兄来承担起教会的牧养和管理的责任。曾经邀请他来我们教会讲道多次，由于他讲道的内容信息量实在太大，于是大家给他授予了“浓汤哥”的光荣称号。但愿他用心熬制的“浓汤”，能把群羊喂养得身强力壮，灵魂兴盛。

几乎忘了她是病人

Susan 说，2006 年底我初到福地教会，因着有杜牧师的粤语讲道，让我倍感亲切，于是留了下来，结束了多年漂泊聚会的光景。

2007 年，我参加了以撒书房每周一上午的分享会，有幸听了杜牧师讲述她如何信主、如何经历车祸大难不死、如何开始牧养教会小羊，还指教我们欣赏和分辨属灵书籍

……。

后来得知，有些弟兄姊妹口中的 DoDo，当时的杜传道，与我有一渊源：她年轻时在家庭聚会里被牧者牧养。后来，我小时候在同一地点被牧者的女儿那辈的兄弟姐妹牧养，那里真是一个祝福了许多人的地方！

2007 年底的双十一，弟兄姊妹一起参加了当年的洗礼和一个婚礼。当天我们看到杜牧师还好好的，神采奕奕，没想到回来后就听说她癌症复发了！

回想过去这些年，我想起了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些片段：

住院不忘传福音

有一次杜牧师住院了，她让我带她写的两本书到医院，就是《聚焦创世记》和《聚焦四福音》。原来她正在向隔壁床的一位阿姨和她的儿子传福音，阿姨的儿子很有兴趣了解更多，所以牧师就送书给他，他接过了书很开心！

原著录制节目

杜牧师原创的《聚焦创世记》和《聚焦四福音》出版后，她有个想法，如果能录制成音频就更好了，可以让不方便阅读的人听书。记得有一次她还亲自进行了试录，发现录制两本书似乎是一个较大的工程，所以先搁置了。后

来有一个机会，我的电台节目需要增加一个灵修小环节，于是想起了杜牧师的书。很感恩，她很乐意授权给我和同事们录制和播出。于是，就有了两套《聚焦》的音频节目。前几年，福地教会与时俱进，开始了微信公众号的服事。其中《聚焦四福音》的音频节目也和文字一起连载了一年，杜牧师开心地向大家推介。

出镜分享见证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杜牧师接受一家视频媒体的采访，她少有的化了妆。当中杜牧师言简意赅地分享了神在她生命中的拯救和医治，让我惊叹神的大能和杜牧师的豪爽，也使我再次想起了杜牧师是一位抗癌病人。

医院为病人施洗

有一天晚上，杜牧师和一位临终病人的家属，及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到医院为那位病人举行洗礼。记得当时杜牧师沉稳庄重地处理了整个过程。第二天得知，那位病人在几个小时后的凌晨安详地过世了，家属非常感恩神安排的时间刚好来得及。

温暖的安慰

多年前的一次，我做了一个小检查，在等待检查的结果，医生循例告知有很小的机率是不好的情况。我记得当时很害怕，打电话向杜牧师述说。她根据自己的经验安慰我，这么年轻估计没什么问题的，不用太担心。很感恩，之后检查的结果果然是小问题。

这些年，杜牧师都在坚持继续服事：讲道，主领圣餐、洗礼、婚礼，探望病人、临终关怀、主持安息礼、哀伤辅导，笔耕服事，鼓励服事的同工们，热心参与社会公益……。

除了得知她的睡眠状况不好之外，我的感觉是几乎看不出她是一个病人，我也常常忘记了她是一个病人。

志坚说，和太太一样，我也几乎忘了杜牧师是个病人。

一来，我 2012 年才来福地，错过了之前大家一同为牧师守望的时期；初来到教会，我见到的是一个中气十足、神采奕奕、笑声爽朗的正常人，这是牧师给我的最初印象。二

来，后面接触多了，知道她的饮食习惯，哈哈，哪有病人这样吃的。

早两年专家的意见还是每天不能吃超过两个鸡蛋（现在又说不要限量，专家就是这样翻来复去），杜牧师就公然在朋友圈里说：我不能受专家限制，我太爱吃鸡蛋了。她甚至还有个工具，以便外出的时候把鸡蛋带着随时享用。

听说杜牧师喜欢吃广东人摆喜酒那种乳猪，我对她说：来我家吃饭吧，我请你吃乳猪，我发现家旁边的酒楼有乳猪卖。自此，乳猪就成了我们同工聚餐会议的保留项目。

杜牧师就是这样，因着有原则，她是个严厉的人，坚持真理的纯正；同时，她也异常地随和接地气，没有一点的架子。

想起当年我和太太向牧师报告开始谈恋爱，我的心情是比见家长还紧张。然而听我们说完，杜牧师第一反应就是：很好啊！肥水不流外人田。接着也没有跟我们讲大道理，反而是像个平常长辈一样，问我们的心路历程。

相信大家都见过这么一张照片，牧师脸上挂着她招牌式的笑容，手里举着两根长长的猪骨。那是一次教会的集体外出活动，午餐的时候牧师发现汤里的骨头很多肉，所以她跑遍每一桌跟我们说：这骨头要啃干净别浪费，不然我就拿这骨头敲你们。

生命一路的成长离不开牧师的鼓励，在婚礼上牧师劝

勉我们：妻子要做才德的妇人，而我要做能在城门口与长老搭得上话的人。在日常教会事务上，牧师奉行一贯的真理严谨、细节放手的风格，让同工们有足够的发挥空间。

牧师说，她只做两件事，第一牧养教会，第二文字服事。感谢神将这样的心志和恩赐加给牧师，我尤其喜欢看牧师写旧事，没有故意卖弄文学造诣，看似平白的文字，内里却带着温度，感染人心。

我们说，深愿慈爱大能的天父上帝，继续大大保守和加力给杜牧师，也眷顾她的家人，使用【好酒留到如今】这个微信公众号，让更多人得到从上帝而来的爱和关怀、安慰和鼓励、力量和盼望，共沐主恩、共证主恩！荣耀归于我们的上帝！

志坚 & Susan

杜嘉回应志坚和 Susan

没想到，我不经意地给别人留下了如此的印象。

说到福地教会的公众号，早于我个人公众号一年多就开张了。对于网络的事情，我总以为自己是愚钝的，竟然可以开设公众号？必然需要很高深的网络技术才可以维护吧！所以，我压根儿就觉得是年轻人的专利。没想到，一年多后，这些年轻人鼓励我说，其实妳自己也可以开一个私人账号啊！有一天，我傻傻地、莫名其妙地在电脑上糊弄了一下，竟然就注册成功了！起了一个既贴切又属灵的好名字：【好酒留到如今】。

当然，我基本上就是负责打字、写文章，编辑的事情统统都是这些幕后英雄做的。其中最“厉害了，我的编辑”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优秀姐妹，我在这里就不多说啦！但志坚夫妇无疑就是我的网络工程师，什么疑难问题都难不倒志坚，什么芝麻绿豆的小事，志坚都不厌其烦地帮我

解决，以至于我也不知不觉地有了不少进步，被他称赞我超越了同龄人几条大街。

我是一个咬文嚼字的人，又坚守日月时间，版面、配图都要求精益求精，还经常突然就想搞点新意思。所以，做我的编辑实在太难为他们了。去年那篇【我的按牧历程】，要赶在6月16日23点59分之前推送，偏偏又遇上了大容量音频推送的限制，很是着急。他们一组三人想尽办法、争分夺秒地终于在差点越过59分的大限之前成功推送了那一篇纪念文章，实在让我又感动又感谢。

我特别满意我公众号每一篇文章的美编。再次感谢那位默默付出的“厉害了，我的编辑”！

你激励了我

2005年初我听马来西亚网络福音节目【活水之声】，节目主持人林丽雯温柔甜美的声音，像天使一样安抚我的心。我好奇地想知道身边有基督徒吗？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给林丽雯发了一封邮件，她把杜嘉牧师介绍给我，我就开始了与杜牧师的相遇。

今年年初，杜牧师邀请我加入【患病中的恩典】作见证，我已差不多忘记了牧师得过癌症这件事，感觉那段经历已经随风远去、了无痕迹……，不是吗？牧师现在精彩讲道牧养教会、四处探访领人归主、奋笔疾书祝福大众……，以度假的心情，走人生的路，丝毫没有曾经两度乳癌并复发转移的后遗症。

但有件事，至今让我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却又禁不住惊叹神的保护和神的看顾。也使我对着神的信心从此被坚立、被激励，2008年开始开放家庭，至今一直在家里接待小组聚会。

2007年与2008年冬春之交，广州遇到超强大寒流。一天，牧师做完化疗回到家，打电话让我送两条被子过去，说她瑟瑟发抖冻得要命。我到了她位于江南大道九楼的房子时，已有几位姊妹围着牧师在为她祷告，我看着牧师脸色煞白，气若游丝地闭目躺在沙发上，即使再加盖两条被子，带着帽子，她的手脚摸着都是冰凉冰凉的，像铁一样。

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祷告，庄严肃穆、紧张凝重的气氛，一下子在我眼前闪现出电影临终告别的镜头……，此间，豆子妈悄悄溜开去厨房翻箱倒柜，找到了几块碎姜和一小瓶红糖，如获至宝地架锅点火炮制姜汤，牧师喝完这一碗辛浓的仙汤，不久，额头沁出了一层层汗珠，然后眼睛慢慢睁开，脸色开始润泽……。“好啦！好啦！”，

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随即欢呼雀跃，相拥而泣，幽冷的房间顿时充满了温暖和生机。

夜深了，大家陆续离去，留下我一人陪牧师。她们理由如此：我没有家庭负担，放寒假了不需要第二天上班，我没多想就“嗯嗯”答应了。半夜里牧师回房间睡觉，让我也在另外一个房间睡觉。当我躺在床上，才发现周围那么静谧、漆黑，好像地窖坟墓似的，间或窗外一束强光扫过，引发了我对地狱火湖的阵阵联想。夜已眠，人却一直未眠，久了，我跳下床要去找个人来陪，我轻轻推开牧师的房间，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息，我在黑暗中凝视着她，平静、平和、安宁、安稳，这倒让我突然一惊：她难道去了天家？妈呀，我怎么忘了守护看管她呢，若果然，我可是福地的罪人啊！幸好这时她很理解地回应了一个小鼻鼾。“杜传道你还活着啊，太好了，你一定要挺住到天亮哦，其他弟兄姊妹来了，我就有交代了……”。悲喜交加、一惊一乍后，我就坐靠在了牧师的床头，那一夜，与其说是我陪她，还不如说是她陪我，迷迷糊糊到东方晨曦微明……。

第二天，牧师醒来后精神饱满，元气恢复，几天后，她就回教会讲道了。

常听杜牧师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怕死的”，以前我以为这是作为传道人、牧师教导人的说辞而已，人怎么可能不怕死呢？那个晚上，我看见了真实的杜牧师，她说的就是她做的，她怎样在讲坛上以真理教导我们，她也怎样在生活中行出来。想起了那首歌《You raise me up》，十年来，我就是一直被主、被杜牧师激励着、鼓励着走上一条从未想过的恩典之路。

李祁平

杜嘉回应李祁平姐妹

如此惊险的一晚，我倒是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只记得，祁平拿来的不止是被子，还有一个取暖器，她高兴地说，终于抢购了一个！因为那次大寒流实在太凶猛了，广州城的御寒东西几乎被抢购一空。我不把自己当病人看待，大家当然很快就忘记了我曾经的惊险，如果不是十年后有感动写下当年的见证，我可能也把许多细节给忘光了。

那个把祁平吓坏了的房间，想想也的确够吓人的：旧城区，顶楼，入夜后漆黑一片，一点声音都没有。黑色的地砖更增加了黑暗的程度，约一百五十平米的大空间，极简的家具以及基本生活品的缺乏，让人很难感受到这是一个住人的地方。一来是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非常低，总觉得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客旅；二来是为了腾出更大的空间用来主日聚会。福地教会在我家聚会多年，直到人数达到七十，无法容纳后才正式进入公共空间。

与我家的开阔冷清相反，祁平家却是一应俱全，样样不缺。她十年时间不间断地开放自己的家庭用作小组聚会，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是很大的。但我每次去祁平家的小组，都感受到特别的热闹和快乐，无拘无束，大家总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而且，一定不缺乏美食。当然，美食的预备，基本上都是祁平妈妈的功劳。这个小组，祝福了无数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他们一定感觉到这个家是明亮和温暖的。

如今的我，生活态度改变了一些，家具布置也像模像样了，稍显生活小情趣，肯定不会令人惊吓了。

顺手牵羊

2012年初，我因肺炎高烧不退，不得不又住入住院。

一个年轻美丽的医生问了我各种身体不适的问题，顶着39°的体温，我有问必答。后来她又问：职业？我说：牧师。她问：婚姻状况？（真是奇怪的问题，与发烧有什么关系？）我说：单身。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忍不住一本正经地问：这，与宗教信仰有关吗？我想了一下，这真是一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问题。最后，我的答复是：与教规没有关系。

以前住医院，一天能见到医生的时间，就是查房那么一会儿，其余的时间，你就自己看着办吧。但这位医生，总是有事没事跑来看我，下了班，换了便服还来我的病房闲聊。我终于明白了，她对我的信仰很感兴趣。唉。高烧很多天都不退，难不成就是为了在医院多住几天吗？于是，我又开始了有问必答的互动方式。

后来，病房竟然热闹起来。邻床的老人家天天跟我讨论信仰问题，她说：基督教信仰样样都好，就是说我是个罪人，我不承认。她的大儿子在旁边起哄了，说：老太太，您还说说自己没罪？这几十年，我都能把您的罪行写一本书呢！老人家一愣一愣的反应不过来，不过最后，她还是承认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好。管我们病房的护士晚上也来参加我们的信仰讨论，最后，这两位都决定要接受耶稣做她们的救主。于是，我们就关上门，在病房里，非常严肃认真地向天父上帝祷告了。

这位老太太住在佛山，腿不是太好，还要用拐杖。但出院后，她竟然每周搭地铁来广州我们的教会崇拜。后来我建议她去佛山的教会，不要跑那么远的路。至于那位护士，她去了她妹妹的教会。住那么几天医院，顺手牵了两只羊，

真是划算。

说回那位女医生吧，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出院后，我继续与她保持联系。某天她值夜班，我说，过来看看妳吧？她说，好啊！我们就在她的休息室又聊起了信仰。那天晚上，她表示要做基督徒。我还觉得有点快了，那老太太是因为马上就要出院了，那护士是因为妹妹已经给她传过福音了，但这医生……，还是多了解一些后再信吧？这是我的想法。但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我一直都希望有一位神，现在上帝都把一位牧师带到我面前了，当然要信啦！如此单纯的信心，我还真是第一次见。专门冲牧师辩论得脸红耳赤的人我倒见得多了，碰上个这样柔顺的医生（大多数医生都是板着脸的，我们太熟悉这样的面容了），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于是，这位可人的医生就在值夜班的晚上做了决志祷告。然后，顺理成章地在教会成长。当年，就洗礼归入基督，归入教会。在洗礼那天的晚会上，她全情投入，快乐无比，用自己的话说，都奔放得破相了。

我没有以利亚的能力，也没有以利沙的恩赐，更不像施洗约翰那样大声疾呼。是神自己把羊带来，我只是个顺手牵羊的家伙罢了。

医生的回应

一般我从不好奇患者的职业，除了病情不再有其他的交流。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是对患者的惧怕和提防（当然，估计许多患者会说他们怕医生）。不过杜牧师是个例外，也是个开始。她是个让人止不住想要亲近、了解的人，我想还是她的喜乐和敬业感染了我。一个肿瘤病人为什么可以这么快乐，一个高烧病人为什么仍然没有忘记传道，如此敬业。一点点的好奇，一点点的接近。终于我通过她认

识了主耶稣，也通过她打开了一扇喜乐的窗。确实，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羊，神自有祂的安排；我们不需要过多的思考，神为我们准备了最丰盛的恩典。

L 医生

她的圣“GPS”

这次跟杜嘉牧师见面，我觉得是那樣的享受，尽情地同享她的坦然，喜悦和平安。

今年夏天我跟她说短暂回国，她说：“我到昆明来看妳吧，十年没见了”。我说：“妳别来昆明，因为我停留的时间很短。妳有可能来合肥吗？我这次肩负重任，要把福音传给我婆婆。”其实，我之前已经请好多人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了，但我没敢想神会派这么“大牌”的人来，虽然我们

是好朋友，但知道她非常忙。

那是个主日，她讲完两场道就直奔机场。我下午才到合肥，就报告她我借到车了，但是不敢开到机场去接她，因为刚回国路不熟。她说：“我挑战妳来接我，马上就教妳装GPS。”哈哈，她太了解我了！我喜欢她的挑战。于是我就在雨夜提心吊胆地开着车去了机场，接到她我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她拿着GPS，不时提醒我一下，我们边聊天边开车，轻轻松松就回到了家。

一起相处了三天三夜，我们觉得像没分开多久似的，什么话题都接得上。她看上去比上次年轻漂亮，与她谈话，感觉就是舒服，醇厚而宽广。我们天天聊到半夜，尝试不同餐馆，看电影，游车河。她认真地讲解她治疗癌症的药怎么吃，起什么作用，她说每天就多这么一个动作，其它没什么不一样。当然，对待传福音她又蛮认真的，我们一起去医院探望我的婆婆，仔细地给她讲解福音，出奇顺利地，婆婆欣然接受了福音！第二天又出奇顺利地给婆婆施了洗。我说了，我只有在一旁泪流满面观看的份儿，“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撒上 12:16）

我和杜嘉 1993 年就认识了，她带我做的决志祷告。那

时她经常来海口，每次来差不多都住我那儿。我们也就正常地做饭、吃饭，去公园散步，去海边游泳，晚上我就去听她讲道。白天我问她今晚准备讲什么？她说还不知道。晚饭的时候，她递给我一张小纸片，说就讲这个！等到听完道，在场人人都说扎心。我发现的一个细节是，她的房间里，总有一本崭新的《圣经》摊在那里（她从不在《圣经》上标注什么，也不弄皱弄脏）。

1999年，她去了新加坡，我们全家去了加拿大，天各一方，各忙各的。后来她得了乳癌，当时我有点懵了，不敢相信。幸好她得到及时治疗，做了手术，恢复得很好，然后她回国了。2003年，我们也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中国，我们的联系又多起来了。

2007年，得到越来越多她癌症复发扩散的消息，然后是做手术、化疗、再手术，和她捧着掉光的头发笑嘻嘻的照片。我记得她发了一封代祷信，竟然是那么简单的几条，都是为家人、为教会。其实我非常不明白，问神为什么是她，我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她，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她那样彻底地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且是完全凭信心生活。最后一次听到所有的治疗果效都不好时，我想可能是到了最严重的时刻了，应该必须去看她了，就是所谓的最后一面吗？其实我没准备好。她说：“妳不要来，那么多的孩子，还是我来看你们吧，反正憋这么久也太闷了，想出去走走。”虽然情理上说不通，不该是她来就我，但是我又希望她来，至少说明她的身体还可以。

我在昆明机场见她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变化真大，生出了很多的白头发，看得出来她实在吃了不少苦头，如她所说的是死了一回了。但精神上又不像个病人，没有一点沮丧忧愁，只是有着运动员体魄的她，爬我家的五楼是那样的吃力。她还是那样欣然地住在我家，看我怎么整

天围着孩子们转。我们一起去滇池边看孩子们骑车，去西山看孩子们爬山，去她一直想去的云大校园，她房间里还是永远摊开着一本《圣经》。她也是非常仔细地给我讲解她吃的药，有怎样的原理和作用，服用的方法。反正她只是认真按照医嘱去做，真没看出有“抗”的意思，就像她说的一样，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我什么都可以问，她不回避。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不知道。管它呢，反正交给神了。”住了一段时间，她该回去了，送她到机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

刚回去，她就传来了好消息，说是再去复查，肿瘤不动了，缩回去了？！我没听懂，她说她也没搞懂，医生说是个奇迹，医生也没搞懂！这个消息非常非常鼓舞我！！原来上帝把大赏赐留给了勇士，“³⁵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³⁶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³⁷ 因为还有一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³⁸ 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来 10:35-38）。

对了，我知道怎么样来形容我对她的感觉了，就是勇敢！全然交上的勇敢！惊心动魄！！我想起了有人曾送她的一幅题字“壮士断臂”。奇怪的是，连我也觉得被鼓励到了，原来一个普通的接待者，神也不会轻看，祂让我亲身遇见了祂。十年过去了，我看到的她更像是生命河流淌到了宽阔之处，那样地自由、释放、平静和安稳。随时随地，你都会觉得她手里握着圣 GPS（God's Planning System 上帝的计划系统），自如地随从祂的引导，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不需要抗争，不需要问为什么，只是去跟从。

张渝

杜嘉回应张渝

以为生命倒计时了，我远足了三个地方：上海、海南、云南。去告别，也是去旅游。去海南和云南是同一个月，分别上了海南的五指山和昆明的西山，我就是喜欢登高望远。

张渝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海南时的好朋友，非常难得的好朋友。她聪明伶俐、热情大方，还特别有艺术范儿。我得到过她无比大的支持与帮助。但奇怪的是，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曾给予他人的是何等大的温暖，直到如今，她还是不知道，无论我怎么说，她就是不知道。她经常很奇怪地问我：像我这样不属灵的人，妳为什么会找我做朋友？我也大吃一惊：妳不属灵吗？如果总是觉得自己不够爱主、不够爱人都不算是属灵的话，那什么叫属灵呢？

我们就是这样“彼此都不能理解”地成为了事实上的好朋友。生离死别的时刻，能够打“飞的”去再见一面的，不用再找理由，都是生死之交了。

第三部分 云彩般的见证人

赶逐鬼皇上

前周有一弟兄的哥哥意外身亡，为了让嫂嫂有更好的承受力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弟兄选择了先向嫂嫂传福音。

当嫂嫂阿兰（化名）开口要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她忽然变了凶恶的面容，狂躁起来，大声嚎叫着要冲出马路撞车，整个人都疯狂了，要几个大男人才能够拦住她（当时在场的乡亲很多）。

接到电话后，我与两位弟兄立即坐长途车前往出事地点。

阿兰十分瘦弱，但疯狂起来的时候力大惊人，我们在赶鬼的过程中，都需要四五个人用力制服她。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污鬼出去！几个小时过去了，一只一只污鬼登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要求，不同的鬼脸，后来都一只一只出去了！它们有些咆哮如雷地咒骂，有些可怜兮兮地哀求……，等到阿兰清醒过来，我开始带领她做决志祷告，一句一句她都跟着我说了，但到最后说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她又忽然奸笑起来：“嘻嘻嘻，我骗你的！”

实在恼火！若不是那鬼是附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真恨不得一拳打过去！

弟兄们商量以后，决定先不管她。随即向在场的十多位乡亲传福音，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魔鬼的凶恶以及耶稣基督的权能。结果，在场听道的人全部决志信了主！这真是魔鬼无法预先知道的，坏事变成了好事。

这样，对付魔鬼的阵容就壮大了！最后一只不愿走的鬼，自称为“皇上”，摆出一副皇上坐在宝座上的姿势，用河南话（因为我出生在河南省，所以知道），打着官腔，

很权威地要我们停止赶逐它，因为它做的都是好事。我忽然觉得瞒着阿兰她丈夫身亡的事实也是给魔鬼留了地步，于是，由弟兄大声训斥“鬼皇上”：“你撒谎！你干尽坏事，我哥哥就是被你害死的！”话语一出，那鬼嘀嘀咕咕，声音越来越小，样子十分软弱……，阿兰清醒过来了！她好象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过了十来分钟，她忽然问：“他是不是死了？”……撕心裂肺地痛哭，让在场所有人都十分悲伤……。但是，上帝的安慰明显临到她！她能够说，感谢神，上帝会帮助我们的（他们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鬼皇上”仍然不时来搅扰，我们奉耶稣的名问它为什么不离开？它说：“是阿兰请我到她家的，她必须好好地请我走，不然我去阎王那里告你们不合法赶逐我。”我喝令它不许乱说乱动，基督徒与鬼没有条件好讲。等阿兰清醒时我问她，是不是家中有一个“皇上”的牌位，她说是。当“鬼皇上”再来扰乱的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它回去那个牌位上面。

于是，我们连夜坐车前往吴川县阿兰的老家。由于十分疲倦，我们一行三人一上车就睡着了。两个小时以后，我忽然醒来，发现车子还在广州市区！原来，那雇请的不信主的司机每次都入错路口，一直在广州兜圈子。原来真的是“鬼遮眼”，魔鬼不让我们去捣毁它的老巢。（后来知道，开始赶鬼时，我曾经发短信给某师母祷告，她的电话机忽然坏了，拿去修却说没有坏）。我们决定换司机，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

到达时已经早上七点多。唉，乡人那种迷信啊，实在让我们痛心！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清除了四大袋子偶像与迷信物件，包括很多与鬼的契约。挂上【基督是我家之主】与十字架的标记，原本阴森森的屋子顿时变得清明明亮。另外两个乡亲也信主了。

我临去吴川之前，给了阿兰两颗安眠药，希望她能够睡到中午（她来住在我家）。但也嘱咐看守她的弟兄，当我们拆除偶像的时候，可能她又会发作。果然，正在那时，阿兰在睡眠状态下起来狂叫，大概一个小时后才平息，又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偶像除掉以后，我们又赶回广州，因为第二天是主日。阿兰一夜平安。

可是，当崇拜一开始，原本正正常常的阿兰忽然大大发作，比之前更加厉害，目光之凶恶令人毛骨悚然，它嚎叫着今天必须杀死阿兰，不许她信耶稣。于是，全教会在没有任何预备的情况下，一起同心合意地赶逐这“鬼皇上”。我问它：“昨天我清除偶像的时候，你躲到哪里去了？”（我想起了昨天找不到它的牌位），它狰狞地笑着：“我不在家里，预先走了”，它嚣张地说：“我是皇上，权力很大，你们不能赶逐我”。我说：“我是牧师，比你更大。主耶稣之名胜过你们的鬼王撒旦，你必须出去！”……第一堂结束之前，那鬼忽然无声无息地走了，弟兄姐妹都很振奋。

我想着，不对，我们清除了偶像，这“鬼皇上”不可能还这么猖狂。于是问阿兰，那牌位哪里去了？阿兰说，因为她害怕，所以，听从了“鬼皇上”的条件，在我们还没去到家乡之前，就发手机信息通知其他人按照“鬼皇上”的要求送上什么果品之类请走它了。这真是一个大破口！

我们只有 15 分钟就第二堂崇拜了，我打算让阿兰在第二堂公开为这事认罪悔改，彻底离开偶像。

谁知，第二堂还没开始，“鬼皇上”又来了，比之前更加凶猛！……后来全教会祷告，终于制服它了！我想，必须马上为阿兰洗礼。当她公开宣认到一半的时候，阿兰的身体猛烈抽搐，那鬼大大地嚎哭，尖叫着彻底出去了！

阿兰终于可以自由释放地祷告，唱诗敬拜上帝了！

一周过去，阿兰十分平安，每天读经祷告，也从上帝

得着安慰，有力量面对丧夫之痛，对前途充满信心。主日崇拜，她也十分宁静，并说全部明白讲道的内容，很渴慕圣经的话语。

这件事情，大大增强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并有很多人认罪悔改，彻底离弃偶像。接下来的主日是奥运会，我还担心很多人通宵看直播不回教会了，然而，主日当天教会却是座无虚席，人人渴慕敬拜上帝。

是的，圣经的话语坚定在天，没有转动的影儿。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约壹 3:8 下）

“¹⁸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¹⁹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路 10:18-19）

魔鬼的作为是真真实实的，基督的权能更是真真实实的，愿我们都能靠着主耶稣的圣名得胜仇敌，更不给魔鬼留半点地步。

弥留中的神迹

刚才，就是在刚才，乐乐姐妹发信息给我，说妈妈快不行了，可以在电话中为她祷告吗？我说可以。我请乐乐把手机放在妈妈的耳边，乐乐说，需要免提吗？我说，不需要。然后，我通过电话为乐乐妈妈祷告，求天父上帝按照祂美善的旨意，释放姐妹肉身的病痛，派天使四面环绕她，让她的心中充满了基督耶稣的平安，没有惧怕，只有喜乐和安息。祷告完了，我清楚地听到一声“阿门”！后来我问乐乐，是不是妳说的阿门，她说不是，她听不到我的祷告。瞬间，我们两人都深深地感动了，这是神的作为！然后，我再在电话中跟乐乐妈妈说话，告诉她，可以放心，乐乐在教会中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有牧师照顾她。也请她以后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以后我们还会再见的。说完了，乐乐拿过手机，对我说，妈妈刚才高高地举起了左手！感谢主！我们都相信，这是神迹！

曾看到一些报道说，人的听觉是最后失去的。所以，人在弥留之际，可能不能说话，不能动作，但周边的人说的话，他还是能够听见的。因此，如果在即将逝去的人面前争夺家产，或者说一些不恭敬的话，对这个病人来说是非常残忍的。而我，会经常鼓励基督徒，即使在病人昏迷的状态下，仍然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是能够听见并有所回应的。这样的事情，在我多年的服事中，经常发生。

1999年，我的舅舅患了肺癌晚期，医生说，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后来，他确实是准准一个月后离世）。虽然我们多年给他传福音，但他都是笑笑没有正面回答接受与否。这时，他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我在新加坡，学院以不是直系亲属不能请假为由拒绝批假（顺便说说，我觉得这挺没人情味的），我妈妈等家人在国内（那时候去香港，

要申请很多手续，不像现在刷个卡就可以过去）。我只好打电话到香港，请一个姐妹过去再传福音，确定他的信仰。后来姐妹告诉我，舅舅做了决志祷告（再次感谢美美姐）。等我妈妈申请通过去到香港的时候，舅舅已经昏迷了，不能说话，没有自主动作几天了。我妈妈就在床边跟我表妹说话，担心舅舅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呢？她们说着说着，就看见我舅舅的手在抓床单。我妈妈在临终关怀这方面是颇有经验的，马上对我舅舅说，你是不是听见我们说话啊？如果你是真的信耶稣，就做一个动作表示一下吧。我舅舅起先是抬了一下手，后来，他艰难地，但尽力地，把手高高地举起！我妈妈流泪了，说，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你是真的信耶稣了！可以把手放下来了。他这手一放，直到离世，都没有再动过了。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清楚地看见并确信，舅舅是属于上帝的孩子，他去天堂了。

又有一次，我要独自一人进入重症监护室去为昏迷了很多天的老弟兄洗礼。病房中的几个病人，全部都是昏迷的状态，没有一点声音。门一关，我才发现，我忘记带水进来了！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不可能问医生护士要水，进来探视也只能几分钟（况且我还是冒充的亲属）。但是，当我走到老弟兄床边的时候，发现他的小桌子上竟然端正地放在一杯水！我轻轻地对他说话，为他施洗，为他祷告……，他没有特别的大动作回应，却稍稍地点了一下头，脸上很有荣光。我出来后，把情况告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都十分惊讶，他根本不需要喝水，那杯水是怎么来的？他好多天都一动不动了，怎么会点头呢？反正，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昏迷中的病人，他们未必听不见。要传福音，要抢救灵魂，即使在弥留状态中，也还来得及！

奔向永恒

2018年1月21日下午，近五百人参加了朱君培弟兄的安息礼，人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但人群井然有序，平安如潮。

当我回到家中，紧绷了一周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我承认，我压力山大。

朱君培弟兄安息主怀这件事，无论在我个人，还是在教会，在网络上，动静都显得有些大，完全与他生前的谦卑低调逆向而行，连我都有些惊讶了。朱君培，这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生物老师，居然信了耶稣？这让他生前的领导、同事、同学、学生都震惊错愕，难以置信，各个群都像炸了锅似的，关于灵魂，关于信仰，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

我不参与这些讨论，我只想平铺直叙地讲述一下君培的故事。

约在十年前，君培太太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虽然君培对妻女的信仰大惑不解，但听说这个牧师身体不好，他就亲自去市场买了乌龟来煲汤。他做得很自然，却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感动！做牧者快三十年了，很多未信主的另一半，都是非常讨厌我的，因为他们认定了牧师就是个骗子，骗走了他们的另一半，我是个常常被人无端仇恨的人。那一锅乌龟汤，我会叨念一生。吃完饭，我走了。没想到，他对太太说：妳的牧师那么漂亮啊！我听了都哑然失笑，漂亮啥啊？刚刚化疗之后不久，憔悴着呢！

八年过去，我们没有再见。他不反对妻女信耶稣，但作为一名兢兢业业的老师，他把孩子的学业与前途看得无比重要，总是担心女儿因为主日回教会，浪费了时间，影响学习。同时，他又经常问太太说：牧师讲道有那么好听吗？

每个礼拜都要去，回来还那么高兴的样子！妻子的回答总是说：是啊，很好听，像充电。他就总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好生奇怪，很想知道这牧师用了什么教学方法。这些，都是他太太告诉我的。等到后来君培弟兄总是坐在第三排听我讲道的时候，我都禁不住想，他来观摩我的“教学方法”了。妻子女儿最大的心愿，就是君培能信耶稣，所以，从不间断地为君培祷告。

某一年，君培太太因为生病住院，各种指标都高度怀疑是癌症。那一次，他慌了，承认说，他很害怕，突然觉得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死亡是如此的可怕。太太安慰他，说有永生，不怕。后来，大家祷告后都有平安，病情奇迹般逆转，君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想，他该信耶稣了吧？不过，他还是未信。

2016年7月的某个晚上，君培太太打电话给我，说君培检查出肝癌！瞬间，我从头凉到脚……，我心疼瑞凤和雅萱啊！隔天，瑞凤对我说，女儿雅萱知道后，很平静地说：神会看顾我们的！这是一个才高三的孩子啊，不过，她信耶稣已经十几年了。

君培手术过后，我这个在他眼中看来很漂亮的牧师，去肿瘤医院看望他。他非常恭敬有礼，坚持坐着跟我说话，直到我坚决让他躺下。我跟他谈信仰、讲见证、送上我写的书。他说，他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其实，君培有一个医生朋友，坚持给他传福音很久了。这次，这个医生也着急起来，说他时间不多，必须赶紧信主，必须赶紧受洗礼。君培后来真的信主了，思想是怎样转变的，我真不知道，但他生命的转变，我倒是看得清清楚楚！原来的他，不苟言笑，非常严肃。但信主之后，脸上总是显出喜乐和平安，那种祥和淡定，高级演员也演不出来（他后来公开见证说，其实看到病理报告后，他吓得全身发抖，

声音都沙哑了)。

那个基督徒医生一直催逼他说，赶紧请牧师单独给你洗礼！我想，如果君培要这样做，我也会愿意为他施洗的。但君培弟兄却坚持说：不，我要规规矩矩地等教会集体洗礼的时间。用抓狂来形容那医生也不为过，因为这一等，就是三个多月。

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君培用他钻研科学的认真态度来研读圣经，他使用的是研读本圣经，很快就通读了一遍，再加上大量阅读其他的属灵书籍，在理性上，他真的过关了。而对神的恭敬态度，他表达得比妻女还要敬虔，每天晚上一家人一起查经祷告，而且是由他带领。祷告的时候，还必须是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其实，我们都难免会怀疑他可能是“临时抱佛脚”的那种信仰，但他多次强调，我真的信了耶稣，不要怀疑我。某天晚上，他睡着了，梦中大声喊着说：“要赞美主！”太太还没睡着，应了一声：“阿门！”然后，看他没反应，他的确是在深深的睡眠状态中。君培真的信了耶稣，妻子女儿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雅萱说：只要爸爸是真信耶稣，我就不怕了。而君培到了要回天家之前，他对我说：只要妻子女儿一生跟随耶稣，有神的保护，有弟兄姐妹的陪伴，我就放心了。

由于君培身体虚弱，不能参加教会的洗礼班学习，我就让瑞凤给他单独上课。然后，我去他们家，当面确认他的信仰。我不知道，那天，他像小学生考试一样的紧张。不断地问太太，不知牧师要问什么呢？答不上来不让我洗礼怎么办呢？他一整天都在预备“考试”。谁知……，我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你真真实实，的确确信耶稣吗？他坐直了姿势，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相信！然后我说，我同意你洗礼，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后，然后，然后

……，他认认真真地问了我很多圣经问题。整个晚上，他

们一家很喜乐，我也很喜乐！

2016年10月16日，教会洗礼。他是肢体语言最恭敬的人，九十度鞠躬状态；他是回应祷告最恳切的人，句句都说“阿门”；他是最用力握紧我手的人，表达对洗礼的高度重视；他是洗礼后唯一拥抱我的弟兄，喜乐溢于言表。不知是谁，拍下了君培洗礼后与女儿的照片，成了永远的经典。雅萱说：自从爸爸信了耶稣，我的嘴都笑到快裂开了，合不拢。真的，确实如此。

接下来的一年，君培的病情高高低低，时好时坏。但他几乎每周都安静微笑地在教会出现，总让人感觉到平安。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坚持不懈地研读圣经，对神的恭敬一如既往。他多次表示，信耶稣后，不怕死亡了，也相信，如果神要医治他，是很容易的事情。更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心胸非常宽广，他开始热切地希望他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都能信主，这样的关怀范围是非常广阔的（他在广雅中学教了22年书，桃李满天下），也显示出，他信主的确不是单单为了病得医治。他曾经写了七千多字的信给家人，详细说明了信耶稣的理由和过程，以及迫切希望家人信主的心情。

我印象中，君培弟兄在教会分享过两次，他预备讲章的认真态度，连我都自愧不如。一次是对慕道朋友谈【信耶稣的好处】，第二次是对弟兄姐妹分享【患病中的信心历程】。以我的“职业敏感”，我立即感觉到，君培弟兄可以成为一位好牧师！这一点，我在教会公开讲了很多次。我问他的意愿，他说必须要好好祷告。真的，从此之后，他无比认真地为此事祷告。但他对我说，我是很愿意做牧师，不过好像神没有回答我啊！我心里知道，让君培做牧师，是我的想法，但我又很顽固地想坚持我的想法，认为我的想法是最好的，如果君培离世，真的是非常重大的损失。

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努力地祷告神，希望神医治他。

神迹没有按照我们希望的那样发生，君培的病情在恶化。在家里时，我去探望他；在医院时，我去探望他。我都搞不清楚我是关心他病得医治，还是关心他要成为将来的牧师。但无论是出于哪一个动机，我都觉得，他已经成为我每天祷告的一个牵挂。他自己却说，休息的这段时间，能够在家买菜煮饭给太太女儿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太太后来告诉我，他拿不动了，就把肉菜背在肩上）。某一天，我又去他们家蹭了一顿他煮的饭。临走的时候，他竟然送了我一大束预先买好的鲜花！我很不好意思地，拿着那超大束的鲜花，登上了 88 路公交车。

最后的日子，君培是在医院度过的。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很高兴。我问他有什么愿望？他坦然地微笑着说：第一，如果神要医治，就快快医治；如果要回天家，就快快回，不要辛苦家人照顾。第二，去世后，一定要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告别礼。他做不成牧师了，但要让他所有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同事学生都知道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答应了他第二点愿望。但我心里知道，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要举行基督教仪式的告别礼是何等的困难！这种困难之大，我在这里都不方便讲了。但我祷告说：神啊，帮助我们！

君培一直相信神可以医治他，但他也做好了人应该尽的本份，把所有后事都处理得清清楚楚，妥妥当当，几乎可说是滴水不漏。他不但很早就给女儿设计了十二个课程，亲自教授，还在预期自己不能清楚表达意愿之前，让女儿专门从大连飞回来一趟，认认真真地跟女儿谈了话，把一切事情都交代好了。但女儿还是希望爸爸能够坚持到她放寒假回来，这对病重的君培来说，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他忍受着痛苦（一个月）。终于，女儿提早了两天回来，陪了爸爸三天。在最后时光，太太和女儿亲眼看见他的脸

皮发光，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妻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害怕！”然后，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不要害怕！”在圣经里出现了 365 次。神要我们天天都不要害怕，因为神爱我们，保护我们。有神在，怕什么呢？

君培在最后的时间，特别关心天家乐园是怎样的？认真地研读启示录。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 14:21）这句话在君培身上应验了！神至少两次向他显现。

第一次，他很高兴地对太太说：我梦见圣灵了，非常喜乐！太太说：是梦见耶稣了吧？但他坚持说是圣灵。由于我们都没有肉眼看见过圣灵，所以，我也不敢回应什么。但君培的喜乐是真实的，让我们不能否认，他真的遇见了神。

第二次是白天，大家都累得睡着了。忽然，他拍床呼叫太太说：我太高兴了！神给了我三个饼！他知道，他真的要回天家了，不但没有害怕，竟然还心驰神往。三个饼！我听心里真是何等安慰！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所信仰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而神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喂养我们灵魂的。旧约有逾越节，新约有圣餐礼，都是与吃饼有关。旧约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吃三张饼，其中一张藏起来，让孩子们满房间去找，表示人要寻找神；而新约的圣餐礼吃一张饼，表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生命体。君培弟兄渴慕神，寻找神，神就主动向他显现了！这是神对君培的完全接纳，这是君培享受的完全满足。这三个饼，是直接来自神而来的礼物。

君培安息主怀，我也很难过，这种难过，其实是对瑞凤和雅萱的疼惜。就在那几天，密集地收到几个相熟相识

的主内肢体离世的信息，我都觉得心里堵得慌，加上安息礼各种安排上的高强压力，我必须得找个安静的地方祷告、默想、喘口气了。我住在海珠湖附近，那里就像是我家的后花园。我呆看着落日慢慢下沉，就如生命即将消逝一样，心中满是忧伤。忽然，我留意到湖中落日的倒影，骤然看去，仿佛比天上那个落日还要真实。但，我深深地知道，天上的那个太阳才是真的！太阳并未落下，它在地球的另一端，正在冉冉升起。我轻轻唱起了【日落之那边】这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歌，心中得到了真实的安慰。

十年前，我癌症复发转移、化疗无效的时候，君培的太太迫切地向神祷告说：不行，她现在还不能走，我的安息礼要她主持。十年后，竟然是我要主持君培的安息礼！感慨万千都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感受了……。

如今，朱君培弟兄的安息礼已经圆满结束。我完成了他交给我的托付，这个在这片土地上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轮到我大大地松一口气了。

【日落之那边】

日落之那边，赐福之早晨，在天堂乐境，与主相亲；
劳碌尽完毕，荣耀之黎明，日落之那边，永远欢欣。
日落之那边，云雾尽消去，无风暴威胁，无忧无虑；
荣耀快乐日，永远快乐日，日落之那边，欢乐不息。
日落之那边，主亲手引领，到父宝座前，见父荣面；
同在荣耀中，主伸手相迎，美丽的那边，直到万年。
日落之那边，故人乐团圆，亲爱者久别，欢喜相见；
在天家美地，不再有别离，日落之那边，欢乐永远！

追忆谭婆婆

谭婆婆平安，您在天国一切都好吗？

记得 2018 年 11 月 18 日，是我回坦桑尼亚的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在养老院见到您的日子。

那是一个安静的午后，我和我母亲经护工和其他住院老人们的指引，左转右转，找到了您的房间。您不在，同房的另一位老人说，您下楼散步，跟人聊天去了。

“谭婆婆啊，她很活跃的，爱跟人打交道，在房间里待不住的。”碰巧进来查房的护工这么说。

这并不出人意料。早在那天之前，就听您的女儿杜嘉牧师以及认识婆婆的弟兄姊妹们描述过您那好客健谈的个性以及与此匹配的传福音的恩赐和火热。“她每年传福音的目标人数，不是三个四个，而是三十个四十个！”杜牧师如此说。很多时候，您都是在给重症病人传福音。在人病入膏肓、既脆弱又绝望的时候，能突然听见有一条道路通向无病无痛无泪无灾的永生，该是多大的安慰呢。

过了一会儿，您回来了。您知道我们会来，很热情地欢迎了我们。怎么说呢？您其实跟我想中的很是一样，却又很不一样。一样的大概是那份意料之中的、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平安和喜乐；不一样的，则是您那不一般的、有别于其他绝大部分老人的神采奕奕。

之所以会惊讶，因为您不仅是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按身体状况来说，还是一位病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小病。我们知道，婆婆您患有直肠癌，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很多时候疼痛难忍，在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都是靠神的恩典，靠着祷告撑过去的。估计也正是因为消化系统的问题，您看上去比一般的老人要瘦小，却并不瘦弱，也不带什么病容，反而因为清瘦，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让

您更显得精神矍铄。

我问您，生病会不会觉得特别辛苦呀？您淡淡一笑，说：生病哪有不辛苦的，不过主的恩典总是够用的。您也告诉我们这是您在地上最后一个家，话语间流露着肯定和轻松，仿佛早已数算了自己在世的每一天。交谈完后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您对主说：“主啊，谢谢祢保守我在世上的日子，我知道我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我也感谢祢拯救我的灵魂，使我可以认识祢，为祢去做工，求祢赐给我力量，让我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祢知道我的软弱，求祢看顾。”

“走！我带你们到处参观一下。”您二话不说，迈开步子就走出门去，我和我母亲赶紧追上您的脚步，跟在您身后暗暗对彼此说：老太太还真有劲头呢……。

您带我们去看了疗养院的各种娱乐设施、小型影院，又逛了逛楼下的花园、庭院和健身器材园区。途中我们遇见一位坐轮椅的老人家，您走过去跟她打招呼，用粤语问：老友，怎么今天这么不开心啊？

轮椅婆婆说：不舒服嘛，怎么开心得起来啊，像你一样就好咯，整天都有精力笑嘻嘻的。

您说：不是跟你说了好多次嘛，你要信了耶稣，肯定比我还要有精力、还要笑嘻嘻！怎么样，要不要信？

轮椅婆婆：要真是这样我肯定信，你可不要逗我开心哟……。

您说：信耶稣是很认真的一件事，谁逗你开心啦！现在我有客人，晚上再找你聊。

轮椅婆婆打趣：好啦好啦，就你客人多，快点走吧。

如此毫不拐弯抹角、甚至不带开场白的传福音方式，可真是不常见呢，不知道很多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顾虑太多、小心翼翼，才会在传福音的道路上踌躇不前、不进

反退？

随后您还带我们进了食堂，那时是下午五点半左右，热气腾腾的饭菜刚上架。您招呼我们：快过来挑一挑，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我请客！

不巧的是，我和我母亲那天因为午饭吃得很晚，所以还没有饥饿感，便谢绝了。您便自己点了一碗番茄蛋花汤、一小份青菜和一点米饭，开吃之前，您这么祷告：主啊，谢谢祢，吃了这些食物之后，我一定会有力量奔跑前面的道路。阿门。

我当时想，这前面的道路，是指天路？还是传福音的道路呢？再一想，或许都是，又或许这两路，本就是一条。就在那一天，我离开了广州，回到了东非坦桑尼亚我所服事的马赛原始部落里。我所在的德国机构，在这里建有小学（650名小学生），和儿童之家。当时我们的儿童之家收有54名四至十四岁年龄不等的孩子，几乎都是家庭极其贫困的，也有很多是父母因重病、精神障碍而无法抚养他们的。这些孩子们全都在我们的小学上学，也在衣食住行和属灵方面受我们全面监护。

记得那是一月份中旬的某个下午，我带两个感染了伤寒的孩子去附近一个有手机信号的小镇上看病，正在陪孩子们打吊针的时候，微信突然收到了杜嘉牧师的信息，她告诉我，谭婆婆在12月30号时安息主怀，1月6号是安息礼拜，而安息礼拜之后，他们一家决定，因为谭婆婆生前总爱伸手帮助在困苦患难之中的人们，所以家人们想将安息礼上收到的帛金，加上家人额外的补添，共6.8万元，奉献给马赛部落，为儿童之家修建新宿舍而用，相信这也是谭婆婆的心愿。

听到谭婆婆已回天家的消息，我丝毫不觉得伤感，因为知道您到了一个比地球美好成千上万倍的地方，不再有

疾病和疼痛，而且，以您在地上所传过的福音、所收获的庄稼，到了天上肯定也是老友多多，绝不会无聊寂寞的。

但令我惊奇感叹的是，主的恩典实在是远超过人的所思所求所想所愿。那段时间我们恰好正为修建宿舍的资金祷告，因为孩子不断增加，加上我们也想走访、寻找更多有需要的贫穷家庭，让他们的孩子获得受教育和听福音的机会。结果天父突然就预备了，还是如此地丰丰富富，可见祂爱这些孩子们的心，是何等地迫切。

一个月后，校舍的修建工作便正式开始了。但因为我们在的马赛原始部落地区，地缘偏僻、无论是交通状况还是道路状况，都不是一般的落后，因此各种建材的购买、运输和工人的征聘，都不像城镇地区那样容易，如此一来，修建工作一点点地进行，直到2019年12月份，才全面完工。

新的宿舍有三间大房，两间足够24至30名孩子住宿，另一间则成为了宿管一家的小套房。安排妥当之后，12月24号那天，我和同工们乘拖拉机再换摩托车再到步行，进入了人烟稀少的荒原，做田野调查，寻找那些失落于部落深处的孩子们。那时正碰上雨季，动不动就是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动不动便又瞬间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有时走到了悬崖峭壁边，感觉像是到了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却还是惊讶地发现，就是在这里，还是有人生存着，过着一无所有的日子。

因为天气不好、路烂难行，那一天我们不得不就宿当地一位老师家里，吃了她炒的一点面条，挤在牛皮榻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圣诞节早晨，继续上路走访。

最后，我们找回了28个五岁至八岁不等的孩子，其中的20个小女孩，加上我们原有的10个稍大些的，30个孩子，全都住进了由婆婆您一家奉献修建的宿舍里。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突如其来的恩典，他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进学校、

更别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因着天父的爱，他们的生命，从 2019 年的圣诞节起，就被彻底地翻转了。圣诞节真正的意义，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您生前爱传福音，如今您在天家看见，因为您，部落深处也获得了听见福音的机会，想必您一定会更加“笑嘻嘻”吧！将来的某一天，这些孩子们在天家遇见您，叫您“婆婆”的时候，您可不要太惊讶啊！

最后，愿主亲自祝福杜嘉牧师一家及教会所有时常在祷告中纪念马赛、也在经济的短缺上为我们加添力量的家人和弟兄姊妹们，天父就这么伸出了手，摸着了你们的心，然后祂再拉着我们这一小群人深入部落，去拥抱那些被世界遗忘的孩子。

以马内利，主恩同在。

陈又礼

不做牧师做老师

——纪念基督教教育专家吴兰玉博士

吴兰玉老师是印尼华侨，基督徒世家。祖父母是宋尚节的好朋友，每次宋博士到印尼布道，都住在他们家里。吴兰玉老师十八岁就奉献给神，神学毕业后大约做了一年传道人，就转去印尼玛琅圣道神学院任教。五年后赴美继续深造，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然后，一直在新加坡神学院任教达二十五年之久。她的确是一位非常热爱神学教育，热爱新加坡神学院的老师。

1999年，我无比新奇地开始了在新加坡神学院的学习生活。吴兰玉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坦率说，第一印象真不好。她表情严肃，基本不笑；她要求严格，不近人情；她分秒必争，除了学习，别浪费时间跟她说无关的事情；她打分苛刻，按照交作业的时间，我们组提早了十分钟，结果分数降了一级，理由是讨论时间不足；她教我们怎样同时做三件以上的事情，怎样眼球一转就看完一页书（希望读者们不要这样看我的文章，我可是连标点符号都认真校对的人），怎样快速有效率地做事，连去超市买东西的路上都要用来思考神学问题；甚至班会同学们轮流祷告的时候，她都要规定每人不许超过多少句话，时间到了就必须立即停止。我们被训练成一班高效率的团队，但感情却鲜有交流的机会。我很纳闷，来神学院就只是为了把书本灌入脑袋的吗？

她非常强调“教室无死角”，在授课的时候，决不允许有人不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也绝不允许有人打瞌睡无心听课，她几乎从不多讲一句废话。她的观点是：如果有人听课打瞌睡，首先反省的应该是老师，第二才是学生。所以，事实上她是对自己非常严格的人。不可否认，她的

教学风格对我影响深远。我毕业后牧会多年，讲道多年，谁打瞌睡我都一目了然，若多几个人打瞌睡，我便会深刻反省自己。

开学后不久，我舅父在香港病危，我非常想请假飞香港一趟，就去敲门问吴老师。她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舅父？又不是爸爸，为什么要请假？我说，是的，我很爱我的舅父。她就说：妳去问教务处吧，我又不能告诉妳 yes or no，然后直接把门关上。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后来，由于神学院制度的各种僵化，最终我不能请假去见舅父最后一面。

我舅父去世后都有大半年了，某天在校园遇见吴老师。她突然想起来问我：妳舅父怎样了？我说，已经离世了。她又问：信主了吗？我说，信了。她就展露出少有的笑容，张开双臂耸了一下肩说：那就没有事啦！我很愕然，来不及反应，她已经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步履轻盈。Oh, my goodness！难道吴老师当年没有学过【人际关系】和【辅导学】？

一年过去了，马上就要换班主任。在最后一次班会上，吴老师用非常诚恳的语气对我们说：我请你们大家原谅我，我不够关心你们，也不够体谅你们……。不过，我想真实地告诉你们，我天生就是这张不会笑的脸，为这张不会笑的脸，我自己也很痛苦。虽然我蒙上帝呼召去读了神学，毕业后去教会做了一名传道人。但我发现，没有一个信徒找我谈心，但另一个传道人却忙到晕头转向，无数人向她讲心事。我就禁食三天，哭求上帝改变我这张脸，但我的脸还是没有改变。后来，我接纳了自己，知道自己不适合牧会，就改为到神学院教书。神学生都是将来要牧会的传道人，从我这里受一点委屈，相信你们还是能承受得起的。

全班同学寂静，而我，是哭了。就在那一刻，我们全班同学都觉得吴老师特别真诚可爱，我也从那一天起，真

心敬佩并爱上了吴兰玉老师。

由于对吴老师不再敬而远之，我们的私人关系竟然可以特别好起来。假期通常我都不回国，她让我帮她整理书稿，我第一次觉得，出书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嘛！我的中文好，她让我做她侄女的中文老师，所以我可以去她家教课。看到她的家，除了书，还是书，其他的生活用品少之又少，我感叹，做个博士真不容易！我教她的侄女用中文讲很多笑话，但只要她一进家门，我们就心照不宣地一本正经起来。她知道我是运动员出身，问我她游泳总是游不快，是什么原因？我心想：游那么快干嘛？但我还是对她说：让我看看您是怎么游的？后来我一看，知道她游不快的原因就是心里太着急而动作不协调，她规定自己游几个来回就上来，所以，还是争分夺秒惹的祸。我点拨了一下，她就更正过来了。吴老师做什么事情都一丝不苟，包括游泳这些本来是休闲活动的事情。

吴兰玉老师写了很多书。无论教学还是写作，她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她不断地提醒我们，必须把重要文件保存好。但人生总有遗憾，再谨慎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以前我用的 286 电脑，连奔腾都算不上，总是不停地坏这坏那。有一次实在找不到人修理，吴老师竟然愿意用她的宝贵时间来帮我重装电脑！她说：我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电脑坏了，而存有一本书资料的软盘也坏了，结果，整本书的资料都丢失了！我哭了好几天……，坚强的吴老师也哭了！我不知道这本书后来有没有重写出版，但我还是替老师觉得心疼。现在，我自己常常写作，很知道写作所付出的心血有多大，尤其是认真严谨的人。

某天，她很郑重地交托我一件事，并要先答应永远都不说出去她才告诉我是什么事。这样的要求真是太为难了，但出于对她的尊重，我就答应了。然后，她说了，我也做了，

还被她称赞我做得好。但是……，添堵啊，永远都不能说出去！十几年过去了，几乎所有事情都改变了，吴老师也在天家乐园享受安息了，但我还要保守这个秘密！我只能尽量忘记，但又时常想起。唉，耶稣都说让我们不要起誓，被誓言捆绑真是件麻烦事。

虽然吴老师不做我们的班主任了，但她还是我们的授课老师，从基督教成人教育到儿童主日学教育，以及教会行政管理，都是她教授的科目。我最记得她说过：“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称我为基督教教育专家，必定是专家太少了。我告诉你们，博士是什么呢？就是研究整个马来西亚所有的蚊子中的其中一只蚊子的其中一条大腿的其中一根毛而已。”听后我哈哈大笑，但她的表情却是严肃认真，像是论述系统神学似的。我笑得太久了，她皱了一下眉头，显然又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

2002年，我罹患癌症。2003年，我照常毕业。2007年初，吴老师在新加坡确诊脑癌！我在2007年中去新加坡探望吴老师，她当时已经化疗后戴上假发了。她与我说了很多话，全部都是感恩的话，仿佛这癌症是件喜事一样。又送了很多灵芝孢子粉给我，声称大家很爱她，送给她的灵芝孢子粉“堆得像山那么高”。我心想，吴老师这一病，就从一个严谨的学者变成一个夸张的诗人了。她平静地说：“我不问上帝为什么让我生病，我只问上帝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我知道，没有深厚的属灵生命，没有对上帝绝对的信任与信靠，是不可能如此平静安稳的。

2007年末，我在广州癌症复发。于是，我和吴老师都各自忙着“抗癌”去了，没有联系。2007年12月底，有位校友来广州，把吴老师的一个信封带给我。打开一看，整整齐齐一千元人民币！并写着：“彼此代祷，互相鼓励”。我真的太感动了，在我心中，吴兰玉老师再也不是那位不

会笑的人了！

2008年初，收到学院的邮件，告知校友们，吴兰玉老师的所有治疗都没有效果，医生预期她还有三个月的生命，学院准备在吴老师有生之年为她举办一场感恩告别会。Good idea! 我最喜欢这样的安息礼了！甚至暗暗在想，不如我在广州也搞一个。很遗憾的是，当时我身体虚弱，无法远行，不然，我一定会亲自飞往新加坡，参加吴老师的活生生的告别会。

大家都说，感恩告别会的现场相当感人，学院礼堂座无虚席，老师、同学、校友、兄弟姐妹都赶来了。虽然难舍难离，但全院师生仍然向神感恩，向神敬拜。陈世协院长盛赞吴兰玉老师对基督教教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培养了无数的教会牧者。学院为吴老师精心准备了礼物，写满了各种感谢与祝福的话语。当时吴老师已经不能行走，坐在轮椅上。她向所有关心她的人表达谢意，并说：“我现在也不明白什么叫做还有三个月的生命。若没有神迹出现，我已经预备好自己去见主的面了”。吴老师的妹妹也说：“谢谢大家对兰玉的关心，她十八岁顺服神，奉献读神学；二十五年前，顺服神来到新加坡神学院教书；如今，她仍然要顺服神对她前面的带领。”一家人都信主，都爱主，这是何等的美事！

感恩告别会之后，吴兰玉老师决定离开服事了二十五年的新加坡，回到印尼与家人一起度过最后时光。学院把吴老师离开学院的准确时间，以及航班信息提前公布出来。我能想象，送别的人群会多么汹涌！2008年2月16日下午，全院师生都自觉地在学院门口列队送别吴兰玉老师，当她的车驶离学院的那一刻，大家都知道，此生再也不见了。

的确，此生再也见不到吴兰玉老师了。但是，在永恒

中我们必定还会再相见。

吴兰玉老师与唐崇荣牧师是深交挚友，唐牧师曾经多次邀请吴老师到他的布道团当行政同工，但吴老师认真祷告后，确认神学教育是上帝对她的托付，也是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服事。她选择了用毕生的时间与精力投入神学教育，二十五年之久，坚守在新加坡神学院。加上在印尼玛琅圣道神学院的教学，吴兰玉老师一生从事了三十年的神学教育，桃李满天下。

我感恩，此生有这样的老师与我相遇。天生一张不会笑的脸，因着顺服神，却拥有了缜密的理性、刚强的意志以及教导的恩赐。不能做牧师，但可以做老师，培养未来的牧师。世界上没有完全人，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欠缺，能够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扬长避短，发挥恩赐，人生照样可以活得精彩灿烂，服事照样可以做得荣神益人。

杜嘉写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吴兰玉博士安息十周年之际

Dear Winnie

我朋友中很多叫 Winnie 的人，但每次提到“Winnie”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都必定会同时想起这位墨尔本 Winnie，她在我的生命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价值无可估量。

2007 年 10 月，我去墨尔本参加姨甥女的大学毕业典礼，后来住在 Holly 姐妹家里。还没到达 Holly 的家，就已经浑身发冷，头痛欲裂，估计是身体无法顶得住一日四季的墨尔本天气。一进门，Holly 的丈夫 Eric 就已经预备好了很多御寒的东西，首次见面，什么客气礼仪都顾不上了，直接躺卧在床上。

没多久，他们找来了几位弟兄姐妹一起来为我祷告。在异国他乡，一群素昧平生且都讲粤语的人一起围在我的床前，迫切地为我祷告，使我倍感温暖。Winnie 是他们教会的执事，她非常温柔细致地为我祷告，话语中充满爱神爱人的香气，也充满了信心。她那经典的香港式祷告，让我忘记了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英语世界。

病好了，我与 Winnie 特别谈得来，从信仰到生活，从事奉到工作，无论谈什么都同声同气，那种感觉很奇妙。后来，我还受邀到她家午餐，一起小组查经，也一起主日崇拜，甚是平安喜乐。

我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在多年前患过乳腺癌，Winnie 更是经历过癌症复发，但她仍然像无事发生那样继续如常生活和继续在教会服事。我们不是同病相怜，而是同病相联，我们多了彼此鼓励的话题。虽然，貌似乳腺癌也不是什么非常危急立即致命的急病，但总是有那么一点潜在的威胁放在那里，是我们彼此都能了解的内心压力。

回到广州一个月后，我就查出乳腺癌复发并多处转移了，病情甚是危急，治疗相当辛苦。Winnie 经常写邮件给

我，

不断地鼓励我。她专门从澳洲寄给我一本关于为疾病祷告的小册子，在重要的地方还加上她自己手写的中文翻译。她说，她会经常为我祷告。

终于，我冲出重围，死里逃生，病情稳定下来了。却听到了她癌症再度复发的消息，又轮到我经常为她祷告了。后来，她病情日益加深，已经不能与我电邮联系了，我只能从Holly那里了解她的病情，隔着大洋洲，用祷告给遥远的她带去祝福。我知道，她面对疾病，仍然乐观；她再度化疗，十分辛苦；她对生活，没有抱怨；她仍然非常安静地顺服上帝的一切安排。

到了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我让Holly打印我的邮件读给她听：

Dear Winnie,

你的情况我听说了……。

在这艰难的时刻，唯有神能够安慰你，并赐给你力量！你有理由开心，因为你挚爱你的上主，祂在你生命的全过程中，从不缺席地陪伴你，直到永恒；你有热爱你的先生，无微不至地照顾你，与你共渡难关；你有关切你的弟兄姐妹，情辞迫切地为你祷告，从南半球到北半球……。

所有的祷告，上主都听见了！所有的愿望，上主都知道了！

感谢神，让我和你在澳洲相遇。你的温柔，你的坚强，你的服事，在上主的眼中看为宝贵，对我也是极大的鼓励！十分感谢你在我病重的时候给予我温情的扶持，那美好的福份一直留在我的生命当中，极其美好！

奉全能上帝的名，祝福我亲爱的Winnie：主恩无限，主爱长存！

上帝爱你！我们爱你！

据说，我的信让她非常愉悦，很得安慰。十天之后，

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博文：

今天下午墨尔本时间四点多，亲爱的Winnie 姐妹在丈夫、牧师和好朋友的陪伴之下，在诗歌声中，说说笑笑，被按摩着，被关爱着，不知不觉地悄然离开，奔向天堂。感谢上主，这是多么美妙的安排！

Holly 告知了我安息礼的时间，并希望我能录一段语音，缅怀一下 Winnie，再加上一段祷告。在这里我会把两段音频合并成一个音频播放。

为方便非粤语的读者，将录音译成文字：

怀念 Winnie

Winnie 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非常温柔。我见她的第一面，竟然是在我头痛得不得了的情况下。我还不知道她是谁的时候，她就在我床边为我祈祷。她一祈祷我就知道她是一个香港人，因为是典型的香港人祈祷方式。当时我觉得非常温暖。后来听Holly 说，她跟我都患了同样的疾病，不过那时她已经复发了一次。没想到回广州之后我自己的癌症也复发了。我们两个患同样的疾病，不过不是同病相“怜”，而是联系的联，将我们两个连在一起。我们很多时候有 E-mail 彼此鼓励。我印象很深的是，她寄了一本小册子给我，很鼓励人，但那本小册子是全英文的，她知道我英文不好，所以她非常仔细地将书中的重点帮我翻译了，然后寄过来。在我病重的时候真是一份很深的爱，很细心的关怀，给我很大的鼓励。到了后来 Winnie 病情一再恶化，我都觉得很有负担为她祈祷，同时也为她的坚强和信心，以及在病中仍然喜乐地服事弟兄姊妹而备受激励和鼓舞。所以在这里我愿意藉着和她之间的一些经历来表达对她的纪念，将荣耀归给神。

Winnie 安息礼上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祢的面前，献上感恩。主，我们记念 Winnie 姊妹，她息了地上的劳苦，现在回到天上，与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在天家乐园，在光明之处相聚。主啊！这是何等蒙福。在地上，当跑的路她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她已经打完了，当守的道她已经守住了，现在她有上帝赐给她的荣耀、光明的冠冕。主啊！这是我们众人所羡慕的。主，我们感谢祢，赞美祢！我们知道她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我们每一个在地上仍然活着的弟兄姐妹心里所盼望的，那是非常美好、光明，值得我们去追寻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虽然 Winnie 的离开我们有难过有悲伤，但主啊，我们难过却不绝望，因为知道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都会和 Winnie 在天家乐园再度相聚。所以我们满有盼望，我们满有喜乐，我们今日的聚会乃是在上帝的面前，在众弟兄姊妹面前，我们一同数算上帝的恩典，也数算上帝在 Winnie 姊妹身上的一切奇妙作为。因着 Winnie 姊妹对上帝的忠心，和对家人的爱护，对弟兄姊妹的服事，这些美好的果效会随着她，这些果子会存到永远，亦成为仍然活在地上的弟兄姊妹活泼的见证和榜样，我们的心仍然被她所激励。当我们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能更加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地继续在地上完成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和每个教会里面的使命。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我们同在，我们愿主耶稣基督安慰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使我们在述说上帝荣耀的时候，我们彼此得着激励，彼此得着扶持，我们一同奔跑前面的道路，在以后永永远远的永恒里我们一同永远述说上帝的恩典。我们感恩、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还特别为 Winnie 写了一对粤语押韵的挽联：

Winnie 安息主怀

含笑归家，公义冠冕为妳存留
遗爱人间，佳美脚踪滴下脂油

一晃，七年过去了。我和 Eric 和 Holly 常有见面，
他们夫妻经常回广州。

My Dear Winnie, See You In Heaven!

嗨，陶铭

认识陶铭弟兄的时候，他大学一年级，据说很反叛，让父母很头痛。他家人安排我与他见面，没想到他居然还同意了，条件是，必须单独见面。坦率说，我也很忐忑，很多人以为牧师几乎无所不能，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治，被迫戴上高帽的牧师，也只能依靠真正无所不能的上帝，硬着头皮去应付自己完全没有把握的事。

我一到他们家，所有长辈全都自动闪开，我们坐在阳台喝茶。他笑着问：牧师，听说妳赶鬼很厉害啊，看看我身上有没有鬼？我说：有没有鬼要慢慢验证，但你肯定有罪。他说：这不用你说，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这些道理我懂。我说：真的懂？说来听听。他忽然间有点迟疑，说，我只是零散记得一些圣经故事，如何总结基督教理念，没想好……，我笑说：那好吧，我给你恶补一下，十五分钟，把基督教信仰的精髓给你说清楚。终于，我见缝插针地进入了我专业的范围。

我拿出【遇见神，生命的触动】这张福音单张，跟他解释了一遍。然后告诉他，你现在不是有没有鬼的问题，也不是你生活在基督教家庭的问题，而是，你自己是否亲自遇见了神？你个人是否与耶稣建立了关系？他马上承认，这是他生命中最关键的问题！小时候，他觉得耶稣很真实，他也曾经听见耶稣在天上喊他的名字，他很高兴地回应耶稣。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不见了。

我真实地看见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孩子！他烦躁，是因为他觉得跟神的关系不好；他特立独行，是因为觉得没有人能理解他，所谓广州俚语说的：唔对口型；他愿意单独见牧师，其实是想寻回与主耶稣单独的，亲密的关系。

我们的联系并不太多，他也不在我的教会。偶尔，他

会主动打电话给我，问问信仰问题，发发心中牢骚，其中一些话，他说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相信对我说是安全的。其实，那些也不是什么拍案惊奇的大事，但我很尊重他（也是牧师的职守），听完了就把故事上了锁，钥匙扔大海里。但我也的确有点小感动，这个小男生貌似很听我的话，我怎么说，他怎么听，这个在父母眼中的风暴青少年，我怎么看，都像个大乖孩子。

有几年，他去了加拿大读书。突然说要回国受洗礼，而且必须要我为他施洗。我想，加拿大一定很多教会，要洗礼还不容易吗？但他很坚决。我告知了教会的洗礼日期，他专门飞回广州参加洗礼，这样的大动作，让我暗暗地感动着。洗礼当天，他家的长辈们全来了，我知道，这是一件多隆重的事件！受洗的时刻，陶铭弟兄非常严肃，非常认真，非常专注，这样的表情在一般青年人中很少见。（照片我保存着，不公开了）

他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了一名理工男，回到广州。只一个月时间，就确诊了癌症晚期！我以最快速度去见他，他却平静得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高言大志，也没有属灵亢奋，更没有愤怒悲伤。他十分知道自己病情的凶险，也清楚如果没有神迹，他肉身的生命很快会结束。

他最大的变化是，每周六在林伯教会聚会，每主日来我们教会崇拜（化疗期间除外），很认真读圣经。他问我最多的问题是：天堂是怎样的？坦率说，我也不知道天堂是怎样的。《启示录》那里写的黄金街、碧玉城什么的，对我一向没有吸引力，我还很担心走在黄金大道上会不会不停滑倒。但他对这个问题非常认真。我就对他说，重点不是天堂是怎样的，而是去天堂能跟谁在一起！他说，那，现在就要跟主耶稣搞好关系。

陶铭的治疗过程非常痛苦，至今我想起来都觉得心疼，

决定不写这一段。

某个深夜，大约一两点了吧，接到他的电话，问我可不可以紧急为一只流浪猫祷告，他们一群爱动物人士正在东濠涌高架路上试图救出那只跌到桥墩上的猫，但由于那个地方人爬不上去，得从桥上用绳套把猫吊上来，难度很高，已经努力了很久，大家担心过两个小时高架路上车多起来就不能操作了。他那么地迫切，像是在拯救一个人似的，还把那只猫的照片传给我看。我答应他，马上祷告。过不多久，他很高兴地告诉我，那只猫被救上来了。我不敢说是因为我的祷告，但想说，在一个寒冷的晚上，我隔空陪着他为一只流浪猫着急。

在养病期间，他带了一只流浪猫回家，纯白色，非常温顺。总有一些奥秘会超越了我们的认知，陶铭去世一周年的当天，这只猫出走了。家人着急万分，出告示重金酬找，却渺无音信。奇妙的是，六十天后，发现这猫就在屋顶上。陶铭外婆很高兴地告诉我，是神听了她的祷告，特别感谢神。现在几年过去了，这只猫长大了，更温顺，更可爱，取名小多。

陶铭离开家去医院的最后一个晚上，天气非常寒冷，室内非常安静，他想单独跟我聊聊。我非常用心听他说每一句话，他对我的信任，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和荣幸。他说，这一生不能原谅某个人，我理解，我知道，我也不想原谅 Ta。但我说，还是原谅吧，不能让这人的错误成了你的重担。他说：牧师，我给妳面子，原谅 Ta。陶铭，我真的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尊重我，我的面子算什么？后来，我建议不如让爸爸、妈妈、外婆都进来，我们一起祷告？他说好。所有人都神情肃穆地进来了。没想到，陶铭弟兄看着妈妈，慢慢地说：妈妈，对不起，我没有孝顺妳

……，妈妈蹲下来，一直抚摸着她，泪流满面……，一家人彼此道歉，一家人互相道爱，我在一旁无比感动。这个

画面，无比伤感，也无比温暖。最后，大家手拉手一起祷告，情真意切，朴实无华，没有一句是属灵的“套话”。在医院紧急处理之后，他精神好一些了。看见我来，他笑得有些天真。我要离开的时候，他用力对我说：“牧师，等我好了，我会孝敬妳的！”按陶铭的年纪，的确可以做我的儿子了。我都很想有奇迹啊，就算只为了让我拥有一个儿子。为着他的这句话，我绕着大学城走了很大一圈，深深地向神祷告……，我真希望自己有神奇的医治能力，一伸手他就能好过来。唉！

我必须去马来西亚大半个月。启程前夜，我赶去医院看他，心里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那是广州最糟糕的霉雨天气，烟雨朦胧，闷热潮湿，没事儿都让人感到忧郁。陶铭非常消瘦，也很不舒服。但我们仍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轻松的话题。最后，我抱着他祷告，对他说：等我回来。他笑了，没有答应。

到达吉隆坡的第二天，中午的太阳像燃烧的火球，热得我眩晕。手机响了，陶铭妈妈的短信，极短极短的短信：刚刚，陶铭走了。一股寒流全方位横扫我身，慢慢地，我望向天空：陶铭，你在上面了！天堂还好吗？这一天，地上的日子是：2016年3月24日。

曾经，他担心上了天堂不认识人，我们说，林献羔在上面啊；他又说估计要等上三十年我们才上去，我笑着说，天上一日，地上千年，放心好了，你眨几下眼，我们全都上来了。他笑得很认真，知道我们是很认真的。

沉默，是金

父亲是一个超级沉默的人，他除了上班，基本都在家，但家里却几乎没有他的声音。记忆中，他从未问过我们的作业，也从未问过我们的任何想法。我猜，他终其一生也不知道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生活，当然，我们同样也不知道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没事的时候，他固定的姿势是坐在窗前，仰望天空。看得出，他是个能与自己交流的人，脸上总是平静安稳，不急不躁。

我一次就学会了游泳。那时，我还没读小学吧，父亲说带我去游泳。起先他抱着我，让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不料，他突然用力把我抛出去，吓得我哇哇大哭，他却叫我自己游回来。我一边哭一边胡乱地打水，挣扎着，总算划上了岸。他说：游泳就是这样简单。我心里却无比的委屈，恨死他了。但奇怪的是，自此之后，很多东西我都是自学的，而且，特别喜欢自学。

父亲喜欢下象棋，我们经常悄无声息地你吃我的马，我拆你的炮，最后还是他冷不防地将了我的军。传说中的父亲不露声色地让孩子赢，从未发生在我身上，我无比沮丧，他却丝毫没发现。后来我打乒乓球了，少年体校选手。父亲常常约我打球，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近台左右开弓，角度相当刁钻，他却慢条斯理，远台横板把球削回来。即便如此，我赢他的机会还是很多，只是他似乎一点儿也不介意。

大约我高中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很认真地跟我说话，这样的架势让我有点儿紧张。他说：“你很快就会长大，你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负责。比如，你找怎样的男朋友，我们（他以为可以代表母亲啊）一般不会反对，你觉得可以就行，但你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找什么工作也要

自己决定，喜欢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也不会反对，但记住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很认真地点了点头，从此，开始了自己规划人生。我很自立，也很谨慎做决定，因为知道自己必须负责任。

后来，我自主决定了信耶稣，果然没有人反对。所有信耶稣的人，都会迫切地想家人也一同相信，但我这位几乎不交流思想的父亲，如何向他传福音呢？某天，我请了一位老传道人来家里吃饭，毕竟是客人，父亲就跟老传道寒暄了一下。我说去买菜，借机溜走了。回来见父亲还算是认真听讲，但仍然很少说话。饭后，老传道提议我们一家人手拉手祷告，父母虽然有点迟疑但还是围成了一个圈。老传道示意我先祷告，把我吓了一跳，祷告是最真情的流露，在话都很少说的肉身父亲面前，居然要开声向天上的父亲祷告，我一下子压力山大，好长时间说不出话。突然，我想到如果家人不认识耶稣，他们都没有复活的盼望，会走向永远的灭亡，我就特别地伤心，一下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根本没法祷告。最后还是老传道接下去祷告。我借机说送老传道出去，又溜出家了，因为觉得非常非常的尴尬。深夜蹑手蹑脚地回家，大家都睡觉了。第二天，谁也不再提昨天发生的事情。

过了几年，我母亲信主了，自从信主后，她一生都在热火朝天地传福音。对话语超多的母亲，父亲一向沉默。有一天，母亲又开始了对父亲的密集传道。逼急了，父亲慢慢地说：“我不是比妳还早信了吗？”啊！什么时候信的？就是女儿大哭的那一天。原来，生命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可以在一片寂静中发生！我们很愕然，但父亲表现淡然。

父亲一向不喜欢群体生活，也因为晚年行动不便，此生一次也没有去过教会。不过母亲非常积极，把无数的讲道录音带带回家，父亲总是默默地听着，从未发表任何感

想。母亲经常拉着他一起祷告，他就负责最后说“阿们”。日子就这样近乎呆板地流逝了许多年。

晚年的父亲身体不好，经常出入医院，病危通知书我们也收到过不少，好几次都闯过险关，转危为安。有一次已经转入病危单人房，方便家属做最后告别，但他又醒过来了。我鼓足勇气问他说：“老窦（注：广东人称呼爸爸），如果下次抢救再也救不回来了，你知道去哪里吗？”他很淡定地说：“知道，去天堂。”我老担心他信仰不清晰，再问：“你怎么知道你会去天堂呢？”他说：“因为，我信耶稣。”字越少事越大，话越少意越深啊！做了几十年父女，这是一次最触及灵魂的对话，直接、敞开、干净利索。

再过了几年，父亲在沉默中安静离世。我们一家人在他的遗体旁肃然安静，用他演绎了一生的静音模式向他告别。我们笃定地相信：他去天堂了！

²⁸ 众人问祂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工呢。
²⁹ 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约 6：28-29）

不用做，不用说，只一个“信”字，就是做神的工了！
沉默……可以是金！

美梦，是真

母亲和我，都是几十年的老基督徒了，对于“信耶稣，得永生”深信不疑，对于基督徒死后复活，上天堂，在荣耀的光中自由奔放，也是深信不疑。但母亲真的离世后，我的心情却有了轻微的变化。也许是生前有些遗憾，也许是太过在意自己的亲人，每逢想念她的时候，心里都会有点儿空旷的感觉，很想问句：“你在天堂还好吗？”偶然，也会有点儿忐忑不安：“她，真的在天堂吗？”

我向上帝祷告：“天父啊，祢知道我的软弱，请告诉我，母亲在天堂还好吗？”不久，某个很平常的夜晚，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醒来仍然记得一清二楚。

我听到母亲无比愉悦地叫唤我：“快啲过嚟呢度睇啊！呢度靚到咩咁样，影相就最好睇啦！”翻出来的意思是：“快点过来这边看啊，这里的风景非常美丽，最适合拍照啦！”我往声音的方向看去，看见母亲笑容满面，神采飞扬，非常年轻的样子（我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她），她在非常耀眼的光中向我招手，我也看见了大光之下无比壮观的景致。但我大声回应说：“嗰边系逆光啊，影相唔好睇噃，我要去嗰边影相先至好！”（那边是逆光，拍照不好看，我要去那边拍才好。）于是，我往相反的方向奔跑，那荣耀的光辉在我背后，照射到远方的群山和绿茵，我拿着照相机准备拍照。后来一想，不对，我不能撇下母亲自己跑开。于是，我又转身迎光奔跑，却发现，母亲已经不见了

……。

醒来，有些失落，更多的是感恩。我知道，这是天父让我看到的图画，祂告诉我，母亲真的在天堂，她非常开心快乐。

风景，相机，拍照，让我有了很多的回忆与联想。母

亲非常喜欢旅游，无论是国内国外旅游，还是广州市内闲逛，她都兴奋无比，简直就是个停不住的人。近八十岁高龄的时候，居然还能从墨尔本到悉尼单飞往返，后来干脆自己单飞从墨尔本回广州。我问她，一点儿都没有担心吗？她说，有什么好担心的！一趟单飞下来，还同时结交了一个好朋友。

我说的那个生前的遗憾，的确是与旅游有关。母亲喜欢旅行，我也酷爱旅行，估计是遗传吧！但我却极少陪她一起旅行，基本都是我姐姐陪她，或者她自己独来独往。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大约三十年前吧，我和母亲以及一团姐妹去张家界旅行。大雪纷飞的时节，我们竟然能翻山越岭，到达峰顶。那时候旅游业并不发达，好些悬崖峭壁没有安全护栏，若一不小心滑跌，就很有可能粉身碎骨，而我们虽然发生了一点意外，最后都安然无恙。

旅行是愉快的，但一群人的旅行总会有些意见不合、磕磕碰碰。母亲实在是个超人，有她在的地方一定欢声笑语，她真本事，跟所有人都相处融洽。我呢，性格不完全像她，不高兴时一声不吱，可以很久不讲一句话。她看出我生闷气了，但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也想不起为什么了）。她就过来逗我说话，我也不吱声。她就按照自己的猜想说：“妳是不是看见别人有照相机而妳没有所以生气呢？没关系啊，回去我买一部照相机给妳。”我终于回答说：“不是。”但她一直认为，就是。好吧，我也没有再澄清，但坚决没有让她买相机。不过，我记住了这件事，母亲为了逗我开心，要买一部相机给我。

多年以后，不用相机了，直接升级智能手机。母亲也老了。我给她拍过好些照片，在电脑上播放给她看，但她总是有些困惑：就这样啊？不洗出来吗？我说：现在都这样啊！唉，真后悔，是该洗出来，让她感受到照片的质感。

人生有很多遗憾，即使再来一遍，也只会换了另一种遗憾而已。幸好，人死不是生命的终结，也不是关系的终结。因着主耶稣的拯救，所有愿意被拯救的人，都能进入上帝所预备的永恒居所，在那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 21:4）

天父赐给我的美梦，是真的！

附录：关于疾病和苦难的一些思考

（杜嘉文）

人为什么会生病？

这是一个很让人困惑的问题，生病的人急切地问，没生病的人好奇地问，都想急速得到答案，急速解决问题。谁知这一急，又可能急出新的问题。

十五年前，我被确诊乳腺癌的时候，也按照基督徒的惯性思维，问神是不是我犯了什么具体的大罪，以至于罹患如此重病？祷告后，心里是平安的，圣灵并没有显明我特别的罪来。之后我的好朋友 Cathy 对我说：“要服事病人，自己就要先做病人”，让我放下了心头的疑问，喜乐平静地接受生病的事实。如今靠主走过了近十六年的时间，也见证了当年 Cathy 的领受于我的个案是对的。但我手术后伤口还在滴血的时候，又有另一同学严肃地提醒我要好好认罪悔改。我回应她说：“作为基督徒，我常常都会省察自己生命中的罪恶。而这次罹患癌症，我更仔细地省察过自己，并没有特别的醒悟到什么，不如妳告诉我妳看见了什么？”她就提出了某件事情，然后说我对上帝不恭敬。我听后感失笑，因为我知道那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快乐玩笑，如果上帝都不知道而且怀恨在心要用癌症来惩罚我的话，如此上帝，不信也罢。但我很清楚，我一直所信靠的上帝，不是这样的，祂总是以慈爱与信实待我。不过，由于这个同学的严厉警告，我也情绪低落了一整天，有被论断的感觉。

生病有时

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大家

都问耶稣：“²……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³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约 9:2-3）后来，耶稣治好了这个瞎子，他立时就看见了。事实正如耶稣所说，这瞎子被医治，显出了神的大能作为。

生病，或苦难这个课题，从来都是人类的大难题。就如圣经中的【约伯记】，难道约伯那三个朋友所论述的观点都是错的吗？肯定不是，只是不适用于约伯身上而已；约伯真是无辜受苦吗？肯定不是，只是这次大灾难不是由他个人的罪直接引致而已，并不表示约伯不是广义上的罪人。所以，在苦难中的人们也不能轻易地以约伯自居。

从根本上来说，生病，的确是从罪来的。有人说，人类患的第一个病是感冒。圣经记载，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天起了凉风，也可以说，他们感觉到冷了。几千年来，感冒就是人类的顽疾，从未彻底被治愈，总是随时会复发，简直可以说与人类共存亡。又有人说，人类第一个心理精神病，是被迫害妄想症。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之后，上帝判处该隐离开上帝，流离飘荡在地上。但该隐却说刑罚太重，所有遇见他的人必定会杀了他，而那个时候，地上其实没有几个人。对未来夸张的恐惧，也几乎成了人类的通病。

痊愈有时

总括来说，生病确实是因为人类犯罪而来的惩罚。但生病，却不一定是患者本身的罪直接造成（当然也可能是）。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论断别人，也不要轻易论断自己。要好好向神祷告，若是圣灵显明疾病是出于自己的具体罪行，就要好好认罪悔改，并请属灵长辈代祷，疾病很快就会好了，如同米利暗的大麻风（出埃及记十二章）。如果不是，

也当好好顺服神，相信神自己的宣告：“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 29:11），神必然会让我们在患病当中经历祂的恩典，彰显祂的美意。

摆上什么就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经常有人问我：妳吃什么特别的食物吗？我能够理解，对于癌症患者，或患者的家属，都很关心某些特殊食品可能会带来特殊的疗效。我通常都会回应说：摆上什么就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不挑食，也不太在意这个问题。认识我的人大概也知道，在饮食上，我很无知，很随意，但我很喜欢吃。

摆上什么就吃什么，其实是耶稣对祂的门徒说的。我从二十多年前决定跟随耶稣、服事耶稣之后，就单纯地、彻底地按照这一条原则来吃喝，即使在罹患癌症之后。耶稣是这样说的：“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路 10:8）这里的意思，是告诉门徒要坦然接受供应，把人摆上的食物，当作是上帝的赐予，都是可喜悦的，喜乐平安地吃喝就好。这么多年来，我就是这样开开心心地吃，快快乐乐地喝。

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见化疗医生的时候，那位神采奕奕的女医生这样对我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些说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話，一概不要听。”好在医生那么权威地给予了我自由，的确，生病之后，有无数的人来指导我不能吃什么，要吃什么，而通常这些意见都是互相矛盾、变化多端的，让我根本无所适从。一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很简单、很快乐。我总是认为，“想”吃什么，是身体需要的一个信号，是自我提醒的一个准确指令，缺什么，就想吃什么，很直观吧？重点是，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实在太快乐！

圣经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

是他的份。”（传 5:18）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而医生

对日子倒数的人，通常也会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等到倒数的时候才享受吃喝的快乐，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呢？吃喝是上帝赐给人的福份，该好好享受，好好珍惜。

最悲情的是，好些家属由于太过相信患了癌症就诸多禁忌，什么都不让病人吃，以致加重了病人离去时的痛苦。有件事，让我想起来都感觉难过……，某天，病重的老弟兄指定要见我，我就赶紧前往家中探望，并按照他的意思，单独与他在房间里交谈了一段时间。他的儿女们都很孝顺，以为他有重大的事情要透过牧师宣布，于是大家都从各地赶回来，安静地在客厅等候。谁知，老弟兄并没有跟我讲什么重大的事情，而是反复说了很多次，他想吃花生米！我说，想吃就吃啊！他的眼光近乎凄凉，用近乎哀求的声音对我说：请妳说服我的妻子，让她给我吃，我真的很想吃……。我走出房间，对着一双双探问的眼睛，运用了牧师的权柄，说：没有新的遗嘱，只有强烈的愿望，吃花生米！我无意反对人注重健康饮食，也不会挑战营养学界的研究成果。我只想说，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盲目，轻松一点吃，自由一点喝，凡事不要走极端就好。十五年前我做完疗程之后，参加了一个癌症互助小组，第一次就听组长说了：我们这个组很特别，有人十分紧张地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很快就去世了，有人什么都乱吃，十六年还活着。当时我就从心里认准了：必须做那个什么都乱吃的人。

保罗说：“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⁵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提前 4:4-5）虽然保罗的论题不是病人的食物，但我认为原则是一样的，若我们祷告感恩后吃喝，相信上帝会赐福这些食物，让我们得着食物的益处。

摆上什么就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人生一大乐事！

苦难的价值

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人类可以向上帝抗议吗？苦海并非无边，恩典便是界线。

苦难，是一个沉重的课题，世界的灾难以及个人的苦难，都让人类一同经历着难以承受的煎熬。每个时代，每个族群，甚至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遭遇上反映着约伯的伤痛，那仰天叩问的呐喊，是人类共同的呼声：“Why? Why? Why?!”

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人类可以向上帝抗议吗？当然可以！事实上，人类总是在极端痛苦的时候，大声向上帝怒吼，或凄惨地向上帝哀诉，或有十万个为什么问个不停。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平时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但苦难来临，就发现只有上帝是唯一的情绪出口，无论是愤怒还是哀诉。因为苦难与上帝有关，也只有上帝才可以摆平苦难，这是铭刻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烙印。

为什么有苦难的存在？在苦难中上帝为什么沉默？这是人类通常要问的两个酷烈的问题。

为什么有苦难的存在？答案是毫无疑问的，苦难是人类犯罪的结果。个体的人，因着与人类的共同连接，也必然要承受人类整体犯罪的结果。罪与罪彼此相连，罪人与罪人互相纠缠，人类其实很难理得清楚其中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不过，人总倾向于自己做裁判官，哪些罪轻，哪些罪重，而当自以为苦难与罪恶的大小轻重不相符的时候，便断定上帝不公平了。人类的盲点是：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一切的思想与观点都难以脱离自我的视角，把人类“虚无”的自我抬高到上帝“存有”的本体位置上了。这个神人倒置的观点与视觉，本身就让人类生发挥之不去的痛苦。在苦难中上帝为什么沉默？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时间

性的问题。上帝不在人期望的时候响应，不表示祂不回应；上帝不用人所期望的方式响应，也不表示祂没有响应。在人类整个苦难的过程中，上帝都在，上帝都看，上帝都管。只是上帝选择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结果来响应。是的，就如大海波涛汹涌，仿佛随时可以淹没世界，但上帝为大海划定了界限，不能越过上帝所定的警戒线。苦海并非无边，恩典便是界线。上帝从来没有沉默，祂在聆听受苦者的声音，约伯的故事便是如此。圣经告诉人类，上帝给予了苦难世界一个完整的答案。

在苦难中，上帝给予人选择的自由！自由本身拥有自我超越与自我成全的能力，这是上帝赋予人的宝贵礼物，人可以自由选择如何面对苦难。苦难不是人的选择，但人却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在苦难中人会真切地体会到，人是何等的渺小软弱，一切的骄傲与自恃变得毫无用处，除了寻求上帝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向上帝大声怒吼，也可算是寻求上帝的另一种形式吧，上帝并不介意。当人充份明白到自己的渺小而归向伟大的上帝，便能支取上帝的恩典，在苦难中将人性的尊贵与能力彰显出来，胜过苦难，这同样是【约伯记】向人类表达的一个信息。

对于谦卑顺服上帝的人来说，苦难就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祝福。如诗人所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祢的律例。”（诗 119:71）。受苦的最大益处，就是在苦难中认识至善的上帝，并确认祂是极端仁慈的上帝。人最不容易察觉，更容易忘记，最大的受苦者，其实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祂不但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惨死，成就了救赎的恩典，更给受苦者树立了完美的榜样：无罪而受苦，受苦而无怨。这极端的行动，显示出上帝极端的仁慈，这仁慈是向一切愿意寻求祂的人发出的。

苦难不是善，但能够成就善，因为有一位极端良善的

上帝在维护，在保守。

苦难不是终点，却能带领人进入最高的视点，看见那位依然极端仁慈的上帝！

主啊，祢所爱的人病了

圣经记载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个叫拉撒路的人，他患了重病。他和他的两个姐姐都是耶稣的好朋友。当拉撒路病了之后，她的姐姐们就打发人去找耶稣，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主啊，祢所爱的人病了。”（约 11:3）这句话何等情真意切！从这句话里，我们看到非常丰富的内涵。“主啊！”，清楚地承认耶稣是主，是有能力医治疾病的神，即使拉撒路患的是极其严重的疾病，耶稣既然是主，是神，祂一定有办法。“主啊！”也表现了来求耶稣的人心情是何等的迫切，这是一个认真的请求；“祢所爱的人”，强调了病人与耶稣的关系非同一般，是耶稣所爱的人！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他们与耶稣之前就认识，而且很熟悉，他们也深知耶稣很爱他们，从故事后面的记载来看，他们也很爱耶稣，这种双向的情感交融，让前来请求的人十分有信心；“祢所爱的人病了！”这句话真是说到重点上。人有病，最关切的是家里的人，最担心的是爱他的人，只要有爱，病人的一切事情都与爱他的人有关。耶稣爱拉撒路，所以，拉撒路的病就与耶稣有关，耶稣祢一定要关心这件事啊！这个请求，真是在情在理，大有智慧。

当我们生病了，也能这样向耶稣祈求吗？当然能！首先，我们得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自己也是神，祂是神，祂也是人类的救主，把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祂的面前，承认自己曾经因为不认识神而得罪了神，也曾经做了很多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恳请耶稣的原谅，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耶稣立时就成为你的救主，你也可以称呼他：“主啊！”耶稣既然是你的救主，祂必然是爱你的。祂曾说过，祂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你是

耶稣爱到底的人，你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主耶稣说：“祢所爱的我病了！”，耶稣必定会听你的祷告并且回答你。

听听耶稣是怎样回答为拉撒路请求的人：“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约 11:4）原来，在人看来那么不愿意接受的疾病中，竟然藏着一个极大的、极美的目的，就是能够荣耀神的名，荣耀耶稣的名。若我们确定，在我们的疾病上面也有神的美善心意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安心地把自己交托给神，专心看神如何在这件事上做奇妙的工作。耶稣说话斩钉截铁，

说拉撒路的病不会死，但后来拉撒路在耶稣还没来到之前就死了。此话怎讲？拉撒路的姐姐也似乎有点怨言，说耶稣如果早一点来的话，拉撒路就不会死了。拉撒路的姐

姐看见的是肉身的死亡事实，但耶稣说的是祂有能够使死人复活的能力！祷告后病情更严重了吗？不怕，耶稣的时间不会延迟，祂在自己预备的时间出手医治。耶稣对着拉撒路的坟墓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浑身还绑着裹尸布就立即蹦出来了！耶稣是神，是行神迹的神，你觉得你的病又大又重吗？放心交给耶稣吧，祂一定有办法，

也许不会重复拉撒路的故事，但一定会如关心拉撒路一样关心你。在拉撒路的故事里，有一个非常闪光的亮点，就是

当耶稣看见村里的人因为拉撒路死了而伤心痛哭的时候，耶稣也哭了！是不是很诧异，神的儿子居然也哭了？是的，在我们伤心的时候，在我们的信心还不能达到完全相信神的能力的时候，耶稣并不会责备我们，而是体谅我们，与我们一起哭！这样的救主，这样的医治者，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依靠祂，不交托给祂呢？你生病了吗？你伤心了吗？不用怕，你是耶稣基督所爱的人，完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对祂说：“主啊，祢所爱的人病了！”试试看，在你的故事里，耶稣会

怎样做？会以何种的方式来医治你，以荣耀神的名？

“³ 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⁴ 我曾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诗篇 41:3-4)

从十架七言看临终者的需要

如果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作为一位临终者来看的话，我们透过祂的十架七言，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临终者深层的需要。耶稣作为百分之百的神和百分之百的人，以人性的角度来看祂的言行，在神学上是可以成立的。

关系复和的需要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路 23:34）

人的一生纠缠着很多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由于罪恶的捆绑，不是别人得罪了我们，就是我们得罪了别人。这些事，到了人生快要完结的时候，人都很想能修复破裂的人际关系，尤其是那些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耶稣不存在得罪别人的情况，但全世界的人都得罪了祂，也是一种非常令耶稣伤痛的破裂关系，祂降世为人的重要使命，就是让世人与上帝的关系复和。所以，祂向上帝表达了极其纯粹的愿望：赦免他们！

人和人关系的复和，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彼此饶恕。临终者需要饶恕别人，也需要被别人饶恕。有位老太太，在临终前的一刻向上帝祷告：天父啊，我愿意饶恕所有今生得罪过我的人，也求祢赦免我此生所有得罪人的事，愿祢帮助我修复所有破裂的关系。在场听到这祷告的人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曾经有一位肝癌晚期患者，转了很多个弯找到我，向我表达临终前心里最大的纠结，就是几十年与丈夫的恶劣关系。她说出了自己的罪，她有忏悔的需要，她也有被赦免的需要。我静静地听完她的故事，对她的罪过没有任何评论，因为她已经很内疚和自责了。最后，我根据圣经的

教导，向她肯定上帝的赦免，然后问她是否感到释然？她说心里好多了。然后，我建议她去跟丈夫修复关系。她做了，而且也与女儿修复了关系。一段时间后她告诉我，离开，没有遗憾了。

爱与被爱的需要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路 23:43）

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人，按理说，他们就是命运安排下的同路人。但一个继续蔑视嘲讽耶稣，可谓至死不肯悔改。而另一个强盗却为耶稣辩护，并恳求耶稣拯救他。这个最后一刻悔改的强盗，表达了对耶稣的爱与依靠。我相信，这对正在受苦受难中的耶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行动！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连上帝也盼望祂所爱的人类能够以爱来回应祂。临终者能在被爱的状态下离去，那是非常美好的。

通常，我们都会拼尽全力照顾临终者，给予他们最大的关爱。但也许我们会忽略了临终者也有付出爱的需要。耶稣自己在承受极大痛苦的时候，也忘不了关怀身边这个临终者，给予他强大的爱的回应：“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 23:43）耶稣向他保证，我与你分离，我去哪里你也会去那里，我在乐园，你也会在乐园。耶稣是用生命来爱世人，而在最具体的死亡时刻，耶稣对十字架上的强盗表达了神圣的爱与接纳。

我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行动自如的时候，她四处奔波传福音，帮助很多的人。但晚年生病后，尤其是临终前的半年，基本不能出门了。她想通了，不能再用以前的方式来爱与服务他人，于是，就每天不断地为别人祷告，也努力录音把见证留下来。更重要一点是，她明白了，接

受别人的爱也是对别人的一种爱！有时，我也会觉得她付出了很多，太辛苦。但想到爱与被爱、付出爱，也是临终者的需要和价值体现，我就为她而感恩了。

心愿达成的需要

“……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约 19:26-27）

一个薄情的社会，已经把遗嘱物化为遗产分配了。但其实，临终者的心愿往往闪耀着非常崇高的人性光辉。从肉身的角度看，耶稣是约瑟和马利亚的长子，后来，耶稣还有一些弟弟们。也许这个时候约瑟已经不在世了，但耶稣为什么要把马利亚托付给门徒而不是自己的弟弟们呢？不敢妄自猜测，家家都有自己的难处。但毫无疑问，耶稣为马利亚后半生的生活做了最好的安排。

中国人通常很害怕把病情的真相告诉亲人，担心他们知道后会加速病情恶化。这点我表示理解，也不在这里讨论关于是否应该让患者知道病情的伦理问题。但我看到太多的病人，至死不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他们更没有机会完成自己的心愿，在善意的谎言中带着不解的疑惑离去。

我的中学同学梁旋，从开始患上癌症就完全了解自己病情的每一步变化，她一边积极治疗，一边预备自己的后事。她寻求真理，受洗归入基督；她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让我帮助她达成一些心愿。当然，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亲眼看见儿子结婚。为了她这个心愿，丈夫、儿子、未来儿媳妇都全力配合，以最快的速度，最完美的形式举行了婚礼。婚礼上，她本来已经不能自控的双手高高举起，本来已经说不清楚的舌头发出了欢呼的声音。没有人想到，婚礼过后，这位伟大的母亲就一躺不起了。

表达痛苦的需要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 27:46）

圣经描述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是大声喊着的。通常人对这句话的解释都很神学性，无比理性地分析三位一体的神是否可能发生分离的状态？但如果我们单从一位临终者的角度来看，可否理解为耶稣在承受肉身极大痛苦的时候，向神发出的强烈表达呢？耶稣痛苦到一个程度，感觉上帝都不存在了！若真是这样，谁有勇气敢评论：耶稣信心软弱了？

痛苦，是需要表达的，虽然表达出来的话语不一定无限正确。但很可悲的是，我们经常不允许在痛苦中的人表达痛苦，一点点的表达我们可以接受，更深刻更具象的表达，我们就不能接受了。不允许别人表达痛苦，很可能是听的人自己不能面对这样的痛苦，也可能是错误的观念，以为人不应该表达痛苦，必须坚强，更不应该在痛苦的时候说一些看上去不对的话，所有“错误言论”都必须马上纠正。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痛苦，在痛苦的时候被允许表达痛苦的人有福了！

有一位无比坚强的癌症患者，每次我看到她，都是笑容满面的，我心里暗暗地佩服她。她实在坚持得太久了，直到恶病质状态，形同枯槁。我看着她，问她：很辛苦吧？她泪流满面……说：真的很痛苦！但我不能软弱，我丈夫一直要我刚强……但我已经很刚强了啊！我忍不住环抱着几乎没有了肌肉的她，让她放心地在我怀中大大痛哭了一回……她也曾问过我：为什么上帝让她经历这么大的痛苦？我没有答案，如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我知道，她那次大哭之后，心里舒服多了。离世的时候十分平安宁静。

肌体生理上的需要

“我渴了。”（约 19:28）

很明显，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长时间的流血、流汗，他口渴了。他需要喝水，这是正常的生理需要，耶稣表达出来了。但兵丁给耶稣喝水了吗？没有，他们给耶稣沾了一点醋。

当医生对病人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大概，医生已经判断病人开始倒计时了。但很多时候，家人却坚持不懈地禁止病人不准吃他们想吃的食物，以为是对病人好，以为某些食物会加重病情的发展，其实，很多的“以为”都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我经常探访癌症患者，好些患者都会跟我说，他们多渴望吃什么什么啊，但家人却禁止他们吃。上海有位姐妹，在我的鼓励下，吃了好几次她喜欢吃的黄泥螺，回看我跟她的微信对话，几乎都在说吃东西啊！她非常开心，还把吃东西的照片发给我看。虽然，最后她还是离开了，但我为能协助她吃得好好的离开而感到安慰。

临终者肌体生理上有很多的需要，饮食的需要，止痛的需要，被触摸的需要，冷暖调节的需要，盼望探视或独处的需要，甚至观看外面世界的需要，等等。若能尽量满足其需要，是一件很美的事。

整理人生的需要

“成了。”（约 19:30）

最短的句子，却是最伟大的宣告！耶稣的死，成就了伟大的救赎。他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完成了救赎人类的伟大使命。我想说，这是最伟大的“死而无憾”。

生命走到最后，都会有整理自己人生的需要。忙忙碌碌几十年，究竟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呢？我是否成为了自己

想成为的人？我是否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我是否留下了有价值的东西？有没有一些遗憾还想补回？等等。有些临终者会自己整理，就如保罗，他说：“⁶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⁷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⁸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提后 4:6-8）

但很多临终者需要别人协助他们整理人生，尤其是病重体弱的人，他们的情绪也许偏向负面消极，感到绝望。如果有人协助他们，回忆这一生所做过的有价值的事情，肯定他们的成就，感谢他们的贡献，会相当大程度地让他们感到宽慰和释然。人人都需要被看见，被肯定，被记念，并期望短暂的人生能活出长久的价值。

终极归属的需要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 23:46）

最后最后最后……，人生需要有终极的归属感。最后时刻，耶稣像个全然把自己放在天父怀中的婴儿。死去的是肉体，释放的是灵魂，灵魂最后的归宿，是在上帝的手中。

有个工地的工人从高处坠下，重伤。在等待救护车的时候，工友们围过来，急急忙忙地说着安慰鼓励他的话。但他用微弱的声音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死后去哪里？一片寂静……，平时喝酒侃大山，天南地北的海聊，却没有一个人在意这个重要的问题！

能知道自己终极归属的人何等有福！那一年，与我同病房的病友芳姐，后来信了主，生命变得喜乐满足，对永恒归宿充满了盼望。最后那天，我去探望她，问：预备好了吗？她说：早就预备好了。然后我们谈笑风生，在走廊

里的丈夫说，怎么可以这样开心？是的，因为芳姐确定地知道，她离开这个世界就立即进入天父的怀抱中，所以，死亡没有能力辖制她。当天晚上，她在安睡中忽然喊了两声：主啊！主啊！就安然离世了。我相信，是主耶稣来接她了。

结语：

十架七言是耶稣最后的七句话，从信仰的角度看，具有极其深奥的属灵真理。本文不是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解释，而是换了一个人性的角度来体会耶稣的生命需要。愿圣灵带领我们，更深地进入到真理里面，也更深地进入到人性里面，认识自己的需要，也体会别人的需要。让我们在体会别人的同时，也理解自己，成为善解人意的协助者。

我的碑文

最近流行扫二维码，有人灵机一动，不如墓碑也弄一个二维码吧！扫一扫，一生的故事都扫出来了：爱过谁……恨过谁……干了啥……念念不忘都有谁……，正当你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屏幕显示了一行字：对方已同意添加你为好友！

这当然是个段子，但说不准以后的墓碑真的可以贴上个二维码，碑文就可以在网络上不断转发了。因此，生前就把碑文写好了，说不定能造福很多代人呢！当然，既然要写一生的故事，就要好好地过一生，才有精彩的故事继续流传。

十几年前在神学院毕业之际，院长叫我们写二十年的工作计划，再为自己写一个碑文。我认认真真地交了功课。二十年的工作计划，我用十年时间就完成了（对自己的期望真低，不过很高兴完成了计划）；至于墓碑，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今年年初看中了上海一处基督徒墓园，用图片的形式盗了一个姐妹的墓碑，哈哈，估计姐妹在天上也会捧腹大笑觉得我太逗了！希望她的后人不要来找我收费就好。而十五年前写的碑文，直到现在我也觉得不需要改，写得太符合我的意思了，表达方式也太符合我的性格了。

“嗨，我在天堂等着你！”再配上一张笑容灿烂的照片，是不是别开生面呢？能够如此开心坦荡，是因为我笃定了死后必然在天堂。“嗨”！表示我真的很开心，生前开心，死后更开心；“我在天堂”，这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事实，我真的在天堂，而不是在地狱！我仍然存在，而且活得很好；“等着你”！我用非常热切的盼望为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祷告（到时候可能爱心范围很广，能愉快地为曾经讨厌的人祷告），希望大家最终都能在天堂永

远相聚，享受福乐，岂不是皆大欢喜吗？我想，这个墓碑竖在那里，等于继续在广传福音吧？

多年以前老爸病重，我赶紧请教会弟兄到医院为他洗礼，当时他在昏迷状态。第二天他醒来了，我告诉他昨晚为他洗礼了，他说：“知道，我也听见你们说的话。”吓了我一跳，问是谁帮他洗礼的？他都说得清清楚楚，当时有几个人，谁站的位置都说得准确无误。

后来，他又病危了，医生对我们家属说，他很可能过不了今晚。结果，他挺过来了，又活了好几年。当他醒过来以后，我问他：“老窦，如果下次再病危，抢救不过来了，你（粤语没有“您”的发音）知道去哪里吗？”他说：“知道，去天堂。”我担心他信仰不清楚，再问：“你怎么知道可以去天堂？”他说：“因为我信耶稣。”如此，我就真的放心了。现在，虽然他已经离世多年，但我确信他在天堂，他也是英俊潇洒地、笑容满面地在天堂等着我们。老爸没有墓碑，就容我在这里代他写个电子版的见证吧。

“嗨，我在天堂等着你！”

墓碑也要散发光辉，死了还要继续说话。这是我的心愿。

CCTM 出版书籍

1. 竭诚忠心效法基督—蓝志一弟兄见证
2. 主耶稣的忠诚仆婢—袁相忱夫妇见证
3. 没药山—胡振庆传
4. 奇异恩典—郑惠端姐妹自传
5. 奇异恩典（合订本）—（包括原书和续集）
6. 至圣所内生活—俞成华弟兄轶事 俞崇架著
7. 走出人生的困惑—耶稣基督的福音：
写给年长、寻求人生的朋友们
8. 哦，神的大怜悯—邵慧中姐妹自传
9. 旷野的水—初立鹏弟兄夫妇生活见证
10. 熬炼—尤新夫妇见证分享
11. 真善美—主的使女（汪纯懿姐妹见证）
12. 宝贝放在瓦器里（上、下册）—瓦器弟兄见证分享
13. 十架窄路—大陆试炼烈火的亮光与见证（俞崇恩著）
14. 上山之钥—全心效法基督，走里面的道路（李慕圣著）
15. 施恩座前—孙凯弟兄见证
16. 生命的信息—俞成华讲道集（1956年殉道）
17. 新生命成长、成熟之路—俞成华特会信息
18. 作无愧的工人—李慕圣生命信息分享
19. 异像与呼召—启示录一至三章解经（诺亚弟兄信息）
20. 山东大复兴—柯理培牧师著 / 俞敬群牧师译
21. 读经的基本认识与操练—林溪著

22. 馨香的没药—盖恩夫人略传（俞成华译）
23. 与神同在及属灵格言（劳伦斯著 / 俞成华译）
24. 彰显基督的形像—肯培的多马著 / 张启珍译
25. 圣徒的追求—初信造就，三位大陆年长传道人著
26. 科学与信仰—一本给高级知识分子的福音书（微言著）
27. 认识真理—传福音利器，张郁岚原著，微言修定
28. Discerning God's Will
—《十架窄路 - 怎样明白神的旨意》的英文翻译
29. The Path of Life
—The Way to Spiritual Maturity *By Dr. Chen Hua Yu*
30. Science and Faith
—《科学与信仰》的英文翻译